華北危局紀實

（修订版）

張子鳳至題

萧振瀛 遗著

中国国际广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华北危局纪实

（修订版）

萧振瀛　遗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出席“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的美国代表团

（1995年8月23日于北京）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会见出席“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的美国代表团

（1995年8月23日于北京）



美国加州侨领代表团访问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全体代表团成员

（1996年6月于北京）

吉林省王云坤省长会见出席“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的美国代表团全体成员

（1995年8月20日于长春）



1995年8月19日，参加“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的美国代表团在吉林省白城市人民政府前合影



1995年8月18日，“萧振瀛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白城市合影



张学良将军与萧振瀛先生之子萧朝智先生合影

（1998年4月10日于夏威夷张将军寓所）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四马架村的萧振瀛先生故居纪念馆



萧振瀛先生故居纪念馆内景



位于吉林省白城市中心公园的萧振瀛先生墓碑



吉林白城萧振瀛先生墓碑

人民日报

李瑞环会见王冀教授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冯秀菊）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今天在这里说，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是为了不忘过去，着眼未来。

他是在会见由著名学者王冀教授率领的美国"肖振瀛学术研讨会"代表团时作这一表示的。

李瑞环说，认真回顾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目的是使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是为了从中吸取历史教训，这就是中国人民必须团结，必须发展经济，必须把国家搞强大，否则就要挨打，就会任人宰割。

他强调说，回顾这段历史也是为了着眼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李瑞环说，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中饱受帝国主义欺凌、侵略的痛苦，深知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宝贵。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去欺凌、侵略别人，并将始终致力于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一个稳定、强大的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肖振瀛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爱国、爱民，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相处，友好合作。

代表团为纪念肖振瀛先生生前对抗战所做的贡献，专程前往吉林白城召开了肖振瀛学术研讨会，并于8月20日到达北京。

李瑞环还回答了客人有关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的提问，希望他们继续为发展中美关系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199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关于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会见"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美国代表团的报道

參加大陸首屆蕭振瀛將軍研討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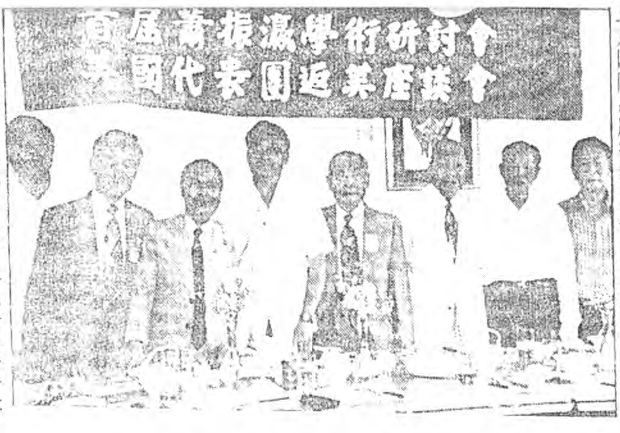
美代表團返洛發表心得

【本報洛杉磯訊】赴中國大陸參加「首屆蕭振瀛將軍學術研討會」的美國代表團一行廿六人，最近返回洛杉磯，昨（七）日特別在蒙市召開座談會，向此間關心該研討會議的華人社區各界人士，報告會議心得。

據領隊游芳惆表示，蕭振瀛將軍乃國民黨著名將領，也是我國對日抗戰初期的重要人物，其回憶錄已出了兩個版本，一是北京國際出版社的東北軍史研究會主編的華北危局紀實，另一是台灣世界書局出版的「蕭振瀛先生紀念文集」，這位廿九軍的創建者，艱苦支撐華北危局，抗戰勝利次年病逝北平，死後卻因種種因素，其英勇事蹟遭到扭曲或掩蓋，近年來海內外學者紛紛出面為他平反，才促成首屆蕭振瀛將軍學術研討會在東北吉林白城市召開。

美國代表團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中文部主任王冀博士擔任團長，前東海大學教授游芳惆擔任文史組的領隊，抵達白城市時受到該市兩千多人的盛大歡迎。王冀並在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游芳惆則發表專文，分析蕭振瀛一生對國家民族的貢獻議期間共有學者專家寫成一百七十餘論文章，數十萬字將於近日內出版。

昨日的返洛報告座談會上，此間東北鄉會以及曾參與抗戰的相關人士均出聽並提出意見。曾參加前廿九軍的常將軍，講述個人追隨蕭振瀛的經過，寶將軍亦說明蕭振瀛擔任抗戰初期第區上將總參謀的貢獻。中華戰略學會分會理事長汪子清、榮光聯誼會會長濃、大鵬聯誼會理事長劉紹湘、亞太會理事長陳勉之、湖南同鄉會理事長、中華書畫學會理事長于潛心、美國學會會長吳劍雄、世界華僑同心會會芳俊以及作家紀剛、柯藍等，均紛紛，莫不盼望大家正視歷史，一切還給真面目。會上亦表揚了其他對抗戰有事蹟不彰的「幕後英雄」。



前自東北參加「首屆蕭振瀛將軍學術研討會」返洛的美國代表團，向此間各界人士報告開會成果與心得。（記者尹挺攝）

1995年9月8日美国洛杉矶《世界日报》关于“萧振瀛学术研讨会”的报道

研究仙阁一生
弘扬桑梓文化

萬國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的题词

以史为鉴，
弘扬爱国主义。

張岳琦

1995.11.2.

吉林省委副书记张岳琦的题词

研究萧振瀛将军
弘扬民族精神

于捷
一九九五年十月

白城市委书记于捷的题词

閑仙閣先生之墓

張學良

张学良将军为萧振瀛先生墓碑题词

蕭仙閣先生紀念館

張學良題

张学良将军为萧振瀛先生纪念馆题词

祝萧振瀛研究中心成立

天地正氣　民族之光

偉績昭彰　功在家邦

晚
王　冀　敬賀

一九九四年十月廿日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王冀教授为“萧振瀛研究中心”题词

贺"萧振瀛研究中心"成立

毅假仙阁　救国救民
领军抗日　保卫国土
舍命拯民　团结万千
浩然正气　永在人间

刘汝珍敬题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六日

刘汝珍将军为“萧振瀛研究中心”题词



1938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的萧振瀛上将



柳润生烈士，萧振瀛妹夫，曾任东北义勇军前敌总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合江军区参谋长等职，1933年加入共产党，1947年牺牲



萧朝五烈士，萧振瀛长子。八路军晋西北军区一二〇师某旅宣传干事，1940年牺牲在晋西北



1933年3月二十九军大刀队开赴前线



二十九军防守喜峰口



声势浩大的东北义勇军



东北义勇军战斗在冰天雪地



1936年11月，二十九军冯治安、赵登禹部在黄村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何基沣指挥三十七师一部防守卢沟桥



东北救亡会率旅平救亡团体慰问参加抗战的二十九军

再版说明

著名抗日将领萧振瀛先生的遗作《华北危局纪实》1989 年经整理正式出版，从一个侧面，为研究中国抗战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关注。

此后经近十年，对萧振瀛先生的研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以及海内外史学界的支持参与，有了新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进一步反映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我社决定出版《华北危局纪实（修订版）》。新版的《华北危局纪实》对原书的错漏进行了修订，增删了部分文章和照片。

再版工作受到美国洛杉矶美国中华团体工商联合会萧朝智理事长和中国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萧朝庆教授的热情协助，在此谨表谢意。

出版说明

萧振瀛先生早年在吉林督军孙烈臣部，后参加李鸣锺西北军。中原大战冯、阎战败后，他求见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收编西北军残部为东北边防第三军，后改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任军长，萧任总参议。“七七事变”前，他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抗战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等职。他的遗著虽然只代表了一家之言，有关冯玉祥的言论也不尽全面，但暴露了他拥蒋和对日对苏的某些策划，其中不少第一手材料，对研究这段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所附萧与各方来往信函、电文及有关人士文章、手迹等，亦有一定参考价值。为保留原作本来面目，未加改动，请读者加以鉴别。

本书由萧振瀛之子萧朝智供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选编。

目　录

序　一

张于凤至

仙阁是汉卿的故人，他一生尽忠报国，爱护人民。他创建了二十九军，拥立宋哲元军长。他受任为二十九军军代表，并终其生，始终实际上主持着二十九军团体的事务，代表着二十九军向各方联系、交涉。二十九军长城浴血杀敌，维持华北局面，阻延日寇侵略，使国家做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以及抗日战争时期，二十九军惨烈牺牲保卫国土，在在都有着仙阁的血汗功勋。

汉卿因深知仙阁的爱国赤诚，同怀救国之志，故交付仙阁组织二十九军。

仙阁和宋哲元将军同时分别受任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河北省、察哈尔省省主席；冀察政务委员会政治和经济的主任委员等职。共同主政冀察。他坚决在中央领导下，坚持原则和日寇周旋，维护了国家的权益。抗战时期，他受蒋委员长任命为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抚率了旧西北军在华北前线的各将领，拥护中央，同心同德一致抗日，对抗日战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前者，使仙阁

被日寇逼离华北；后者，则仙阁几次遭到暗杀。仙阁为国为民，不计个人牺牲，使人感敬。

收集到的资料中，仙阁的回忆录是如实地叙述历史。蒋委员长、于右任院长、宋哲元将军、张自忠将军、冯治安将军的亲笔信函，以及各军致萧的往来电报原稿，完全说明了仙阁创建二十九军和抗日的丰功伟绩。刘哲院长，鲍毓麟将军参加了二十九军的筹建工作，参加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工作，抗战时期，与萧同处重庆。李文田将军是二十九军的核心人士，一直是张自忠将军的左右手。王致超将军率东北义勇军投萧，加入二十九军。他们四人所写的萧振瀛将军的生平，都是本于道义而写的史实。

缅怀萧振瀛将军的为国功勋和一生忠义，二十九军、东北军、西北军、和与萧有过交往的一些老将军发起并编辑了此纪念文集。这几位硕果仅存的、八九十岁的老将军，为国家现代史做了宝贵的贡献。我亦深感告慰故人。谨书此以志。

1988年10月15日

于洛杉矶

序　二

郭维城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调动百万大军，互相残杀达六个月之久。由于张学良武装调停，阎、冯败溃。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等部经萧振瀛带头谋划，投靠张学良先编为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三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留驻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第一步侵占东北，第二步进占华北，第三步占领全中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轻取东北，对华北自是势在必得。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3月这一段，张学良先后以陆海空军副司令、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身份，主持华北军务，华北成了东北流亡集团的第二故乡，也是东北军主力的驻地。张学良一面消灭了公开叛变他的石友三部，一面允许宋哲元部进驻察哈尔，并委宋为察哈尔省主席，准备共同对日作战，创造了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央军及陆续进关的东北义勇军联合御侮的新局面。

热河、长城战役后，张学良作了替罪羊，被迫下野，

出洋考察。何应钦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1934年春，张学良回国，蒋介石令张将东北军主力调出华北，参加“剿共”，只在保定留一个五十三军和骑兵四师。时华北外有日军威逼利诱，内有汪精卫系为虎作伥，不仅察北六县、冀东二十二县相继以自治之名，被日军宰割，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更使整个冀、察实际也半脱离国民党中央，华北政局危如累卵。在这一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中，二十九军能扩大到十万人，包括收编东北义勇军李海青、柳青庭等部，会同东北军五十三军和骑兵第四师，坚持住华北阵地，萧振瀛是有所贡献的。“七·七”抗战后，他由欧洲归来，任第一战区总参议时期，对华北战局也是有所襄赞的。

华北这一时期的危局，在现代史上应该如实地作出正确记载。现在，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决定把萧振瀛的遗稿及有关资料选编出版，为研究华北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研究张学良暨东北军、东北义勇军与二十九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因遗稿是作者1944年写成的，附录中大部分也是当时有关人士所作，均未便改动。至于其中根据个人利害提出的一些一己之见，自有未当之处。他们内部各派系之间，各个人之间的扬抑褒贬、是非功过也不尽全面，尚待读者提出意见，并请治史者析评。

1989年9月29日于北京

前　　言

丘　琴　姜克夫

萧振瀛，字仙阁，吉林省扶馀县人，原籍山东。19世纪末，清政府废除汉人出关禁令，其曾祖率家人逃荒到伯都纳（扶馀县）四马架垦荒。20世纪初繁衍为四百余人的大族，有的发展为扶馀著名的大粮户，并在县城开设烧锅酿酒和粮栈。萧振瀛生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5月2日。1896年起入本县小学和中学读书，1908年中学毕业后回乡帮助父亲垦荒，1910年后从族叔在县城创办烧锅酿酒，并兼任商会董事。1912年考入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16年起任职于张作霖奉系部队，历任吉林督军孙烈臣部军法官、参谋、营长、团长等军职。1920年调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因主持大量开垦荒地，吉林省粮食大增，曾受到奉天巡阅使署的嘉奖。1922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从此，萧即活跃于北京政坛。是时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率所属一个师另三个混成旅驻防京畿。萧在同乡刘金镛家结识冯部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成为至友。萧在北京两年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人，思想大大开放，深感奉

系军阀统治腐败，遂在吉林省城组织“民治促进会”，因对省政不断指责批评被省长王树翰扣押，后经莫德惠、刘哲力保始离吉返回北京。

1924年秋第二次奉直战后，冯玉祥获得京畿和察、绥、甘地盘。萧振瀛慕西北军纪律严明和艰苦卓绝精神，应李鸣锺之邀去绥远，历任李之都统府咨议、临河设治局局长、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县长等职。由于萧任职期间，在河套兴修水利，移民垦殖，油粮丰盛，使冯军南口败退后得以免受饥馑之苦。萧生长东北熟悉俄事，曾代表冯去苏联接洽军援，亦圆满地完成任务，遂为冯和李鸣锺、宋哲元等所器重。1926年秋，冯率国民联军五原誓师，任命萧为宋哲元西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旋冯军进出陕、豫，宋部改为北路军，萧仍任军法处长。是年底，冯军攻拔西安，任命宋哲元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任命萧为西安市市长，指示萧参照东北大城市规模，将西安建设为现代化城市。1927年夏，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即逮捕三千余人，冯主张严办。是时萧兼宋哲元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军法处长，经过审理，认为均系知识青年，爱国心强，一时行动过激，遂陆续宣布无罪释放。从此不为冯所喜，将萧调任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参议。

1930年夏，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调动百万兵力进行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历时半年，死伤官兵三十余万。张学良出兵调停，阎、冯失败，冯玉祥西北军三十万众顷刻解体。蒋介石委托国民革命军陆

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处理阎、冯部队善后。冯部孙良诚收容张自忠所部约五千人，派郑道儒求见张学良，要求委孙为军长。宋哲元第四路军的冯治安、魏凤楼两个军已在新郑和巩县被缴械，仅剩下该军的赵登禹千余人。萧在运城召集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等带兵官开会，提出拥护在西北军素以忠厚老成著称的宋哲元为军长，由萧代表西北军见张学良请委。萧到北平经过东北同乡万福麟、刘哲、莫德惠的帮助，张始委任宋哲元为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三军军长（东北边防军一军军长于学忠，二军军长王树常），刘汝明为副军长，秦德纯为参谋长，萧振瀛为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协助宋将残破的数千西北军整编成两个师，委冯治安、张自忠为师长。1931 年又将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

抗战前，第二十九军能发展成十万抗战劲旅，可以说与萧振瀛的谋 划是分不开的。中原大战后，宋哲元率西北军残部数千人退据晋东阳泉、平定一隅，缺衣少食，极端困难。除由张学良予以部分接济外，萧并以二十九军代表身份去南京见蒋介石，告以阎锡山旧部控制太原和汾河流域，仍和阎（已逃大连）保持联系。为防阎东山再起，应利用宋哲元二十九军予以牵制。蒋认同此见，委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立即拨款六十万元，购置武器，并按月发饷，二十九军始逐渐扩充为三十七、三十八两个甲种师。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执行蒋 介石

不抵抗政策，短短数月东北大片国土沦陷，蒋介石下野，张学良遭贬。旋蒋汪合作，蒋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张学良降为北平绥靖主任。是时萧对东北沦亡痛心疾首，指使其妹夫柳树堂（时为柳青庭）协助黑龙江省离职营长李海青，在故乡组织义勇军与日寇血战于松（花江）嫩（江）平原。同时协助宋哲元积极训练部队，准备对日作战。张学良为扶植二十九军，让出察哈尔地盘，1932年秋任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初，日军准备进攻热河，张学良决心与日军一战，国民政府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2月张以代委员长名义分别任命华北重要将领为各路军团长，宋哲元为华北集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指挥本军和庞炳勋第四十军，布防于冀东一带，为热河汤、万军团后援。是年3月经日军突击，防守热河的汤玉麟、万福麟等军团很快溃败。宋率二十九军驰援长城各口，在喜峰口以大刀队直撄敌锋，受到国人赞扬。从此，二十九军声名大振，蒋介石又准宋增编赵登禹、刘汝明一三二、一四三两个乙种师。保定会谈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考察。5月，何应钦、黄郛来北平与日本侵略军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冯玉祥与中共合作联络退入察省的部分西北军和东北义勇军，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继续对日伪军作战。由于蒋介石派重兵包围，苏联拒绝援助，冯被迫下野。宋率二十九军返回察哈尔，何应钦诬蔑义勇军为胡匪，令宋消灭之。宋采纳萧振瀛的意见，尽量予以收编。将李海青、柳树堂部“辽吉黑民众救国军”第八军团收编为二十九军骑兵师。从此，二

十九军兵力更加雄厚。

1935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北侵略空前严重的一年。年初，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黄郛回南京。黄虽于上年签订丧权辱国的华北与伪满通航通邮等协定，日方仍提出许多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黄郛无策应付，遂滞留浙江莫干山养病。2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派三十七师参谋长张樾亭与日军第七师团的旅团长谷寿夫举行大滩会谈，承认日伪军可以进出察东。5月，日本驻华武官为天津日租界两汉奸记者被暗杀事，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要求取缔蓝衣社。日华北驻屯军指责进攻热河的孙永勤义勇军受于学忠指使，派日军不断到天津河北省政府门前示威。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借口以上事件，于5月29日向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天津市长张廷谔、宪兵三团正副团长蒋孝先和丁昌、军分会政训处长曾扩情职务，取缔政训处、宪兵团、国民党河北省市党部、蓝衣社等。6月4日，酒井见何应钦，何答已照办。6月9日，酒井再次见何，又提出撤走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和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的要求。何急电蒋介石、汪精卫请示。翌日，何告日方按其要求办理。11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为赵登禹师在张家口扣留日本间谍事，向宋哲元提出抗议。27日秦德纯在天津与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达成“秦土协定”，规定惩处一三二师负责人，二十九军撤离察北六县，停止山东向内蒙移民等条款。根据日关东军司令官南

次郎的指示，土肥原要求撤换宋哲元，国民政府于6月18日撤宋的察省主席职。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代理。何在日方无穷的苛刻要求下难以应付，遂将北平军分会职务交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理，返回南京。

中央军和东北军撤离后，平津成了真空地带，在日本特务机关指挥下，汉奸活动日益猖獗。6月27日，竟有吴佩孚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白坚武自称“正义自治军总司令”，率领三百余名匪徒袭击丰台车站，夺取东北军的铁甲车，于28日凌晨驶往永定门向城内开炮，声言组织伪华北国。在平津人心慌慌之际，北平军分会委员萧振瀛向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进言：目前冀察只留下驻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和驻平汉线的五十三军，应调二十九军一部填防平津，由西北军和东北军联合控制华北局面。鲍派人去武汉请示张学良后，遂下令调二十九军接防北平，不久又进驻天津。二十九军控制平津已是既成事实，国民政府遂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者除以“中日经济提携”为诱饵，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外，关东军则派出土肥原协同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召集早与日本有勾结的北洋军阀余孽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高凌尉等策划成立“华北国”，雇佣汉奸流氓打着五色旗在天津、北平大街上游行，散发要求“华北独立”的传单，并指使滦榆、蓟密专员，汉奸殷汝耕等打出五色旗割据冀东二十二县，于11月25日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分裂中国的样板。同时土肥原和酒井隆还不断到天

津英租界访晤宋哲元。劝说他效法殷汝耕宣布自治。在此华北危如累卵之际，宋在北平武衣库私宅召集二十九军主要将领研究对策，在西北军素有智多星之称的萧振瀛挺身而出，说：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如二十九军出头控制冀察，口号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即对日表面亲善，实际敷衍，占据冀察地盘，可借平津财富扩编军队，一旦日军威逼太甚，不惜一战，还可落个抗日英雄美名。众将领都同意萧提出的对策，遂指定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熊式辉、陈仪等拟定出设立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12月6日，由陈仪、萧振瀛携带以上方案赴津与土肥原和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参谋长酒井隆交换意见。然后由何应钦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于是这一特殊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至此，国民党的势力完全撤出华北，由西北军联合部分东北军和前北洋军阀中的亲日派控制冀察。宋哲元二十九军将领则获得实权：宋哲元任委员长兼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张自忠先任察哈尔省主席，后任天津市市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萧振瀛除任政委会常委兼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外，还担任过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西北军久处贫瘠地区，难以发展，自据有财源丰富的平津和河北地盘，便把搜刮来的财富扩编军队，改善装备，至抗战爆发前发展成十万劲旅，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委会，遭到北平爱国学生强烈的反对，爆发了“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怒潮席卷全

国。东北旅平各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萧曾予以支持。并下令冀察绥靖公署军法处，释放被反动学生指控为共产党的东北青年徐迈伦（即萧靖）、姜绍禹等人。还由其胞弟振泽[①]介绍东北大学同学陈健行与萧相识，后由萧介绍陈健行（壮猷）等进入二十九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二十九军占据冀察平津，长期拖延下去的。1936年春田代皖一郎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松室孝良任特务机关长，又不断地对宋哲元和萧振瀛进行威逼，在日军和汉奸的逼迫下，萧奉国民政府令辞去天津市长，作为实业考察专使，在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刘凤竹陪同下，去欧洲和英美等先进国家考察实业。萧出国后，日华北驻屯军又多次找宋哲元谈判签订"华北经济提携纲要"，宋仍一味拖延。是年4月，宋应田代皖一郎之邀去天津日军司令部赴宴。宴后，田代强迫宋在经济提携条款上签字。宋回家后派其副秘书长戈定远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蒋答：接受张汉卿在东北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宋只好藉口为母扫墓躲回山东乐陵老家，借以再拖延一时。不料日本军国主义者竟于7月7日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宋部各将领以事急，于7月11日接宋回津。为争取日军撤兵，宋曾于19日派张自忠和张允荣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镇压共产党、取缔抗日运动及冯治安三十七师撤离北平等条款。但日本已下了全面侵华的决心，26日后，经过两三天混战，

① 萧振泽，北平东北大学学生，参加北平"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中共东北特委领导下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患病返回大后方，后病故于重庆。

平津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原西北军韩复榘、宋哲元两个集团军在津浦路北段对日军作战。韩早已对冯寒心，拒绝其指挥；冯带鹿钟麟、孙良诚等旧部驻节桑园，意欲收回二十九军改编的第一集团军归己掌握。蒋为抵制冯再次拥兵反蒋，派萧振瀛为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萧和第一集团军将领均与冯有嫌隙，冯的专车北来，宋即乘专车去泰山养病，冯治安亦避而不见，萧又说了不少不利于冯的话，各将领更对冯疏远，使冯失去重掌兵权的最后一次机会。为此，冯及其左右对萧恨之入骨，曾二次派人暗杀萧，均未得逞。不久蒋即撤销了冯的司令长官职务，以后再未予以兵权。

1938年春，第一集团军各部撤离华北。宋哲元即离军休养。接着萧亦离开一战区入川。此后萧即离开军政界在重庆作寓公。萧性格爽朗，广交游，不久在重庆又团聚不少人在自己左右。这时萧收入甚少，而开支浩繁仍如往昔。萧为开辟财源，于1941年组织打捞公司，将被日军炸沉的船只捞起，拆卸后卖废铁，积累资本，继又联合原二十九军将领和在渝东北同乡办起大明公司。后川、沪两帮实业界巨子以萧理财有术，又集资创办大同银行，聘萧为理事长。萧又创办大明酒精厂、大文书局等企业，还与东北籍爱国人士阎宝航、高崇民等创立胜利建国会等社团。

萧一生刚直坦率，见义勇为，扶危济贫，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当年国民党特务迫害共产党人，他曾挺身而出营

救革命青年和爱国将领。抗战进入极艰苦阶段，他曾在重庆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招收东北青年五百余人，免收食宿和学杂费在校读书。还创办“东北难童教养院”，供给无家可归的战区儿童以食宿。此外，萧对流落四川的同乡和东北青年，凡有所求，无不慷慨解囊，其刚正豪放风格为乡人所称赞。1947 年 5 月 8 日，萧振瀛病逝于北平。

不久前，郭维城同志去美国，美籍华人萧朝智将其父萧振瀛于 1944 年在重庆亲笔撰写的《华北纪实》文稿及萧的友人和部属写的回忆文章，并附张于凤至女士写的序言，以及蒋介石、程潜、于右任、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写给萧的亲笔信复印件等带回北京，张于凤至女士并嘱托出版。阅后，感到有一定史料价值，对了解宋哲元二十九军的沿革，宋哲元部队与张学良暨东北军的关系，以及抗战前华北的危局极有帮助，并改名为《华北危局纪实》出版，以供治史者参考。

1989 年 3 月 1 日于北京

华北危局纪实

一、成立二十九军经过

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蒋以中央地位，北上讨逆。四百余万部队相杀六月之久，阎冯溃败，冯部吉鸿昌、梁冠英、孙良诚等纷纷投降，冯军瓦解。比（彼）时孙连仲全军渡河北岸，余代表宋哲元在北平参预合组政府之事。闻前方溃败，赶赴新乡，与孙连仲、石友三会议。三人决议：以孙连仲率师入晋占太原，石友三驻河北，宋哲元回陕西，刘郁芬归甘肃，以太原为核心，晋冀陕甘察绥为后盾，进战退守；同时宣布阎锡山祸国之罪状以及听命中央。故定石友三凡晋军北上，将炮队尽数截获，补充孙部，取道晋城占太原。前方总司令鹿钟麟亦退至新乡，暗派李炘赴中央接洽投诚。余于会议后至卫辉，数日仍不见孙动静，即赴前方总部，与鹿谈话之间，孙连仲入室，余问何不入晋，鹿闻孙调军而不悦，问曰："军队归谁指挥？"余即曰："决不归汝"。鹿大愤，余亦愤然至孙处，孙谓已调高树勋师入晋矣。然正在孙布置

之际，徐永昌见溃之兵多为石友三部截扣，乃集积炮兵部队由晋城小路潜师归太原，孙遂调高师回豫。孙知鹿将降，将鹿卫队缴械。余电宋说明情况，赴东北见张学良商量合作，张表示恐中央不满其收留西北军，余遂离奉天。知宋哲元赴太原，赶往太原相晤商。

与宋晤于山西大饭店，宋握余手而哭。哭毕曰："只待汝，晤后即回天津，兵溃散仅余千人已嘱交与刘汝明。"余听此，即草一电致张维藩，谓部队不交与候余去面谈。电发后，余与宋详议。余曰："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邪，今应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计。"宋曰："我等错误跟随冯到如是地步，队伍已溃散，起义已晚，奈何。"对曰："可邀集能合作的将领共建部队，起义无早晚，今日起义是我等现在认识了冯的军阀本质，而投向中央是为了走革命救国的道路，中央必然欢迎。"宋曰："何人能来，如何进行。"对曰："冯治安、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等可应邀，同生共死。我去中央说明起义之诚，争取收编。"宋曰："刘汝明恐不肯起义，以后邀他来。里外安排，我由你决定。"

余提出进行之步骤、计划等，二人反复核议后，余当夜趋车赴运城张维藩处。

过曲沃，张自忠等正候余以定未来。张时有兵五千，对拥宋有异议。余曰："都是患难弟兄，弟等既听余，余拥宋，皆为兄弟之义，汝与仰之（冯治安）分率部队，赵登禹等依次，刘汝明若能来，另作安置。"张自忠曰："只要大哥领导来作，我必服从到底。"议定，赴运城。张维

藩未将部队移交，对起义事赞成。余约赵登禹相晤，赵曰："干不干由大哥决定，能报国，作团长营长都行。"如是，遂在张维藩处召集会议。有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及余共议。决定编成一个军，宋为军长，张、冯作师长，赵等为旅长。成立此团体向中央起义并在晋整训扩大部队等各项事宜。

余在一切就绪后，返太原，将各事告知宋哲元。对余去南京之旅费，时两人阮囊羞涩，乃于聚义银号贷款两千元作赴京旅费。抵京，住中央饭店。先谒见于右任院长，说明一切，于允为先容。乃挂号谒蒋，候近月。接见中，蒋询问有关部队、人事等各方面情况，更提及我曾去苏联以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历史。余答以实际及释放青年乃秉法救民，并说明宋及余等心怀救国救民之志，故乃重组部队起义。蒋遂曰："于院长特推荐汝为西北军中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嘱往见何应钦洽商部队收编事。比晤何，谓以原有二十七路军编制，业行取消，容候安排。

余自度部队久无饷款，艰苦万分，更无以集中编训，非在京筹有确实办法，不能即归，时韩复榘、吉鸿昌、梁冠英，皆寓中央饭店。一日相谈，韩问余曰："你曾骂我和石友三是魏延，今天你和宋哲元怎么也来当魏延了。"余曰："我等乃黄忠也。"吉以素日友谊，帮我责韩，韩悻然而去。南京连日多雨，一住两月之久，房租迫人，情味甚为郁愁。忽一日，见报载，奉天宪兵至太原接收兵工厂，自忖此为报效之机。拟即见蒋，余苦于挂号约见转折费时

日，乃请凌勉之约请蒋之秘书高凌百进餐，余谓高曰："有事拟晋见总司令。"高曰："总司令太忙。"余曰："无重要事，亦不欲晋见，此关系北方大局。"当晚得高之电话通知，嘱明晨六时晋见。余筹虑此事，彻夜未眠，翌晨五时，整衣趋车至官邸，见谭延闿率领文武诸人立候，蒋将讲话也。移时，蒋着武装下楼，谓余曰："萧代表有事？"余曰："现在是五时二十五分，可否三分钟谈话！"蒋曰："不忙，请坐下。"于是与蒋坐谈。余曰："昨见报载奉天宪兵至太原，将接收兵工厂事，总司令见否？"蒋曰："是的。"余遂曰："民国以来中国循环内战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北方患者，非其才能有过人之处，特太原地势使然，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乃军事枢纽，东控冀鲁，北接察绥，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各要害，尽易于掌握。自古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始克入主中夏，赵宋极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不能胜，卒以诱计降杨业，北汉始行瓦解，故得太原者得天下。今张学良据东北，人才大聚，如得太原而得地利，则革命将增艰难矣。"蒋曰："然则如何。"对曰："使晋中八将领拒张以迎中央，晋主席一时不予更换，温寿泉在上海，与之甚熟，可使归晋策动。"蒋即告外边今日不讲话。详询一切，后蒋夫人下楼共进早餐，纵谈竟半日始毕。蒋嘱往见孔祥熙部长。比晤孔，说明此事，孔令交际科长史东五送来两万元给余使用，另一人赍到蒋派余任中将参议任命状一纸。温返晋策动，晋将领通电，由是东北军未入太原，蒋再召见，允按所请准编为一个军在运城整训，

并嘱余向张学良请派令。时张入驻天津，余北上赴津谒张，请刘哲、张振鹭、王树翰等相助，鲍毓麟、万福麟等旧知亦均纷纷代为说项。时孙良诚派代表郑大儒亦抵津，要求归孙改编成此一军，张终于下令宋哲元为军长，张自忠、冯治安为师长，给孙为军事参议官。阎锡山下野赴大连时，将晋绥军交商震节制，而冯玉祥亦特予一条，将西北军余部由商统带，商以吾等竟自编成军找李炘相告，余即责曰："何物商震，此乃余等各自纠合起义，与冯何与。我等，商亦敢来指挥耶。"商闻此，嘱李炘转告余西北军残部任由我军改编，彼当不过问。诸事至此方定。余返南京报告。归晋一行前，蒋问尚有何需，余以二十九军饷糈例由张学良拨发外，如有特别费三十万元，即可逐渐补充成军，蒋即下手谕，每月致萧振瀛特别费三十万元。以余北行，一次支付两月共六十万元。余归晋始行为部队发饷，士兵已多年未能得饷矣。收拢归并各部，渐行成军。

石友三驻军顺德，归张学良节制。余离京前，蒋特询及石友三恐将再生事端。余复以石受冯之影响过深，故同冯之善于反复，倒戈成性，冯玉祥不甘于失败，必促使石袭张。蒋嘱望有以制之。果在冯之一力促使下，石决定袭张。冯及石并均一再派人来邀宋相助。宋与众议后，拒之并即报告蒋。石藉张重病率军直扑天津，于学忠军与石力战，商震由太原出兵，石军溃败，石逃亡。

时经宋邀，刘汝明率部相归，秦德纯亦来参谋各事。宋与余相议，决定以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吾二人为核心，凡事八人共议，谋定

而后动。张冯刘赵及李文田、何基沣等负责部队，张维藩仍任参谋长，过之翰仍负责军需财务，我任总参议仍兼管军法。在此组织下，群策群力，我军逐步成长壮大。

阎锡山自大连返晋，藉词使张学良调二十九军离山西。余在天津奉蒋电，谓既已调宋离晋，着即率军来赣剿匪云云。当复一电文曰："电悉，我另有建议，请候余至行辕面呈。"余遂急返太原，行至阳泉车站，与宋哲元、门致中、秦德纯晤，同车返石庄。宋对调军离晋，表示不愿。余曰："太原重要，山西现为我军根据，何能轻离；今汝赴平向张报告阎返晋后更换军官及召集人员在河边村办公等情况，并对调军剿匪表示服从；由门、秦二位分访万福麟、戢参谋长，说明阎归而予以坐大之害，请为转张，余再面张详陈利害，当可解决。"在宋、万、余等共同陈说下，张对其命令宋离晋事知不宜，问余，将如之何。余曰："我军可藉此调动之机，进驻榆次、阳泉，以扼太原咽喉，则阎之行动可予控制矣。张同意此计划。余经与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张维藩等会议军事行动计划后，邀阎锡山代表黄胪初同赴平遥军次，初阎指定路线，由紫荆关出晋，由沿途各县优渥招待，以酒席和毛巾香皂分劳各士兵，希冀我军早日离晋也。余即对将士讲话盛道阎司令待我军之厚并强调今后至天涯海角亦不能淡忘其意，以使黄报告阎氏，令其误以为其伎得售。隔日，我军齐发，赵登禹一夜进占榆次车站，炮位冲向太原；张自忠一夜进驻阳泉，严为守备；冯治安、刘汝明两部抵和顺，与阳泉呼应。至此，阎大惊，急电张诘询，并派代表

至榆次见余，谓此山西地界，不准任意驻扎，余笑谓之曰：“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驻此，即可驻此也。”张学良对阎之呈报亦置不理，阎始知此乃张之决定也。余绘二十九军驻扎地图报呈张，张大笑曰：“若非此，上阎之大当矣。余遂赶赴行辕谒蒋，详陈此经过，更说明二十九军不仅能解决西北军残余之改编问题，淘汰军阀之残余，保存爱国之志士，更将能在华北起稳定之作用，请蒋对此予以支持。蒋经考虑，未久，发表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余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二十九军团体从此进入又一新阶段。

二、东北事变

民国二十年，张学良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兼领冀晋察绥平津政务。

九一八晚，日寇本庄繁侵占皇姑屯，攻袭北大营。辽宁省主席臧式毅降敌。时张学良在北平，吉林省主席张作相赴义县治乃父丧，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随张常住北平，疆寄已虚。日寇既不终朝席卷辽宁，因势乘便，攫长春、攻黑龙江、直趋哈尔滨，各地要害群率无主，狼奔豕突，任敌所之。

当是时也，依兰镇守使李杜，奋起抗敌，联络民众，号召各路；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临时主席，率部转战；吉林

参谋长熙洽投敌，卫队团长冯占海应战。东北父老子弟揭竿呼号，风起景从，集数之众，几近百万，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旂旗所指，与敌血战。至马占山江桥之役，声势益壮，志士怀节，民心赴难，马占山鹰扬龙江，李杜等积集吉林，犄角之势已成，若使决策早定，及赴事机，危亡之局，不难挽救。无如迄无有力支援，予敌以从容消灭之机。李杜等势不得已，间道苏联返国。忧时之士，莫不引为痛心。

二十九军众将计议，群情激愤，乃通电请缨抗日。余于电文中特加“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句，此乃全军将士之军心也。

三、喜峰口抗战

次年二月，日寇进攻我热河。中央主战，张学良派参谋长鲍文樾赴京，余代表二十九军参与会议，蒋委员长主持会议，力主迎战，嘱令颁发款械弹药，布置军事。鲍与余同返北平晤张学良，张询鲍如何决定，鲍率而应曰：“中央未有具体决定。”余乃奋然曰：“颁发款械弹药，命令坚决作战，何遂得谓为无决定耶。”余陈于张曰：“我们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此报国效死之时。二十九军请为前锋。”张激动而起，下令万福麟军援热河迎敌。

时中央派杨杰赴平襄赞军事。二十九军调赴喜峰口待命，又得军令移冷口抗敌。宋哲元召集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维藩、秦德纯及余会议。宋指出：调赴冷口，如敌自开平古道攻热，后路有失，将何以战！时事至此，张学良犹恐我军乘其后。余曰："冷口孤绝，仅有小道可通，径远天寒，援给皆困，我军应就喜峰口可战之地，一决死战，不得已时，可只遣骑兵一支以赴冷口。"众谓：此意固佳，而似有抗命之嫌，奈何。余曰："此可电中央请示及报备，我军则择此决定布置，与敌一决死战。"宋曰："张将更为不满矣。"余断然曰："此当由余出名电中央。"众同意。喜峰口抗敌之议乃定。已而日寇攻热河，果自开平大道而来。热河汤玉麟昏聩无备，不等援军抵达即放弃承德南逃。

蒋委员长复电同意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迎敌，并召余赴京报告华北及二十九军情形。临行，语诸将领以此战关系国家存亡，喜峰口抗敌决议切要坚持贯彻。盖宋语余，张自忠部尚未行动也。冯治安、刘汝明、张自忠、赵登禹一致表示：定当死战。

余抵京之夕，热河全省沦陷。朝野震惊。汪、孙、于各院长，张溥泉、刘守中诸先生召余询华北情况，有传冷口失而复得之说者。亟正告之曰："冷口不宜集积重兵，热河纵失，有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决可抵抗。"值委员长赴赣布置"剿匪"军事，余遂搭船至九江，蒋已去汉口，比至汉口，而蒋又已转赴保定，遂星夜快车北上，抵石家庄时遇陈立夫先生等。陈等谓："外传战事甚紧，宋哲元有

离军他往之说。”余曰：“二十九军全军誓死抗战，如事至不可为，宋哲元等将领均将一死报国，传闻之言，幸勿置信。”

余见委员长于当晚深夜。委员长听取余报告华北及二十九军之情况后，手谕邵元冲、傅汝霖及余携款遄赴前线劳军。并谓已调孙连仲、梁冠英等部队即刻赴援，二十九军坚守一星期，孙、梁部队即可到达。

余返北平，宋哲元电余即赴前线。于是偕同邵、傅二先生连夜专往。过遵化，见急行军部队自董家口驰赴罗文峪，邵、傅坚请以慰劳车辆转运士兵，带队将领刘汝珍逊谢，谓强行军日可行一百二十里，汽车转运需时，不若步行军之迅赴战场也。闻者感动。邵、傅二先生往晤宋哲元，余径驶车至前线。时因热河守军自溃，敌骑得以迅而先占据喜峰口长城高地。我军仰攻，敌倚高临下炮火炽烈，致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而继之以营，营而继之以团，牺牲惨重。诸将领电宋哲元请示，宋令纵全军牺牲，必得高地。冯治安、张自忠、韩占元等见余至，泣而相告此惨烈情形。余曰：“今日吾人全军战死，亦无负国民倚畀矣。现委员长特派要员亲临慰劳我将士，并令大军一星期到达支援，我等要想办法夺取高地。”余与火线上之赵登禹通话：

“闻你腿部受伤！”

“很好，没有关系。”

“希望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好！”

大家均泣。是夜自火线界赵登禹归。召集全体将领会议，以决进攻之策。赵提出迂回敌后奋击。其言曰："敌据高临我，仰攻十数日不下，士兵死伤过众，后援纵至，恐为时已晚，附近民众熟稔道路，如其旷时久攻，何若着民众助导，迂回敌后，奇袭而聚歼之。"众皆善其意。遂定迂回进袭之策。赵已负伤，赵坚请自率一军出袭。众劝阻，赵以佩刀柱地蹶然而起，疼剧至全身为之颤栗，毫忽顾，强行，奋然曰："吾必破贼，勿复我留。"乃以赵登禹、童泽光、王有章分三路，各率部歼敌。会毕，余即驰报蒋委员长。天明，过遵化，向宋哲元、傅汝霖、邵元冲简报情况，即赶赴委员长处请示。委员长首肯赵登禹之见。

我军取道铁门关等处，民众作导出击。诸军衔枚疾走，跨绝岭，缘荒谷，攀越长城古堞，迂道而直扑敌垒，夜苍黑，敌未觉，我赵童两部分向敌军齐袭，挥刀冲击，杀声震陵谷，敌气为夺；将士奋力格斗，只见锋影电击，敌颈血四溅，死亡枕藉；未及膏于我军锋锷者奔散脱逃，王有章部以出发迟一小时后至，已不及追堵。

是役也，敌挟凌厉无前之势，厚积精锐，妄图占我长城要隘。于此全国上下危疑震憾之日，二十九军谋定而后动，全军将士满怀忠烈，奋此一击，手歼强敌近五千之众，日寇侵战以来所未有也。

自是，敌竭其全力攻喜峰口不获寸逞，转其锋于罗文峪，刘汝明师却敌。军队士气悲壮，锐不可当，将敌尽数击溃，歼敌三千余。敌惨败之下，不得已而移其势于古北口。此乃二十九军捍卫重关以保卫华北之长城战役也。

四、居仁堂会议与塘沽协定

敌既不获逞于喜峰口、罗文峪，集转其锋于古北口，与中央精锐黄杰、关麟征等部遭遇，我军前赴后继，奋不可当，终将敌击退，并于古北口筑成坚固防线，敌一再进袭，凡三阅月，终未能越我雷池一步。会商震守冷口，与敌激战，然终溃败。二十九军守遵化、蓟县防线，甚为强固。

汪精卫掌行政院，为争夺权力，藉日本入侵之势，乃倡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说，派黄郛北上主持政务。张学良因热河汤玉麟溃逃，下野出国。何应钦以军分会委员长名义主持华北军事。

北平城上徐庭瑶修筑工事，意在加强防守。敌军要求其部队入北平城游览，行政院长汪精卫电令准许敌军入城。敌乘车豕突城内，武装示威，任自奔驰。汪精卫又谓我军撤至通州，敌军即撤出长城以北，战事可停。数电前方，宋哲元不听。

黄郛邀余同赴前线，劝宋撤军。宋初于撤军甚表愤慨，黄劝之曰："迩来江西'剿匪'军事转紧，对日抗战不无缓急，现已与敌约定停战，我方应遵守。"宋始下令撤军至通州，诸将士挥泪放弃现有防线，而敌军则步步随后跟击，至通州，挑战益甚。黄郛与之交涉，敌反以北平

为要索。故都人心震惊。

余驰赴居仁堂向何应钦陈报："今黄郛予敌以欺诈得逞之机，使我军撤至不可战之地，请约集诸将共商抗敌大计。"何亦对此甚为愤慨，嘱余即行召集。余急赴前线，约集高桂滋、庞炳勋、宋哲元等同至平。何召集紧急会议于居仁堂，关防甚密，出席者何应钦、黄郛外，有黄绍竑、宋哲元、于学忠、徐庭瑶、庞炳勋、高桂滋、戢翼翘、王以哲、鲍文樾、门致中、荣臻、商震及余。由何应钦主席。何谓今日为紧急军事会议，局势至此严重阶段，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量提供意见，兹以黄参谋长拟三项办法提付讨论：一、守白河至通州县；二、守北平至永定河线；三、退琉璃河筑地以守。连问四次，举坐无一应者。何指谓余曰："请萧委员仙阁兄对此有何意见，尽量陈述，以供抉择。"余乃起立而言曰："今为紧急军事会议，在座诸公非系我之长官即为余之乡长，军事学识既属深醇，作战尤有经验，余何敢有言，以费此迫切时间，何代委员长令为发言，谨本一得之愚，供诸公之前；作战如病索医，务期药病相投，不能固执一方，至死不改；此次抗日战争，诸将用命，战士效死，除冷口一隅，稍有挫折，吾等未尝战败，所以至此者，以汪精卫先生主持中枢，倡为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议，矛盾不经，分散士气，并将第一线可战之军，撤至第二线不可战而不得不战之地，纵敌深入，反而以为可以止战；北平城头筑工事御敌，反许敌军直入城内武装游行；更竟以各将未曾出击为奉命；凡此诸端，至使我奋战不屈、效死报国之将士胥为今日一退再退将成

不能再战之师矣；今日敌军至通州矣，而以北平要索，其亦将何如耶。汪媚敌以换官坐，固属可怜，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尤所深恨；黄参谋长所拟三办法，以中枢之决策，日军欲至西南边境之云南，似亦可指日而至，犹豫苟全之策，讵能却纵敌已深之师耶；诸公乎，吾人至此，其甘为亡国奴隶乎，余固知其非耳。弟兹有一此心，奉陈于诸公之前，自即日起，徐庭瑶守北平，于学忠守天津，宋哲元与诸将领率部杀入敌后，奋力死拼，处处截杀，如敌不退，弟誓于此居仁堂中自戕以对国家。”至是，将领皆鼓掌表示赞成。宋哲元忽起而言曰：“今吾以三十万众，不能敌五万日兵，实乃吾军人奇耻大辱。即日起弟将率部杀入敌后。”全场起立鼓掌赞同。何宣布散会。

日寇四出探听居仁堂军事会议决议，终无所得，乃挽英使兰博森访何应钦，何告以将率诸将杀入敌后之议。日得知，有所顾虑，以是而有塘沽协定。

汪派熊斌赴塘签字，任黄郛为北平政委会委员长，日军撤至长城以外。黄郛竟划冀东二十二县为特区，派殷汝耕为专员，实留置华北之祸根。对此，余特呈报蒋委员长，说明黄郛如此措施，将贻国家以祸害。

初二十九军开赴作战之时，阎锡山谓余，军队开出，回来即甚不易。阎固视山西为其地盘，不愿二十九军驻扎，故于此次将知未决之时，余报告何应钦，以二十九军军实给养放置通州，如拂晓战起，易为敌军炮火击毁，请拨专车五列，运保定暂措。何允之，乃着赵登禹将车辆下置给养器械，上载部队，直驶石家庄，将车站站长看守，

切断与太原通话，移装正太路车皮，以武装押车首回晋。阎突见我军已入固关，布置严密，心虽不欲，而已无可如何矣。余为此事，先专电陈报委员长，蒋复准。

冯玉祥在察哈尔号召抗日。秦德纯在我军之八人会议中提出，彼得陈觉生相告，冯派张允荣与陈联系，意图取得日本谅解，以在察盘据，故应向中央报告，及要求派宋赴察，由我军解决。冯治安、刘汝明则立即表示，决不能去打冯，对向中央报告亦认不宜。余曰："中央为解决此事，必派我军入察；而在察聚集者，或为旧识，或有渊源，以收编方法，即可解决。宋采取秦之向蒋陈报及冯、刘二人之决不对冯用武力并同意余之只用收编方法。事如我等所料，除极少数外，众皆接受改编。冯不得已，只得离察。

五、察哈尔事件

塘沽协定乃敌人在侵略进行中为整顿所做之暂停，亦乃我国重整军备之时机。而汪精卫、黄郛竟假日寇以自重，欲藉机以布署势力，故当日寇不断制造事件，节节进逼之时，一面屈膝俯就，一面倡"文人治华北"之说。以"河北事件"欲免于学忠之河北省主席职，黄郛劝于学忠辞职，余与于学忠过从素密，一日忽不见于，以赴天津商辞职事也。即电话问于，于谓日本要其辞职。余曰："日

本人要辞即辞耶，官不作，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事更调，成何体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二十九军誓为后盾。”于是于电北平坚不辞职，何应钦闻余劝于拒辞，召余问故，余曰：“国有体统，人有人格，今汉奸勾结日寇藉争私自地盘，何辞之有。”旋汪电张学良，要于辞去现职，调以陕甘川边区“剿匪”司令。于离河北而以商震主冀。余往见何应钦曰：“于学忠今以日寇之要求而他调，继则必要求宋哲元离察哈尔，与我公之离北平矣，今奸敌同谋，此等无视国家利害办法，我等一定拒命不受。”

敌驻军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向我国提出各项无理要求，如华北不准有党部活动，宪 兵三团与特务人员离开华北，中央军撤出华北等。余见此条件，认为中央军撤出华北，坚决不可，纵至决裂，亦有所不惜，故由天津电蒋委员长。蒋时在成都，力陈中央军撤出华北万不能应允，以中央军撤出侵略势力无法遏阻，未接复电。事在汪精卫命令下，何应钦复信接受敌之要求。

未几，察哈尔扣留日本人四名，日方提出抗议。何应钦、黄郛召余往询，余曰：“日人由多伦入察境，以无护照见扣，此正告我国之主权也。”黄曰：“今日如是，则影响中央之外交矣。”余曰：“今日中央对日本外交，余甚不赞同。”黄曰：“中央早拟调二十九军‘剿匪’，宋哲元离察；此均为中央之决策，统希遵行。”余曰：“此自当向宋军长报告，亦将向蒋委员长面陈请示；但余为二十九军军代表，可以请即转报汪院长，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定将本喜

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语毕，余愤然离去。遂即以电话告知宋哲元约集干部会议，并赶至西直门搭车赴察哈尔。与宋等会议于张家口。余报告一切，宋曰：“余决不做于学忠第二，吾等如何对付，要用尽办法。”张自忠起立曰：“敌奸一律，起兵杀之。”冯治安等相继表态。秦德纯曰：“彼可使陈觉生与日本联系，试解决此事。”余曰：“汪黄外交，对日委蛇，决不能餍其所欲，此等媚敌求荣之辈，无视国家，不要华北，我等只有挺身而起，挽救危亡，幸望大家加紧备战；余当即去成都向蒋委员长面陈。陈觉生系黄郛委任之亲信，此辈‘日本通’中，有已是敌谍汉奸，陈有此嫌疑，中央亦不容许地方办理对日外交”。宋谓：秦陈已经较为融洽，故由秦与黄郛敷衍及与日谈洽；嘱余从速赴蓉：军队立即备战。

余次日返平，向何应钦报告我军意见后，赴成都，晋见蒋委员长详细陈报一切。蒋曰：“华北如此，形同丧失”。甚为激愤。余曰：“当日寇提出要求，即以中央军撤出华北事，绝不能认可，由天津电请裁夺，以未奉复示，故未再做报告”。蒋随由办公桌内检出电稿示余曰：“是与汝不应撤军，有不同者否？惟此电发出，孰意汪竟尔不按我意，下令撤出华北。”余陈报二十九军之事曰：“二十九军屡次执行命令，均完成任务；喜峰口抗战更证明忠勇；今中央军已被撤离，请留之捍卫华北，并请仍由宋主察”。蒋俯允，并允即电汪精卫。余力陈黄郛之不当，请由何应钦主持北方大局。蒋允诺。出行辕，与杨永泰遇，约游武侯祠，游未竟侍从副官来告，以委员长顷接一电报，甚愤

怒，令速回。余急返行辕，委员长出一电示余，乃刘玉书、雷宝善、殷同等电报日本土肥原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件将行扩大。蒋曰："若何"。余未及答，蒋曰："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即嘱余乘其飞机速归华北。余飞至重庆，以雾大停留三日。见报载，宋哲元业已免职，欲返蓉，又虑宋等待消息，遂行，经汉口，时张学良驻节武汉，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相晤，张谓："汪等初来电免宋职，当即复电，请汪撤回免职令。余辞出，即在武汉电二十九军南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嘱持余电报亲晤汪、黄，免宋主席职及调二十九军"剿匪"，决不接受。抵平，赶夜车赴天津与宋哲元相晤。

余述毕此行情况及蒋委员长已允所请后，宋曰："汪、黄不顾我等再三表示，公然下令撤职，故已命秦德纯与土肥原洽谈，土已申明不仅察事件由双方了结，并将给予支持；日驻天津军队司令官梅津、参谋长酒井均已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余曰："事已至此，容我将此种情况立即向蒋详细呈报；并以我个人名义发通电斥责汪、黄卖国，代表我方对其等之答复；我即率同各师长移兵北平。"宋曰："如是固佳，惟恐汪、黄等必将对汝报复，汝受损害太大矣。"余曰："为国家、为团体，愿承担之。"于是，由宋叙述与日酋等之会谈详情，余执笔疾书报告，令余副官王崇贤贴身密藏，连夜火车、飞机送呈蒋委员长；对汪、黄通电中，指出："借口日本要求以免宋哲元职，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六、冀察政务委员会之成立

蒋委员长收到余报告后，即电召余与宋哲元赴成都一行。宋不去，召集干部会议，曰："事处此状态中，怎能轻意前往，自缚手足，任由处置。"众皆一言不发。余曰："余专责与中央之联系，委员长为吾等之领袖，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在汪之撤免、调动尚未解决下相召，是否前往，关系团体前途，军长不拟前往，岂能勉强，是否余再为陈请，俟华北局势稍定再往。"众曰善。

汪精卫、黄郛对余之通电无以置答，却由南京函电召余前往会议华北局势。宋曰："汝公开通电责骂，汪既不撤免汝之军政职务又不自认错误，而南京一再令去会议，岂能前往。"余曰："余当复以华北局势如是严重，军政公务在身，岂能前往会议，而再斥责之。"余派执法队前往殷逆在平宴所逮捕殷逆，殷已逃逸。黄郛系统之人部分自惊而离平，汪、黄手下在京沪报上，对余造谣诬蔑以为报复。

华北局势僵置三月之久，蒋由成都返京，始做解决。中央决定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等北上，宋与余即致电欢迎。

在此期间，蒋委员长见宋不赴蓉，派魏道明及魏夫人郑毓秀博士以私事为名北来，做游长城来张家口相晤，详

细询问秦与日本相谈之目的及日本对宋之态度。余指出，日固藉机支宋反中央，然余可保证二十九军永远碧血丹心。郑要与诸师长一见，余召在左近之冯治安、张自忠共同晤谈。魏曰："华北局势如是，诸兄重担在肩，深望有所指明。"冯治安遥指长城方向曰："每念八千弟兄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吾三人乃患难兄弟，生死与共，一切由仙阁大哥代表。"张自忠曰：此言可对天日。郑毓秀起立曰：三位短短数语已解决所向，并感人肺腑，因事在身，恕告辞矣。率魏而去。

几次干部会议。秦德纯因"秦土协定"受中央指责越权，及商震公开骂秦与日本勾结，以及宋离察时令秦代理主席而中央发表余为察省主席，秦德纯等在干部会议中表示消极，曰："为团体甘愿担过，然不愿再负责与日本洽淡。"张自忠曰：仙阁大哥行前曾嘱不能与日签立协定，虽受逼亦确不妥。秦闻之，益不愉。余曰："绍文（秦）不仅为团体，亦为国尽力矣，如不然，汪精卫之卖国夺权更难制之。"宋曰："诚如是。"要秦勉为其难。又曰："日方在与绍文谈判后每即要求面晤表态，深感不便。"提出：今后或有时需我陪同或有时需我代表表态。余曰："需时自可。与日本一切谈判则仍由绍文一人进行，对事较宜。"余并建议宋减少与日直接谈判。余又曰："天津派人约我相见，我已推却；大家亦均有不同日人之邀请，日寇及汉奸正上上下下，四面八方对我渗透，余在苏联时，深感苏在此方面占优胜，故除令军法处加强保卫工作及依靠中央之情报外，尚望大家警惕。"众均同意。

为抗日同盟军改编事之干部会议，先宋以改编部队中之东北义勇军部队大皆为与我之渊源，如李杜、马占山、冯占海之旧属，及余妹丈柳树堂带出之家乡子弟三千余人，故要我兼任该师师长。余以负责政务及不时前往中央，影响练兵而推荐郑大章、柳树堂等为部队之将领，宋同意。余报告余与冯治安对部队之改编工作。张维藩曰：此次改编同盟军，遭遣散者多为旧西北军，东北义勇军来归者收编，以之，一些人藉之对仙阁散布不满。余曰："诚如是，冯先生及部分人更增不满矣。吾等皆知，冯先生失败在于军阀本质，将领认识于此而或离去或勉强追随者以及下级官兵较难知此而盲从者自应改编；然如已沦为土匪或不明是非而一味作乱者则只有遣散矣；东北义勇军则系与敌人血战中杀出者故均改编；本天下为公、国事为公，收编决不改编；本内举不避亲，荐以最相知者为将领。"众曰是。

何应钦、熊式辉由平汉专车北上，陈仪偕李德一由津浦转天津与日本接触，盖陈与现任日司令官多田诣属师生，李德一亦一日本通也。陈李将日方意向报何，何遂召集会议于居仁堂。参加者为何、熊、陈、宋、秦、余六人。宋、秦二人将彼等与日方之晤谈详加说明，余表明吾等始终主张何来华北主持之意，六人反复计议后，展开与日之会谈。在日本要将中央势力排出华北以及认定宋必反中央之判断下，双方激烈讨价还价，最后产生"冀察政务委员会"。日本提出王揖唐、王克敏等亲日分子以及汉奸陈觉生、潘毓桂等于其中，中央提出刘哲、万福麟以及二十

九军诸人以对抗。刘哲任常委（其他二人为王揖唐、秦德纯）一事，日方原反对，我方坚持下方定。在华北之布局方面，蒋委员长来电征询余意见，余与宋相议后，呈请由宋主冀，复电见允，然通知将余由察哈尔省主席调任天津市长，以多参加宋日之商谈。余感不宜，请勿调，未蒙采纳。

事毕当晚，何应钦、熊式辉、陈仪及余四人于居仁堂晚餐。陈仪曰：日本支持宋如是，使人难以相信宋日之间无秘密协议。余曰："一、宋与日之晤谈均一一详告我转报蒋委员长；二、余返华北后，陪同宋或代表宋与日晤谈以表态，证宋所言皆实；三、与日谈判之事务，系由秦德纯经办，秦以敷衍手段取得日方信任，然秦有其方寸，秦对宋委派其之任务目的，每项均向我详细进述；四、宋一直要求何先生来华北主持；故宋与日决无任何秘密协定。"熊式辉曰："始我于兄，兄竟以地方负责官吏而公开通电辱骂中枢首长汪先生，实窃以为非，此次北来，方明是非，余当向中央陈述，澄清此事。余率尔而言曰："蒙兄见谅，敢布腹心，亦请诸公指正；将华北闹到如是地步，实汪先生一人所为也；自喜峰口抗战起以至冷口止，其间腾为种种拨乱人心动摇士气言论，致华北军事，不可收拾；塘沽协定，日军撤出长城以北，固载于明文，而汪竟划冀东二十二县为特区，以殷逆为专员，留下华北祸根；更为结托日本，倡文人治理华北之说，竟同意敌方要求，将中央军撤出华北，并逼令何公函复日本，致成敌人渲染之所谓'何梅协定'，进一步又逼令二十九军撤离华北，吾

等不能坐视华北葬送于汪之手，故起而抗此乱命，余不仅一直及时向蒋委员长报告华北实情，更专程前往成都请命；在汪一意孤行之下，余方不顾乌纱帽以至生命危险，公开通电，责其卖国也。汪等固不能不衔恨于余，挟其权势，捏造谣言，贼喊捉贼，对余诬蔑；今在蒋委员长力持正义，诸公不避艰危毅然北来下，方使事实大白于诸公之前，然此中内情见天日之时尚早也；试问中央要人无不精于政治、老于世故，岂对汪之所为浑然不知耶，而为维护中枢有所不便也。而外寇内奸亦混水摸鱼，藉机攻击我为名，攻击委员长为实也。一次余陪宋与土肥原晤谈，土以经济'合作'相逼，宋推拖以余负责政务，由余考虑。余即曰：'此非经济合作乃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恼羞之下以枪相向，余立即拔枪对指，怒斥曰：'汝欲决斗耶，可出室外决，不死不休，如何。'土即收枪矣。弟之作法如此者，第一，崇奉祖宗清德，未敢有损正气；第二，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第三，于院长以革命同志相推许，有此三点，不期有补于国家，挽救华北，收复家乡，将何以为祖宗子孙耶。"言至此，不由泣下。熊等归京，举以报告中央及蒋委员长。于右任院长听取报告后，电余曰："华北一切，经熊等报告，浮言为之一扫。"

"兄公忠体国，挽救华北，亦知旧之荣也。"蒋委员长专电，派魏道明北来。

蒋委员长手谕由魏道明赍到，共十二页四段，都千余字，其要旨为："熊式辉等归京报告，俱审于此危疑震憾之时，为挽救华北危亡，兄不避艰虞，奋斗牺牲，深为感

奋；倭寇侵略，逼此城下之盟，今后华北危难方殷，明轩此次拒绝内调，不肯相商，更与日方联系等事态，实甚隐忧；今后二十九军居华北前线，全军动向，关系大局，切望兄肩此重任，不负所托；我与日寇终将一战，请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余展读至再，深思至再，将信谨付魏道明，请魏指教。魏曰：“委员长之指示，高瞻远瞩；此为不争之事实，亦为对兄之信任也；两项任务，关系国家，请兄勉力为之；并候兄之复意。”余曰：宋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均为爱国之士，宋此次乃系汪精卫所逼；来日方艰，余当以生命维护二十九军永葆忠贞。

七、板垣晤谈

蒋委员长之函示改以魏道明所传达，将与日终将一战之决策及二十九军任务一一告知七人。余与宋二人对之详议多次，在中央有人对吾等有所指摘上，宋不以为然，曰：“汪、黄二人出卖华北，吾等乃救华北，不识者为有成见及别有居心也”。余曰：“容以事实答之。”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均为终将一战之决策振奋。

冀察政务方面，在干部会议讨论中，有关经济，余曰：“一为抵制日本之经济侵略，一为振兴经济，民富国强为救国之本；昔李鸣鍾约我赴绥远，余即请委以开发河套以

使民富为要求，此后果对西北军有所助益，今日国事如斯，益然。”众有同见。余做四事：一拒绝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及合作成立天津市电力公司，对其所谓之经济提携、合作，余即以合作必需平等为前提，如是抵制之，一减免捐税七十四项以解民困；一举办天津市历史沿革之黄会以带动整个华北商业发展；一兴修各河流之农田水利。

有关对日外交，余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之原则。宋曰甚是。秦德纯每在与日谈判有所段落，宋即亲自出面或嘱余代表表态，余即以倡和其口号相敷衍推拖之。秦在干部会议中曰：图穷匕首见，势难持久，深感穷于应付之难为。余曰：“此即苦撑多撑一时，即为对国之贡献；吾等甘愿跳此火坑，亦深感为国牺牲之荣也。”

秦德纯告知宋及余曰：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云，板垣有令，将自东北来津，要与宋及余亲自分别晤谈。三人合议，此举非常。板垣为日军在华北最高级负责人，何竟要来分别晤谈宋及余，此必为将有异动而需判断也。余曰：“宋以听其言，测其意；余以听其言，观其意。”宋曰：“可”。

板垣自辽宁专车抵津，吾三人迎之于车站，宋宴之于私邸，宴毕秦及余即离席，宋与之相谈。板垣径以华北独立，反蒋相要求。第二日，余宴请于官邸，二人相谈。余请其声述，其请余先声述。余曰．“中日两国真正平等合作，始能与世界争衡，如舍远图而近私利，则大东亚主义将成梦幻，日本帝国恐非长久矣。中国乃仁义文明之邦，

历史悠久，四亿人民，孰不爱国，疆域辽阔，腹地宽广，进可攻，退可守，巍巍大国，岂容轻侮。贵国侈谈亲善，高谈合作，乃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妄图覆我中华，宁非自至危亡。何况苏联雄踞在旁，必收渔人之利。余料不出三年，欧洲战事必将爆发，苏联势必参战，中日如事先从事准备，静以观变，一俟其疲惫不堪之时，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攻取海参崴、兴安岭，中国直捣贝加尔湖，会师乌拉山，可一举扫尽苏联东方势力；南部日本兼南洋各岛及菲律滨，出爪哇、苏门达拉，取新加坡、波罗洲，解放亚洲被殖民各地，我出兵缅甸、印度使其不受白人奴役，始可谓之大东亚主义，日本方能执世界牛耳。利害得失，是有待今日之抉择矣”。板垣曰：“萧先生立论精辟，敢问蒋委员长在中国地位如何。”余曰：“蒋委员长是今日中国之不争领袖，全国人民之核心。”板垣起立曰：“萧先生气壮山河。”举杯敬酒。事后，吾等检讨此次晤谈，宋哲元曰：“日本之反蒋，华北独立政策定矣。”秦德纯曰：“仙阁兄处境危矣。”余曰：“所见均是，求仁得仁足矣。”

八、华北独立之酝酿

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被调回国，继任者松室孝良，曾充前西北军顾问，与冯玉祥一些旧属如张允荣等过从甚密，华北独立之阴谋由其执行。日寇在周密策划下，一

面由日酋向宋哲元威胁利诱，力言日本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一面指使汉奸潘毓桂、张壁、齐燮元、边守靖、齐协民等以酬宴、打牌天天包围宋哲元，游说反蒋，煽惑独立，谗言余为蒋效命以自重，挑拨离间宋与余之谊；及指使陈觉生、张允荣等迭造谣言，制造混乱，对余进行诬蔑攻击。而视余为眼中钉之汪精卫、冯玉祥辈亦由其追随者推波助澜，向宋施展分化与余关系。

日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哲元秘密谈商，提出由日本帮助编练机械化师三十万，派日本教官顾问之类，为数七百二十余人之多，器械、款项统由日本负责，并且日军将配合作战，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更提出余为蒋在二十九军内之代理，必须离开华北。松室孝良一次与宋即作连续三日谈，谓宋曰：从前张作霖在东三省情况与今日宋在华北情况相同，方（仿）张作霖与日本合作，必能统一中国。又谓宋曰，此关系宋前途，而萧振瀛将不能同意，需以解决。宋均以："萧，余之兄弟手足也，虽骨肉未能过之"，"容从长计议"复之。谈后，召余议此，余均以救国必须拥护中央实现蒋委员长之与日终将一战之决策，如是，方能为民族英雄可言。余亦曰："所谓张之与日本合作，不过见日本有轨外行动，即将日本领事馆用兵包围，与连夜赶筑铁路线四条，而日本固无可如何也，张从未有卖国行为，而郭松龄叛张事件，非日本所煽动者乎。今日本所谓助我，要吾等作石敬瑭、吴三桂而已，其下场亦将如是。"余又曰："内有七百多名教官、顾问，外有日军大队随行，军队将成为附庸、日之炮灰矣。此不仅必受

全国之反对，亦为我全军将士所不容。”更一再言：余当在必要时离开华北。

一星期五，余归北平出席政务会议，秦德纯深夜至余寓，曰：“宋将任齐燮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宋云此事兄必反对，然其已语齐矣；现齐等终日在方城战中向宋鼓吹反蒋独立，武力统一中国，实堪忧虑。”又曰：“此为日本所指使也，据闻，齐等曾向宋云，兄究为宋，抑为蒋，以兄是否坚持拥蒋，证之可也。”言下，心态沉痛。余亦为之沉痛，曰：“今日至此地步，诚非所料，余仍当力谏。”次日晨赴宋宅面宋，询以齐事。宋曰：“齐昔为大帅，久官军旅，邀来，以助我声势。”余曰：“齐固旗帜鲜明之倒蒋叛国军阀，何能开门揖盗？”宋曰：“其来，亦未能有何作用，知汝必反对，然我已许之矣。”余曰：“余实羞与其伍，其来，余当走。”宋曰：“何如是言，容再议。”

一日，宋电余即返平，谓有要事相商。及见，宋曰：“决定讨蒋。”余曰：“何故至此。”宋曰：“日本已应允只供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唯汝一人尚异议耳。”余曰：“吾等受蒋栽培，方有今日；更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余首当自裁以谢国人。”宋愤然曰：“汝不我听，孰敢不听，无怪有人谓汝听蒋而不吾听也。”余痛心疾首曰：“既如此当自裁，以全弟兄之义。”即拔手枪自裁，宋急夺枪，余不禁大哭，宋亦哭。稍时许谓余曰：明日大家研究。隔日宋召众人于宋处，宋曰：

“今日外患危急，国内四分五裂，吾等如无办法，必将身死国灭，大家看是否从众讨蒋。”余起而言曰：“日寇多田、松室孝良诡称助我，实为妄图利用以灭我国，试问今日国家危亡之秋，又何能兴内乱，如是则必至身死国灭，为天下笑矣；更蒋已定一战决策，唯有拥蒋抗日，方能救国，岂能昧此根本耶。吾等系出农家，祖宗无德，何有吾等为其子孙，使能作用于国家，若有德性也，今不为根本之图，若陷国家于危亡，将羞见祖宗于地下。言至此，衷怀苦痛，不禁而哭。秦德纯起立大哭，言不能出。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张维藩均哭。宋乃起曰：“不要哭，改日再议。”

张维藩来余寓曰：“石友三语宋，现军队不仅师长，旅长亦多与兄结拜，宋将难以掌握矣。”宋相告时，张回复，此乃石受日人之命，而作此说也。秦德纯适在坐，曰：“宋亦向其语此，余应有以释之。”余曰：“余如言此，自感痛心。”

日本多田骏特召宋至津，云余不能再在天津。松室孝良径告知，余为蒋在华北之代理，余邀之雷嗣尚为蓝衣社负责者，均需离华北，开干部会议时，余曰：“今日形势，余当呈报中央，请辞，去南京”。宋曰：“调河北省如何？”余曰：“日本岂能甘休。”宋曰：“回平整顿我军和政务。”余曰：“余意张自忠调津，刘汝明任察，冯治安主冀”。秦提及松室孝良现私收我方每月一万元，有相助之意，然身不由己，张自忠拍案曰：“绍文何竟如是谬论，果如是，其能任特务机关长耶。”余劝止。此时日指挥汉奸正大肆散

布谣言以惑人心，遂有流传余与张自忠在会上冲突，张自忠更竟动手相打，干部已分裂。张自忠愤而提出，应公开乃彼与秦相吵。余曰：如是，今后岂能与日本周旋？造谣者，固有其目的，然谣言止于智者，何况如此荒谬。

中央对华北独立酝酿，自有掌握。见余请辞之呈报，蒋委员长复电指示不要辞职。于院长亦函示教导。余再报告情况并呈明一定布置妥当。蒋派傅汝霖北来，议后，余即辞天津市长职，移住北平香山寓所。中央得情报，日本已有暗杀余之计划，冯治安特派一营人于香山周围加防。

有日，宋电话相召。余至，适宋对二十九军张参谋长樾亭大发雷霆，令张赴南京问蒋，曰："第一投降，第二死，第三跑；汝问蒋我走那条路子。"张离去，秦德纯至。宋对余曰："汝赴西山，此正为紧急时候。"余遂曰："眼前情势诱迫，天堂地狱决于一念之间，方华北局面初成之时，汪精卫等造谣余等卖国，吾母至两月不能成眠，吾弟遗书责难，迨后是非大白始定。尝闻老伯母言，多经艰难，致得宿疾，迄未能痊愈，如今日吾等运作危及国家，何以对慈母于万一。"言至此不禁泪下。宋亦泪下，令副官通知张参谋长与余商洽去南京之事。秦随余出宋宅之时，谓曰："为此亦已曾一再向宋痛陈。"

当时两广计划倒蒋，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即由何其巩主稿，以马电致中央。蒋电余，谓马电口吻以两广与中央同立于平等地位，殊属不当，梁漱溟奉韩命赴平，即予制止。秦德纯等均有所闻而询余，表示忧虑。余曰：余当制

止之。梁果衔命来平，两广代表王秀文、潘宜之亦至。余嘱宋左右不与通报接见，并特至平市邀与梁相识之人宴会，曰："韩之军阀素行，为吾等深恶，岂能容其叛乱？"梁访宋受阻，又闻传言，故报韩，称宋不倒蒋，韩即电中央，谓马电乃宋之意。宋以左右皆不赞同，形甚蹇促。见韩电，方悟。两广王季文、潘宜之数相敦劝，陈济棠电报相诘，宋至是不予置答。平汉铁路局长何竞武在华北，庞炳勋亦留北平。庞至余寓相访，谓如此大事何不相告，手书"宋倒蒋独立"字示余，曰："已电中央报告矣。"余知庞与秦素善，乃责秦曰："是此，将置宋于何地。"秦曰："非是吾等相劝，否则几其不成大乱乎？"余即访何竞武，请其急赴南京禀蒋，对两广决不可用兵，否则必致牵动华北，则腹背受敌。后中央以政治解决两广问题，陈济棠下野而结束。

张自忠至香山陪余住五日，傅沐波电魏道明飞平至香山小住。张谓余曰："事竟如此，听我两月之后，定使宋不得不离去，否则我非张姓也。"余曰："决不可如是；国事为先，义气为重，本此，余生死均非所计；今中国安危系于华北，故以一切听从中央，为全兄弟之义，余愿牺牲。"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共来聚议，众义愤填膺，均要举兵。余哭而言曰："吾等妥切布置，抗战操诸吾等之手，举兵起事，余宁死不为，容余赴中央请示。"众泣，张大哭而去。魏道明返南京，蒋委员长电余即赴京会议。

宋在群奸包围下，坚令发表齐燮元等分任政委会委

员。迨齐等十余人自津乘火车将抵平，冯治安等人正在余寓相聚。副官长王培臣向冯报告齐将抵平车站，冯起而曰："此等汉奸如不杀之，将何以对国家。"语毕即走。赵登禹拍案而起曰："今必尽杀群奸。"起而行。刘汝明亦击桌而起曰："当杀此辈汉奸，以明示天下。"言毕亦去。余呼冯等不应。秦德纯、张维藩奔出力挽再四曰：如此大事容作商量，众始回。余曰："如此群奸固死，而宋将无以自容，日寇藉之起衅矣，恐将误国"。言至此，不禁痛哭。众始罢。

次日，赴八德堂见宋。余曰："奉召去南京会议，拟暂留京。"宋坚不同意，曰："在多田等逼离下，可出国一游即归，决不能留中央。"余曰："是余将行矣，余意我军交由仰之（冯治安）负责，作此布置余可心安。"宋曰："悉由汝安排"。余曰："诚兄弟也，吾等可自慰矣"。二人同泪下。余又曰："荩臣（张自忠）在前，子亮（刘汝明）在后，仰之主冀居中，准备应变，望多珍重，好自为之。"二人不禁痛哭。

一周后，余飞南京，何部长应钦在机场相候。

九、双十二及七七事变

飞抵南京，值旧历九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度其五十生辰于洛阳。报蒋抵京，蒋电何应钦。何持蒋电，谓华北需

即筹确实办法挽救。何曰："汝回华北代宋，改此局势。"余曰："不可。余亦不为，有决策之时，余保证全军听命。"何曰："既如是，候委员长回京再议。"

杨虎、杜月笙邀赴沪。余抵沪，在杨寓接孔院长祥熙电话召杨及余即往。至孔宅，蒋夫人在座。孔曰："委员长在临潼被扣，生命可虑。"余曰："张学良余知之甚稔，委员长生命，绝无危险。"孔曰："杨宇霆、常荫槐非彼所杀乎?"对曰："非可等论。中国安危系于委员长一身，以张为人，决不致此也。"余同孔返京。何应钦受命为讨逆总司令，主用重兵讨伐，孔与蒋夫人主用人情营救。双方意见稍有不同。余见此情况，向孔曰："今大难当前，内部曷堪再有意见。何主用兵，乃应有之举为有效办法，说人情是缓和办法，今日情势，必须并用。"孔同意下，余邀何至孔宅，三人一谈，意见冰释。一日，与张季鸾共至孔处，余谓应与苏联洽谈救蒋事，张曰甚是。孔派余往洽，余至苏联使馆访鲍格罗夫，谈明来意，而谓之曰："苏联之敌，乃日本也，中国除蒋委员长外更有何人可领导抗日，中国无办法陷于危亡，苏联岂能安全乎，故请相援"。鲍曰："如何协助"。余曰："请史（斯）大林大元帅责令第三国际，令中共设法释放"。鲍允呈报。相谈余以西北军所派至苏洽谈援助以及友好之苏将领，甚洽。鲍派武官随余晤孔、何。孔、何又为解释我国情势。从此始，苏使馆逢节日，年年相邀也。

二十五日蒋飞抵洛阳，张学良亦随至洛。次日返京，蒋召集三十人谈话，报告遇难经过后，默思不言数分钟之

久，始谓张学良、杨虎城此举，固属非是，但能使余归来，国本未受动摇，国法人情皆需两尽。冯玉祥大声曰：临潼用枪射击之时，国法何存，人情安在。于是，人声杂遝。蒋即上楼，召余询问华北情形。对曰："一时不至出变故。请委员长休息，再为报告。"数日后，蒋回奉化，甫些日，派贺耀祖来接。余随同赴见。时蒋卧床疗养。余报告华北情况后，蒋曰："魏道明回来后，始略为放心。"余边陈述刘汝明之忠贞表现，以及行前与诸将领共议之应变步骤，并曰："军务已由冯治安主持，宋哲元亦终将有所明悟，现双十二事故，日本势将提前其侵略步伐，最后一战将临矣，华北似可不作变动，以尽拖延之效。"蒋曰："容再定。"蒋又询及石友三、殷汝耕之武装情况。对曰："石现武装力量尚差；对殷逆，经运用，其部队之主要人员，已经与我密约，随时起义。"余提出，请派出国一行。隔十日，蒋再召见曰："华北可依汝之意见，惟是否暂缓出国。"余请以短期，蒋允三、四个月之期。中央遂发表以实业考察专使。余报宋，宋令二十九军驻沪办事处长李广安送来补助费。

二十六年，孔祥熙奉派为参加英皇加冕特使，遂偕行至英观英皇乔治第六加冕礼，盛况空前，殆所仅见。按考察计划主为英、德、苏、美四国，藉知世界大局之所向及经建之方针，遂于参观英、德及西欧各国经济后至苏联。苏工业落后，出意想之外，如炮厂设备落后，步枪重七斤半而射程差，坦克与德国相较，优劣甚显，民用工业所差更大。在苏各地参观十日，取道波兰赴捷克。以秘书名义

陪行之刘凤竹（曾任东北大学副校长）曰：欧洲之行将毕矣。及抵波兰，见报载芦（卢）沟桥事变发生。至捷克，接奉蒋委员长电召回国。至英购飞机票不果，乘赴美国之飞机至美，又转经菲律宾，返上海。即赴京谒蒋。考察之行，计九十七日。知赵登禹壮烈殉国，已成永别，我心痛伤，蒋委员长时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余为该部总参议。令赴华北前线负责军队之人事以及督导部队作战。余请示原则后，赶赴前线。大本营拨给火车专列一列、汽艇两艘、汽车三辆以为辗转前线之用。除始终相随之秘书李德润、副官苏占元、王崇贤、果秉文等因同余家人自北平逃抵上海，得随赴前方外，其他人员经有关部门配齐名额出发。

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经传达蒋委员长对战局之布署、军队之整顿以及人事安排原则等后，余曰："临行前，蒋特嘱转告，以往不咎，唯在今后望好自为之。"宋闻而感慰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又曰："责在自己。闻汝受命，略感安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张自忠）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幸仰之归拢部队南下。"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因将领对秦有意见，军总参议改由张维藩继任。

冯治安、李文田、何基沣等与余相聚，皆痛哭 。为赵

登禹、佟麟阁之忠勇牺牲，已永别也。冯曰："彼坚持下令抵抗，燃此民族抗战圣火，虽死无憾。"又曰："不在北平，张至平事不详。"何曰："彼率部队在芦沟桥坚决迎战完成大家及全国之共愿矣。"李文田云："正在天津指挥三十八师与日激战冀东殷逆，部队在张庆馀、张韵楼（砚田）率领下，即时起义，杀日人数百，生擒殷逆送平，而北平突然生变。现所说各异，唯荩臣之不满已非一日矣。"

余与宋哲元、冯治安、李文田、郑大章、何基沣等商议后，对人事安排，报呈蒋核准。并电刘汝明率部南来。以后逐步将部队扩编为七十七军由冯治安任军长，五十九军由李文田代军长，六十八军由刘汝明任军长，骑兵第三军由郑大章任军长，宋任第一集团军司令。

石友三于战事起后，亦向日军作战，并扩军较速。经报告其情况，准扩编为师。余向其恳嘱曰："今日民族圣战，切望今后服从中央杀敌报国。"石表示甚为坚决。

时原东北军万福麟、刘多荃、吴克仁，原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等部队归第一战区，对部队之扩编及人事安排，亦得以略尽心力。

于此圣战，在使抗日志士得以效命疆场，有利抗日力量之壮大方面，得尽一己之力，余感自慰于心矣。

在犬牙交错之战场上，余穿梭其中曾一日遇险两次。当余专车于泊头镇，受敌机扫射，余在车中未及下车躲避，卫队战士王长胜、姚金标受伤。当晚乘汽车赴前线，途中又遇敌便衣队射击，汽车中弹，人无伤亡。

冯玉祥原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因韩复榘反对改

为第三战区，旋即辟第六战区委冯，期冯对抗日有所效力。不料冯甫到沧州，竟然既不遵守大本营之军事指挥系统，亦不筹划对日之作战，而派其私人代表纷赴前线防地与原西北军各将领联系，要求分拨部队至其处，并交付私人密电码作为私人间之秘密联系。各将领均以此事向余询问，余仅复以冯北来，应表示欢迎，共同抗日，然现为国家之军队，一切自当遵守国法军纪。在众将领表示欢迎而不肯私拨军队下，冯即以众将领如是听命于我，而派人各处散布谣言，妄图挑拨各将领与余之关系。此时，我军事情报部门已得到有关冯之此种非法行为之报告，戴笠特来前线，并询余究竟。余曰："余与冯自昔时于西安以余释放几千无辜被捕青年而翻目以来，又历经如是过程，为免有成见，故请径向各将领询问。"冯情过急，直接走访宋哲元，宋不欲相见，闻冯来访，避走泰山。宋则始终并未与余谈及冯来访之事。冯又召见冯治安，冯治安正在前线对日军作战，未能前往。对此，余亦不知。冯玉祥则罔顾国法，接连对余进行暗杀三次。余尚浑然不知中。第一、二两次直至来渝张树声将其徒弟之信示余，方知其时任冯之卫队长，因感于昔于西安余曾释放其叔父之义，未执行冯令而均以未遇推却。第三次，冯另委人于枣庄车站进入余专车，与留守卫队冲突，伤参谋霍义之，事方得暴露。余则在前站已下火车赴前线视察而未在，大本营遂即撤消此第六战区之议。免冯职。令即回南京。冯始终未在抗战中担任实际职务，从其军阀本性，实亦国家之福也。冯一生以倒戈起家，纵兵祸国，死伤百姓士兵何止百万，

杀害无辜亦何止万人，至派兵盗墓窃取国宝、贼首贼尾暗杀政敌、更何足道；又则四处勾结列强，出卖国家，取得日苏之军火人员之支持，然而始终口口声声高喊救国救民，抗俄抗日。此之谓军阀也哉！

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昧（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又曰："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唯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张在济南，中央有令，已受软禁待解中。故余即赶赴南京面蒋委员长陈请张事。蒋听取之后，允予考虑。余遂即往见魏道明、郑毓秀，谓之曰："张自忠昔日在华北危机动荡之时，与冯治安及余曾两次向中央表态：张垣、长城，北平香山均赤诚誓言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人在华北在。今日张血誓请求容其死在战场，以报领袖之大恩。敢请贤夫妇仰手相助，成其死志。"郑慨然曰："此应为也。当全力成之。"后蒋赦张并派回部队，此诚乃领袖之见也。张践其言，一直与敌死战，屡立勋功，终舍身成仁。此期间不断与余书信电报紧密联系。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余迎其灵柩于嘉陵江畔，哭不能禁也。

当余自京返前线，向宋哲元详述张自忠之自责及求死之志，望予谅之，宋感动。宋在前线奋力指挥作战，然全国舆论仍纷纷不谅。精神受迫甚重。在部队撤过黄河上，略有延误，钱大钧持军令来严限时刻。宋一时紧张，不能起立。余向钱曰："如部队违时，由余负责，承受军法。"并即电蒋，详呈情况，事方解 。宋身体不支，要余报蒋，请予病假。余遂专程向蒋面陈，蒋批准。宋于二十七年初去衡山疗养，后转至四川绵阳。二十九年四月初病逝。余心哀伤。

在二十七年，秦德纯、张维藩二人先后携眷去香港。中央命余召二人返回参加抗战。秦自香港归。张则未归，后回沦陷区，深为憾焉。

二十七年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改由程潜继任。余仍留任总参议，得参加些重要战役。二十七年冬武汉撤守，程潜调离第一战区，余随政府由武汉至重庆。二十九年夏请辞政府职务。除为原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之人事以及四川军政面陈蒋委员长或受命至成都、川西之外，余不参预其他。

三十一年初，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为助余之生活费用，给以大同银行股份。宋哲元夫人以及袍泽老友等皆为之投资相助，遂任董事长名义，得以解决生活所需。并将所余支付公益，为此时艰，一尽心力。

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邀余办胜利建国会。为此，谣诼纷起。有谓之为政党等，惊动朝野。蒋委员长召询，余曰："为胜利，为建国，千万人死难矣。此会仅为此而

矣。”

近患血压病症，每思宋、张、赵等患难弟兄均已生死永别，回忆华北往事之幕幕经历，有感于应以纪实，故书此，留待百年。

三十三年九月十八日于渝郊西山新村

首届萧振瀛将军学术研讨会简　况

1995年8月18日—19日，首届萧振瀛将军学术研讨会在白城隆重召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著名学者王冀教授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一行十九人参加了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及科研、出版、新闻等单位的代表一百二十三人出席了大会。会议由萧振瀛研究中心主任、白城师专历史系教授张文喜主持。大会分四场进行，共收到海内外学术论文三十五篇。

会议围绕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的一生，展开热烈的讨论。尤其对萧振瀛将军在1927年西北“清党”时，违令释放三千余爱国进步青年，1930年组建二十九军，1933—1936年在长城抗战及其后苦撑华北危局，同日寇进行艰苦斗争，以及在全面抗战期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共产党人真诚相处等事实上，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萧将军爱国爱民的光辉一生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形成共识。会上，美国代表团团长王冀教授兴奋地说：“通过参加这次研讨会，祖国史学界的发展和活跃使我感到意外，中青年史学家的水平之高，尤使我感到惊奇”。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国内外史学界同行切磋

了观点，增进了友谊，提高了学术理论水平。

会议受到各级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美国代表团在长春逗留期间，代省长王云坤、省委副书记张岳琦、省政协主席刘云沼、副主席张铁男、省委统战部长李玉堂等领导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8月22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后，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长王兆国会见并宴请了全体成员，在宴会同时，举行了别开生面的联欢会。23日上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小时零十五分钟，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亲切会见了代表团，对萧振瀛研究中心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高度评价了萧振瀛将军对国家、民族所做的贡献。李主席说："萧振瀛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爱国、爱民，并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相处、友好合作。"

同日上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会见了代表团。程副委员长以历史的见证人身份也充分肯定了萧振瀛将军的历史功绩。他说："抗战时我在重庆和萧振瀛将军有往来，他对很多共产党员给予支持和帮助，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做出了贡献。"

领导们的讲话，是对研究中心全体研究人员的最大鼓舞和鞭策，也是对侨居海外的原国民党将士及其后裔的亲切呼唤与勉励。美国代表团离京返程时纷纷表示：感谢祖国的深情厚意，今后一定继续为祖国的统一、经济发展、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会期，虽区区二日，筹备，却历时一载。此间，研究

人员不惮辛劳，不避寒暑，问津书海，行程万里，深得国家第二档案馆、江苏省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陕西省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及北大、南开、南京、西北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也得到海内外史域硕彦的垂教和诸多乡长的关怀，在此深表谢忱。

白城师专萧振瀛研究中心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十日

萧振瀛将军简介

爱国将领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光绪十六年）生于吉林省扶馀县四马架乡四马架屯萧家大院。

他七岁入塾就读，天生聪颖、学业优秀。长者赞其“读书不斤斤咕哔，而神晤理解，为皓首钻研者所不逮。”后入齐齐哈尔中学读书。十九岁辍学回乡，到县城习商，先后曾经营布匹买卖和木材运输。1910年他与族叔在县城创建德昌润烧锅，任经理。后不久，参加商会并出任董事。武昌起义的炮声使相隔千里的扶馀立即动荡起来，官帖失去信用，币值骤跃，市场一片混乱，工商业举步维艰。1912年，萧考入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他目睹国事日非，遂于1916年毅然投笔从戎，历任奉系吉林督军署孙烈臣部法官、参谋、营长、团长。1920年6月，萧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力倡开荒，发展农业，因其勤恳经营，成绩卓著，全省粮食产量大增，受到奉天巡阅使署嘉奖。1922年，萧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翌年，他回省城组织“民治促进会”，以“整顿民治”为宗旨。后因批评省政，触忤权贵。省长王树翰下令强行解散会员，萧本人被扣押。后经东北军元老莫德惠、刘哲等力保，获释前往北平。

1924年秋，萧应李鸣锺之邀去绥远，参加冯玉祥之西北军，出任督统府咨议兼临河县长，后升任包（头）临

（河）道尹兼五原县长。在任期间，组织民力在黄河后河套一带兴修水利，移民垦殖。粮油丰产，使冯玉祥军南口败退后，因军粮得到保证，稳定了军心。萧自幼长于东北，对苏俄较为熟悉，冯委其为谈判代表，率员赴苏俄接洽军援，圆满完成任务。遂为冯、李和宋哲元等人器重。1926年秋，冯玉祥率国民联军五原誓师，萧率五原民团参加，被委任为西路军军法处长。冯军进出陕、豫，萧随宋哲元部调任北路军军法处长。同年，冯军攻破西安，任命萧为西安市市长兼四方面军军法处长，并指示萧参照东北大城市规模，规划西安新市区。时值关中大旱，他深入灾区、普查民情，在规划新城区时，注意保留古都遗址，同时大力开展赈灾救济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参加六月十日的郑州会议和十九日的徐州会议，先后与汪精卫、蒋介石等人进一步策划"清党"反共事件。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冯玉祥于8月10日，在西北亦进行了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即有三千余进步青年被捕。当时萧被委任审理此案。经查，所有被捕者均系爱国青年，萧以为"青年人爱国，何罪之有!"但如何处理，颇感棘手。他彻夜绕室踱步思索，觉得"用个人生命能救数千人性命也是值得的"，遂将爱国青年全部释放。萧此举受到军政界进步人士的赞赏，也遭到韩复榘等人攻击，并到冯玉祥处拨弄是非。冯一怒之下令宋哲元将萧处决。宋联络张自忠，冯治安等拒命保萧，又请出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出

面说情，此事方了。但冯已不再信任萧，将其调离西安市，改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议。

1930年夏，蒋、冯、阎、桂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张学良受蒋介石委托主持华北军政，处理冯、阎善后。萧振瀛在西北军中结义甚多，颇孚众望。众将领便推萧出面召集余部，重新组织军旅。萧在运城召开西北军由张自忠、赵登禹、李文田、冯治安、何基沣、张维藩等组成的军官会议。众意欲举萧为首，或举张自忠，但萧力排众议，倡拥宋哲元出任新军军长。议妥后，萧以新军军代表的身份赴南京面蒋。在南京费时三个月，两次拜见蒋介石。萧从古论今分析了山西之战略地位，阐明"晋中八将（宋哲元等）拒张以迎中央"之重要地位；同时亦可牵制阎锡山，防其东山再起。蒋介石颇赞赏其所见，当即拨给费用六十万元，委任萧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嘱其"向张学良请令"。萧随即赴天津面张请委，张学良将该部队编为东北边防陆军第三军，任命宋哲元为军长，萧任总参议兼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代表和军法处长。1931年，此部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九军。何基沣将军说：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官兵一致认为，组建二十九军，萧为首功。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二十九军官兵群情激奋。众将合议后，决定通电国民政府，请缨抗战。电文拟出，萧阅后加写"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一句，以表示全军的决心。为扶植二十九军，张学良让出察哈尔地盘。1932年初，二十九军进入察省。8月，萧被委任军事

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翌年初，日军进犯热河省，萧代表二十九军参加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会后，萧谒见张学良说："我们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此报国效死之时，二十九军请为前锋！"张集所部众将联名通电抗日，决心与日军一战。国民政府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3月，热河省陷落，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长城各口。奉命赴喜峰口的二十九军，又接到移驻冷口令。众将会商，萧提出喜峰乃可战之地，不应移防。经萧电请，军分会和蒋允准驻原地迎敌。当喜峰口战事吃紧时，萧赴前线，召集全体将领举行会议，决定依赵登禹"迂回敌后，奇袭而聚歼之"的建议，二十九军兵分三路，夜袭敌营取胜后，继续扩大战果，夺回高地，共歼敌五千余人，重创日军，受到国人赞扬。未久，张学良因汤玉麟溃逃热河失守，引咎辞职，何应钦代张主持华北军务，汪精卫亦派黄郛到华北主持政务。何、黄命二十九军退守通州，将士挥泪放弃原有防线，日军背信随后追击至通州。萧急驰北平，向何陈报："今黄郛予敌以欺诈得逞之机，使我军撤至不可战之地，请约集诸将共商抗敌大计。"由萧奔走召集诸将，何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上，萧慷慨陈词，历数汪、黄误国之罪，并提出由二十九军潜入敌后的作战方案，众将皆鼓掌表示赞同。后因此决议被日方探知，未得施行。5月，何、黄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8月，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日本与蒋介石夹击下夭折，冯通电下野，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察省。何应钦污同盟军中原东北义勇军为胡匪，令宋

哲元剿灭。萧极力反对，力主收编，并亲自去义勇军处作官兵工作，将李海青，柳树堂等部收编为一个骑兵师。从此，二十九军兵力更加雄厚。

1934 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935 年，日本对华北侵略更加猖獗，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而且要求国民政府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同时，从东北调动大批军队入关，以武力相要挟。汪、黄迫于日寇威胁，由黄出面，动员于学忠辞职。萧闻讯后，立即打电话给于说："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事更调，成何提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二十九军誓为后盾！"于遂坚未辞职。但后来终被调赴陕甘"剿共"。萧为此亲见何应钦，表示说，今应日寇要求调于，继之必得调宋，奸敌同谋，如此妄为，我等一定拒命不受！未久，发生二十九军赵登禹师扣押 4 名日本特务案，汪、黄果然指认二十九军此举"有伤邦交"，欲下令撤宋职，并调二十九军离开华北。萧面见黄郛坚决表示："请即转报汪院长，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将本着喜峰口杀敌之志，决不会听一切卖国乱命，救国到底！"之后急飞成都面蒋。萧在返程中，得知宋已于 6 月 18 日被行政院撤职，便在武汉即给汪、黄发电告知："免宋主席职及调二十九军'剿匪'，决不接受！"回北平后，又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严辞指斥汪、黄卖国。电文中称汪、黄此举"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汪、黄对萧电未予置理，却电召萧赴宁议事。萧拒命，并且派执法队搜捕汉奸殷汝耕，殷逃离。二十九

军依萧意见坚未南调，并在其策划下填防平津。鉴于二十九军控制平津既成事实，国民政府遂于8月28日下令，任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指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二十二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继向宋哲元施加压力，欲令其效法殷汝耕，分裂中国。宋召集部属商议对策。在西北军素有智多星之称的萧振瀛指出：“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如二十九军出头控制冀察，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占据地盘，虚与敷衍，并借此扩充军队，一时有变，不惜一战。”众将领都同意萧提出的对策，遂指定秦德纯和萧找何应钦等拟定出“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12月6日，由陈仪和萧携带方案赴津与土肥原、多田骏、酒井隆等日酋交换意见。然后由何应钦报请国民党中央。“一二·九”救亡运动，使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迟于12月18日成立，萧兼任委员。同月，萧改任天津市长，翌年1月，萧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因萧弟振泽、继子朝伍也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人劝萧要对子弟严加管束。萧却说：“青年人爱国热情可嘉，不应加以责难，”并严令天津警察局不准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他也曾到学生集会上演说，想说服学生理解当局政策。此期间，东北旅平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救亡团体，萧亦分别给予支持，曾下令冀察绥靖公署释放被捕爱国青年徐迈伦（萧靖）、姜绍禹等人，他还介绍陈健行（壮猷）等进入二十九军开展救亡工作。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势力已基本被排除华北。面对华北局势，蒋介石曾遣魏道明持手喻见萧，其中写到，“为挽救华北危亡，兄不避艰虞、奋斗牺牲，深为感奋”，“今后二十九军居华北前线，全军动向关系大局，切望兄肩此重任，不负所托；我与日寇终将一战，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此后，萧经常以蒋“终将一战”的话鼓励将士。

1935年12月至1936年6月，萧任天津市长期间，曾下令减免河捐、人力捐等七十四项捐税，制定计划兴修农田水利。在同日方多次接触中，萧坚持主权原则，拒绝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和成立天津电力公司。在一次陪同宋哲元与土肥原会晤时，土以“经济合作”相逼。宋示萧应答。萧当即表明：“此非经济合作，乃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恼羞之下拔枪相向，萧亦从容起身，抽枪相对，并厉声说：“要决斗请到室外，不死不休！”土被迫收枪。事后，土对别人说：“萧振瀛胆大如斗。”在一次与板垣会谈时，板垣以华北独立、反蒋相要求。萧侃侃而谈：“中国乃文明礼仪之邦，历史悠久，四亿人民孰不爱国！疆域辽阔，腹地宽广，进可攻，退可守，巍巍大国岂容轻侮！”坚决反对华北独立和反蒋。他曾多次提醒宋哲元：“大敌当前，日寇必欲亡我，我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有人提醒他说：“日本人搞华北独立政策已定，你的处境危险了！”萧坦然回答：“诸位所见都对，但于我求仁得仁足矣！”他的态度和作法终为日伪所不容，便使用各种手段

逼萧离开华北，脱离二十九军。为顾全大局，萧安排好华北各要职，张自忠镇津居前，刘汝明驻察镇后，冯治安主冀居中，以准备应付突变。于1936年6月18日辞天津市长，移往香山寓所。为防日方派人暗害，冯治安特派一营人于香山加防。由于日本加紧策划谋害萧，他于月底离北平去南京。

西安事变后，萧在南京调和孔祥熙、宋美龄主用人情营救与何应钦主用重兵讨伐之矛盾，并赴苏使馆洽谈，请求第三国际协助解决。蒋回宁后，萧汇报华北政情，1937年被委任为经济考察专使，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作为秘书陪同，专程赴欧美考察。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奉蒋电召取道美、菲回国。1937年8月初抵沪。至宁谒蒋后，被委为第一战区（蒋自任司令长官）上将总参议。受任后，即赴华北前线，以战区长官部名义抚慰坚决抗战的二十九军官兵，并将该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同时，将原东北军万福麟部、西北军庞炳勋、张荫梧部以及原政敌石友三部等一一抚归第一战区。

1938年春，第一战区改任程潜为司令长官，萧留任总参议。冬，武汉陷落，程调离第一战区，萧随国民政府撤至重庆。

1940年夏，萧从朋友口中得知，蒋欲加害于他，故辞去军政职务，定居在郊区山洞西山新村寓所（原林森寓址），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和公益事业，然亦经常同前线部队保持联系。何基沣因访问延安事被拘禁审查，萧曾出

面力保，使何得以重返前线。萧亦时常参与原二十九军、原东北军及川军中有关人事、军政、事务的谋划。1941 年，萧在重庆组织打捞公司，之后，联合原二十九军部分将领和东北同乡创办大明公司。1942 年，在刘航琛、潘文华、杜月笙等人的资助下，创办大同银行，萧任董事长，下设十余分行。同年，与阎宝航、高崇民等人创建胜利建国会。1943 年，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收东北流亡学生五百余人免费就学；后又创办东北儿童教养院，免费收养东北籍儿童五百余人。此外，还办有大文书局等实业。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萧与董事、股东们议定将部分实业迁至平津。1946 年春，萧举家迁回北平，萧本人仍致力于大同银行等实业。

1947 年 5 月，萧突发脑溢血病，昏迷数日后，在北平病故，时年 57 岁。国民党军政要人李宗仁、孔祥熙、于右任、程潜、傅作义及原东北军元老莫德惠，重要将领马占山、李杜，原二十九军将领刘汝明、李文田、何基沣等都亲撰挽诗、挽联以示悼念。

萧振瀛为人耿介，性格豪放，待人诚恳，在东北军、西北军乃至华北、西南实业界朋友甚多，挚友中不乏各界名人。他一生未参加任何党派，党派成见相对少些，因而也能与何基沣、阎宝航等结为至友，对于萧的为人，李宗仁曾赞誉之“其性慷慨，其才雄浑，故都树绩，遗爱犹存”；程潜将军说他“急公好义，磊落钦崎，通权达变，敢论敢为”。对于他的才能，傅作义将军说他“政治居先，经济其次，游刃恢恢，绰有余地”。其人才思敏捷，词锋锐

利，尤善演讲。他生活朴素，不动烟酒，不好女色，惟喜枪马，闲时好弄笛箫以自慰。遗作有《华北危局纪实》。

（原载吉林省文史研究馆编《文史资料》）

从政统与道统谈萧仙阁先生的人生抉择

纪　刚

从文化和历史的观点而言，中国有道统与政统之分。道统者，即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政统者，即历代王朝的更替与延续。道统与政统合和，则国家富强康乐，政统与道统偏离，则世局纷争混乱。萧振瀛仙阁先生之生也，恰值中国道统崩裂政统纷乱之际，亦即中国读书人之处身行事，难于取舍抉择之时。

以宏观的历史观点观察，道统生命虽时有扭曲转折仍是永恒一贯，政统生命的兴衰更替则是短暂存在。以孟子之言喻之，一是大体一是小体，“从其大体为大人”，而“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中国文化以仁为核心，即爱世人、爱国家、爱民族；亦即人道精神，国家观念、民族意识。仙阁先生当日帝侵华凶焰高涨之际，于中国世局扑朔迷离之地，处是非互异忠奸莫辨之境，以强烈的国家民族之大爱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挺身奔走于华北东北西北军民之间，凝聚同胞爱国之意志力量，争取国家抗敌备战之时机；又以人道精神，释放西安

三千无辜的热血青年，保育国家民族的幼苗生命等等；此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魄，均源于其心性中的道统力量。而今时过境迁，盖棺论定，仙阁先生的事功业绩，终得以绽放光辉。九泉之下，当能含笑安息矣。

吾人要共同效法乡贤仙阁先生之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仅能促进国家早日统一，更将使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道统生命，开展一个元亨利贞的新时代。

缅怀老英雄萧振瀛

孙　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回想“九·一八”事变后我们举家从东北逃出，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至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抗战八年进川读书，萧振瀛将军在东北人心目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的动人事绩到处流传，有口皆碑。后来我与东北诗人姚奔恋爱，经常出入萧家。有机会亲自聆听他的教诲。1947 年萧将军不幸去世，我们已经回到上海，从此便与萧将军永别了。我们时常怀念他老人家，他的高尚人格对我们的成长给了深远的影响。1991 年在我旅美期间偶然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萧振瀛将军于 1944 年所著“华北危局纪实”文章，当时我兴奋的奔走相告，并连夜写信给我的丈夫姚奔。过去由于我们年轻，对萧将军在现代史上的作用认识极少。全国解放后也很少听到社会对他的舆论与评价，读了连载文章又引起我们对他的回忆、怀念和敬仰。

1945 年 1 月我与已故东北诗人姚奔在重庆结婚，萧将军是我们的主婚人，刘哲为证婚人，阎宝航、王化一为介绍人，萧将军与先翁姚贾三是吉林扶余同乡，又是金兰结义兄弟，先翁追随萧将军二十余年。于抗战前死于北平

郊区。姚奔乃东北流亡学生到重庆后改入复旦大学，萧将军念旧情对姚奔特别关心，爱护。视为亲生儿子，姚奔在校时学费生活费均由萧将军负担，逢寒暑假即招呼到重庆家里住。姚奔先后在重庆嘉庐，山洞萧宅度假并给萧家弟妹补习英语，真像回到家里一样亲切。平时我们在谈到萧将军时都尊敬地称他老英雄。姚奔将萧将军给他的生活费中一部分钱用来创办进步刊物，“诗垦地”，所以，参加“诗垦地”的青年人都非常感激萧将军的支持。我的弟弟史保罗便是在东北儿童教养院念书长大的。教养院管理非常严格，生活艰苦朴素，同学都用功读书。学校教育启发他们不忘国耻，要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的信念。当他们走入社会时都成了有用的人材。他所资助的东北流亡青年当中有著名的诗人作家、工程师、经济学家。萧将军谆谆教导青年要努力读书，但不要读死书，不要成为书呆子。他还跟姚奔戏说，你为什么要起名叫姚奔？你要往哪里奔哪，他真是又严厉，又平易近人。

1992 年我从美国回上海后收到乡亲韩树茂大哥由北京寄来“华北危局纪实”一书。当时姚奔正在病中，我俩如获至宝的认真拜读这本有历史价值的著作。“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又步步逼近华北，在这段极端混乱和复杂政治情况下，萧将军周旋于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正确分析形势，立场分明，是非清楚地调整各种关系，团结了朋友，打击了敌人和恶势力。萧将军是东北义勇军的热心支持者，我们家乡吉林扶馀是东北义勇军的发祥地，从这本著作中看到了义勇军

的成长发展，萧将军建立不朽功勋。义勇军与日寇浴血抗战，举世闻名。萧将军还是二十九军的缔造者，是一位爱乡、爱国、爱民、坚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真正民族英雄。他带兵会打仗，做政治工作善于团结各派势力共同对敌。在他退出军政界之后，从事商业他会赚钱。商业道德高尚。大同银行早已实行日夜服务，微笑服务，纪律严明，他自己以身作则。萧将军一生不吃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高尚道德的人。

（作者：上海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教授）

1995 年 9 月 14 日

萧振瀛大哥爱国爱民永记在心

孙刘爱德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缅怀为抗日战争作出卓越贡献的二十九军将士，使我回忆起我丈夫在该军辅佐萧振瀛将军的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心情很不平静。

我的丈夫孙维栋（字隆吉），陕西三原县人，隆吉本人在陕西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科毕业，1918 年参加于右任、邓宝珊先生组织的靖国军，在该军总司令部任职。西北军入陕后，他认识了任西安市长的萧振瀛，互成莫逆。

1930 年爆发了中原大战，战后西北军解体，宋哲元、萧振瀛创立了二十九军，邀隆吉参加共事，其后萧振瀛大哥任天津市长，隆吉曾任天津市工务局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津海关监督等职。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隆吉自天津经香港赴内地参加抗战。抗战胜利后，他经于右任先生推荐，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萧振瀛大哥筹建大同银行时，邀隆吉参加，他历任西安分行经理，重庆总行协理。抗战胜利总行迁上海后，任驻行常务董事等。

我家抗战期间在重庆时，随萧大哥家同住重庆山洞

西山新村的山坡上，萧大哥撰写回忆录，隆吉与萧之秘书，李德润在旁，均系亲历其中，一字一泪，往事历历在目。

因隆吉与于右任先生数十年深交，应邀来华北后，曾多次为信使，谒于右任先生，报告华北情况，请示机宜。

1936年于右任致萧振瀛亲笔信：

仙阁我兄有道，今江先生来弟处，北京各事悉知，事之有转折如是，兹特为言之。兄为国牺牲之亟，弟深感激，而国事为先，故兄行前要使二十九军之人事有所定策，则义不失。望兄便中将此点转如各同志为幸。此隶时安

右任　手书　七月十日

此信中之江先生即为我夫孙维栋（字隆吉），又在陕军时，我夫隆吉即与南汉宸相识成为至交，南汉宸多次转达周恩来先生口信，团结爱国、共同抗日。

以下将我记忆最深之往事写出。

(1) 萧振瀛反对日寇侵华，爱国家、爱人民，在华北危机之际，毅然力主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为日后全面抗战的爆发，在前沿阵地积蓄了力量，同情、爱护和支持了一二·九期间学生的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平津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萧振瀛大哥任天津市长，在对待天津学生的爱国示威游行中，曾严令我丈夫天津市公安局长孙维栋（字隆吉）不准对学生动用武力，甚至说："谁开枪我就毙了谁"，并在隆吉陪同下，亲自到学生之中去演讲，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劝说他们应理解当局。萧大哥之弟振泽，长子朝伍，及我的三女惠霞均参加所在地的示威游行，还记得一二・九当天，隆吉彻夜未眠，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下级联系，坚决执行萧振瀛市长的指示，因此在天津一二・九运动期间，始终没有发生军警用武器来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

据当时有文章报道：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当天，天津当局“曾严令警察不准携带武器和警棍，并命令一部分警察换便衣，跟随游行队伍维持秩序，不准殴打辱骂。”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也没有按南京当局电示的“严格制裁”去执行。

又36年《救国时报》载：“因津市长萧振瀛允许学生于5月28日举行反日示威，日方逼令宋哲元将萧免职，此事引起二十九军将士愤恨，反对将萧免职”。

还有报道：

“萧振瀛被迫辞职，二十九军干部对时局之艰危，愿与萧共同负责进退”。

“萧因日方种种威胁，办事棘手，二十九军将领表示了不为敌人所屈服的强硬态度”。

萧振瀛大哥维护为全面抗战做准备争取时间的大局，置个人荣辱得失于不顾，面对日寇紧逼，临危受命，坚持抗战，作出妥善安排，将坚决抗日的将领张自忠接替天津市长、冯治安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使冀察政委会的大权仍掌握在爱国将领手中，终于在“七七”事变中，是二十九军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隆

吉则随萧大哥共进退，离开了华北。

（2）萧振瀛大哥是吉林省扶馀县人，“九·一八”日寇侵占了东三省，萧大哥念念不忘国耻，无数次舍身救人，用身家性命去救很多英烈志士，如何基沣、张自忠……，在军阀的屠刀下，舍身忘死救了三千多陕甘青年，始终不忘打回东北老家去。

萧大哥生活简朴，但资助了数百名东北流亡学生及为上千名松花江中学学生全部免费学习。

抗战中期我家与萧家同住重庆山洞西山新村山坡的小平房时，夏季在山上乘凉，每天晚饭后，萧大哥坐在藤椅上，让“老四”（东北人称最小的孩子为老儿子、老闺女）萧的小女慧贞、小儿朝本、我的小女晓霞、小儿树华，四人排成一行，由萧指挥，同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一边听孩子们唱，一边流下了热泪，以致孩子们吃过晚饭在山上玩，只要见他出来坐在藤椅上，就会自动排好了队，萧大哥说：老四，唱，就唱起“……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3）1947年萧大哥病逝，隆吉痛失兄长，不忘萧大哥遗志，继续萧大哥的事业，并照顾家人，1949年初，与萧大哥之子朝智同去台湾筹建大同银行台湾分行，到台湾后，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邀我夫隆吉在台湾任职，隆吉在台湾安排好住房，买好机票，回上海接家并从上海将家具托运到台，准备全家赴台时，南汉宸找隆吉，并告诉他周恩来先生要孙隆吉及严庄（字敬斋）做于右任院长的工作，请于院长留下，将派专机接去北平。因此我全家未去

台湾留在上海，隆吉去见于右任院长时，局势紧张，由我三女婿高崇岳陪同（等在门房）隆吉自己进去，见到于院长时，于正患牙病，对隆吉说："隆吉，再等几天，我把牙治好"。没想到二天后，于已被直"请"至台湾，此别竟成永别。

上海解放当晚，孙蔚如在我家中，另外还有共产党人毕文澜、戴宗靖在我家中。隆吉一生在西北军、二十九军中与众多爱国将领，于右任、萧振瀛、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邓宝珊等，同心同德、爱国爱民、抗击日寇。

回忆往事，有感于应予记实，故写此文，以纪念萧振瀛大哥。

1995年于上海

萧振瀛先生心灵与风格

——以圣贤襟怀作英雄事业

王逢吉

民国三十二年（1943），我在重庆从事艺术设计工作时，借住我的堂兄家。他在二十九师某团部担任医务主任，这个部队是由康泽的“别动队”改编的，为陪都的卫戍部队，任务特殊。有一天我和堂兄路过大同银行，他指着银行的招牌说：这家银行的董事长是萧振瀛，据说二楼上，常常有许多知名人士开会，情况复杂，情治单位很注意。

我抬头看看这银行的外部装璜，并不怎么起眼，比起美丰、川盐差多了，略感诧异，姑妄听之。萧振瀛这个名字，在抗战前夕曾见报，只知道他是西北军高级将领之一，常常仆仆风尘，各地奔走，好像负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当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不免有恩怨，而政坛诡异多变，是非不明，道听途说，一时无可厚非。不过是非自有公论，历史是最无情、最公平的。月旦人物，歌颂、赞扬、诋毁、诽谤，都不足以掩没历史的真象。所以孔夫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这以后，偶而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有关萧先生的报导，也许是各人的立场和观念不尽相同，难免赞誉之来，谤亦随之，甚至还有人盖棺也不能定论的。但对历史作交代，必定笔则笔，削则削，作一字之褒贬，这就是春秋之笔了。

最近我读到萧振瀛先生的纪念论文集，内附有回忆录一章等有关资料，豁然开朗，真象大白而有一愚之得焉。

一

由于民国十九年（1930）晋军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联合反对中央军蒋介石总司令，掀起所谓“中原大战”。双方动员四百多万部队，战线绵延华北几省，激战大半年之久。生灵涂炭，屋舍成墟，死伤百万以上。后因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入关，冯、阎腹背受击，全军尽没，部属溃散，战争才平息了。古人谓：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果然导引出异族的侵略，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内忧外患相辅相成，是历史上兴衰的公式，国人的殷鉴。

就在这个函电交驰，政争激烈，败军之将惶惶不可终日，各奔前程的时刻，萧振瀛先生义不容辞，挺身而出，晋谒张学良要求收编西北军残部，不得要领。立即赶往太原会晤态度消极的宋哲元，谓：“吾等救国之志未达，何谈解甲归田！今应思昨日之非，定明日之计。”两人详细

商讨步骤计划后，当夜赴运城、曲沃，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等西北军高级干部晤谈大局，拟编组一个军，起义归顺中央。大计已定，借贷两千元作赴南京旅费。通过于右任院长协助，得以晋见蒋总司令，陈述安定华北的大计，表示归顺之诚。同时详细说明华北大局：民国以来，中国循环内战不息。阎锡山之所以能为北方患者，非其才能有过人之处，特太原地势使然。太原北有雁门之险；东有太行娘子关之固，乃军事枢纽。东控冀、鲁，北接察、绥。有太原则陕、甘、宁、青各要害易于掌握。古辽金以未得上党，而不能保天下。元占上党，始入主中夏。赵宋极全国之力，三下河东，俱不能胜，卒以计诱降杨业，北汉始行瓦解。故得太原者，得天下。

于是蒋摈左右详询一切，纵谈半日，与蒋氏夫妇共进早餐，并委派为中将参议，准编为一个军在运城整训。因此军得以成立，不但解决西北军改编问题，也淘汰各军阀残余，团结爱国志士，稳定华北局势，对于后来华北的影响非常深远。

由此可见萧先生熟稔“大谋略”的运用，能掌握机先，洞悉时代潮流，变危机为转机。很有点像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促膝一谈，底定了华北的大局，其功阙伟。

二

萧振瀛先生以东北军的渊源，融洽西北军情谊，大力拥护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同心同德，成为东北三省失陷后华北五省的屏障。

后来阎锡山由大连返回山西，图谋东山再起，拟先行设法调西北军离开山西。中央亦电令二十九军入江西剿中共，形势不妙。萧振瀛当机立断，得到张学良的同意，藉调部队的机会，令赵登禹趁夜进占榆次车站，炮位调向太原，张自忠进驻阳泉，严密守备；冯治安、刘汝明两部进和顺与阳泉相呼应。阎为了大局，派代表到榆次，认为山西地界，不得任意驻军。萧振瀛先生回答道："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意驻此，即可驻此。"

正义凛然，反对军阀拥兵割据，危害国家，可谓光明磊落。而战略设计之稳健周密，随机应变之出人意料之外，确实难能可贵。这种境界绝非政客、封建官僚所能企及的。因而深获中央政府尊重。而以国士待之。谋国之忠诚耿介刚正，当然为奸伪小人所妒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曾经批评他说："仙阁刚直太过，树敌太多。如果不是为人忠义，仁厚慷慨，真是早已几度生死了。"宦海潮汐，瞬息万变，刚正直率必然树敌。孔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圣人之言，可以为鉴。乡愿者，就是政客。

三

自从阎冯两军头军事败溃以后，北方政治割据的势力随之瓦解，各军残部散布各地，后勤陷入绝境，无法生存。群雄无首，各自为政，纷纷要求归顺中央政府麾下。政府虽然责成张副总司令收编整训，但各军种、背景、人事相当复杂，千头万绪。而张学良又有顾忌，不知如何妥善处理。二十九军之成立，西北军精华集中，又成为可战之师。同时也是镇定华北大局的极重要主力，有这支善战的部队，北方暂时安定。但阎锡山暗中活动，希望复掌山西地盘。冯玉祥亦待机而动，西南有桂系军人李宗仁、白崇禧，广东有陈济棠，四川有邓锡候、潘文华，西康有刘文辉，云南有龙云，都各树势力，都择机联合反蒋，随时会引发内战，危机重重。国家如此支离破碎，疆域四分五裂，无法统一，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好机会。数十年以来的历史，就是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而又以日本和俄国为先锋最为积极。

果然民国二十年（1931）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借口柳条湖事件，一夜之间炮轰北大营，占领沈阳，东三省迅速失陷。半壁山河骤然变色，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全民愤慨。

这是我们芳邻日本人继“马关条约”以后，秉承田中

奏折，执行满蒙政策，更进一步侵略中国，灭亡我中华民族的序幕。并倡“三个月亡华论”的疯狂口号，激励日军士气。

继而为东北沦陷的责任属谁问题，引起汪精卫与张学良间的政治风波。国人多交相指责张少帅失职，舆论议为“不抵抗将军”，张氏愤而辞去本兼各职下野。如此大变，危局更为悬疑莫测了。

四

日本人侵略东北，如同入无人之境，并吞全中国的野心大为炽烈。所谓食髓知味，得寸进尺。不一年又挥兵南下，分别进犯长城各口，兵临城下。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各省顿失藩篱，中原腹地亦有唇亡齿寒之危。

日本少壮派军阀及特务机关长利用间谍、浪人、无耻汉奸，暗中勾结北洋军阀余孽、投机政客、失意军人，从中挑拨离间，威逼利诱，逐步达到分裂中国疆土的阴谋，建立所谓独霸远东利益的“东亚共荣圈”。

华北五省岌岌可危，尽管全国民心士气高昂，但衡诸国内群雄割据，国际间只有功利毫无道义之情。既不能战，亦不可和。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只是政治口径而已。没有万全的把握，当政者岂可仓促举事？不计后果鲁莽冒失，必是千古的罪人。于是提出，拖延时间，多作战备之

策，谁都知道：中、日两国之间终将一战。

在这个两难的时候，唯有二十九军是华北前线的中流砥柱，是军事力量，也是政治筹码。如果没有二十九军存在，华北五省的存亡无法推测。华北五省不保，抗战则更为艰难了。萧振瀛先生奔走于中央和西北军之间，竭尽睿智，牺牲奋斗，大力筹组二十九军，是高瞻远瞩，是忠勇为国的表现，绝对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五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日军南侵热河，萧振瀛先生代表二十九军，与张的参谋长鲍文樾同赴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蒋委员长力主迎战，并嘱令速发款械、弹药，布置军事，返北平后张学良询问中央如何决定，鲍竟随口回答："中央未有具体决定。"萧振瀛立刻激奋的说："颁发款械弹药、命令坚决作战，怎么可以说是没有决定呢？"同时又向张说："我们家仇国恨，今当其冲，胜则成功，死则成仁。此报国效死之时，二十九军请为前锋。"张学良非常激动的站起来，下令万福麟部火速军援热河，上前线迎敌。

由这一段场景和对话看来，立场不同，忠奸立判。萧振瀛先生服从中央，不是投靠某一个人，祈求高官厚禄，光宗耀祖，而是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抵抗强敌，救

亡图存，是全民的共同意志。

当时中央派杨杰赴北平襄赞军事，调二十九军赴喜峰口待命，后又改调冷口，军长宋哲元恐怕敌自开平古道攻热河，则后路有失。萧先生建议说："冷口孤绝，仅有小道可通。路远天寒，后援困难，应以喜峰口为可战之地，决一死战，不得已可遣骑兵一支赴冷口。"

果然日军攻热河，经开平大道而来。不幸汤玉麟溃败，放弃承德，敌军迅速先占喜峰口高地。萧先生熟稔兵略，料敌如神，喻之如汉代张良，就事论事，无丝毫夸耀之意。

六

热河不战而退，全省迅速失陷，长城各口立即危殆。二十九军各部急行军，日行百里迳赴罗文峪一带布防。喜峰口长城高地被日军骑兵先一步强占，我军形成仰攻，极为不利。日军居高临下，炮火炽烈，战斗非常惨烈。争夺高地之战，往往一连兵官冲锋上去，生还者二三人而已。继之以营，继之团冲锋，宋哲元令纵全军阵亡，必得高地。数十天攻势不懈，战斗精神之旺盛真是："泣天地，惊鬼神"。萧先生赴前线主持军事会议，经商讨后依赵登禹计，得民众向导，迂回敌后奇袭。赵氏虽负伤仍率军出击，兵分三路取道铁门关，衔枚疾走，翻绝岭、越深谷。攀长城

古谍，问道急行直扑敌垒。一时杀声震撼山野。日军仓皇溃散，各自逃命。但死于我军大刀队利锋之下的达三千之众，大获全胜，二十九军名震世界。

喜峰口之役，日军原本挟精锐之师，携新式武器弹药，妄图一举击溃我军。没有料想到我军将士满怀悲愤，为国尽忠而抱必死之志。谋定而后动，奋然一击，战果辉煌。喜峰口失败日军转攻罗文峪，刘汝明师歼灭日军众多。日军败走移军古北口，中央军精锐黄杰、关麟征部将士用命击退日军。经此多次大战之后，长城各口全线才趋稳定。日军自侵入东北华北以来，未曾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军心沮丧再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是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若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士气如虹如雷电。

喜峰口一战震动世界，全国军民大为兴奋，人心士气高昂。不仅粉碎日本人三月亡华的迷梦，而且二十九军大刀队勇持白刃杀敌，建立奇功，成为全国人民心中崇拜歌颂的民族英雄。乃有大刀进行曲的流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兄弟们！大家一齐来抗战……。"歌声雄壮慷慨，响遍全国各地，民心士气大为振奋，唤醒了中国的国魂，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七

华北前线有二十九军镇守长城各口关隘，日军胆怯心寒，不敢狂妄进攻，始获暂时的安定局面。汪精卫出长行政院长以后，张学良因东北军汤玉麟不战而溃，承德失守，引咎辞职出国考察。中央派何应钦主持军事，黄郛主持行政，遂有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议，为华北局势的转形期。汪精卫极力主和，电令二十九军撤退通州为条件，交换日军退到长城以北。宋哲元挥泪退守通州，而日军随后步步追击。并要求进驻北平。乃知实际是一骗局，以兵不血刃而屈敌人之兵，同时也是缓兵之计。何应钦招集居仁堂军事会议，萧振瀛、宋哲元主张杀入敌后，全场鼓掌表示赞成。日军得此情报，不敢轻举妄动，遂有塘沽协定。不料黄郛封冀东二十二县为特区，派殷汝耕为专员。表面上看来似乎为缓冲区，其实是变相的丧权辱国之举。并为华北混乱的政局留下祸根。

果然因日军利诱分化，殷汝耕竟宣布冀东二十二县“自治”独立，投向日本怀抱。殷汝耕认贼作父，擅自分裂国土，出卖国家民族，成为千古罪人。抗战胜利后，终于伏法，了结罪恶的一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凡属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必然得此报应。

八

塘沽协定以后，日本并不满足，再制造河北事件要求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职。萧振瀛极力反对，往谒何应钦，痛陈利害，说道："于学忠今以日寇之要求他调，继而必要求宋哲元离察哈尔与我公之离北平矣，今奸敌同谋，此等无视国家利害的办法，我等一定拒命不受。"

这真是合乎心理学的一针见血之论，也是当时华北形势合乎逻辑的发展。历史上任何朝代的侵略者都贪婪不厌，给予愈多，愈不满足，所谓得陇望蜀，史有明鉴。唯习焉不察耳。

日军少壮派驻华司令梅津，参谋长酒井又藉口日本人失踪被扣事件，要求华北不准国民活动，宪兵及特务情治人员应离开，中央军亦撤退。日本军阀之横暴无理，愚蠢无知，违反国际法可以论史无前例。但在汪精卫命令下，何应钦只有接受日方要求。萧振瀛急赴成都晋谒蒋委员长报告一切。蒋说："华北如此，形同丧失。"甚为激愤，并检查要文指责汪下令撤除华北。返平后始知殷汝耕受日本人唆使又要求撤宋哲元职，汪竟来电免宋职，情况本身十分严重。宋不得已指派秦德纯与日军交涉，希望缓和局势。三个月后蒋由成都返京，派人北上详询秦德纯与土肥原会谈的目的，以及日本对宋的态度。萧振瀛谓："日

本藉此机会支持宋反中央，然余可保证二十九军永远碧血丹心，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九

土肥原为日本特务机关长，权力极大，此人专权骄横，奸诈精明，阴谋诡计特多，为日本少壮派军人之健者。华北政局如此复杂诡异，瞬息万变，土肥原一面设法分化二十九军内部各部将领，一面煽动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脱离中央，反蒋独立。以当时情况而论，确实令人耽心，稍一失误，必酿成祸国殃民的灾难。若干人模棱两可，态度不明尤其可虑。

土肥原、梅津、板垣等人深切了解，宋哲元难可利用、二十九军可以利用、而二十九军的灵魂人物萧振瀛无法利用。每次与秦德纯会谈以后，即要求宋哲元表态。梅津则派人约见萧振瀛，被萧所推却。并云：尽量少谈判，少应日本人的邀请。深切了解汉奸、投机分子正在渗透，并叮嘱军法处多加强保卫工作之外，联系中央情治单位，提高全军的警觉，严防敌人瓦解军心。因而倍受日寇和内奸的攻讦和污蔑，多半挟其权势，捏造谣言，陷萧于莫须有的罪名，然萧公忠体国，不计安危，自有真象大白之一日。

某次陪宋哲元与土肥原晤谈，土以经济合作相逼迫，宋推说由萧负责政务，应由萧考虑，萧说：“此非经济合

作，是经济侵略，当然不可。”土肥原大怒，以手枪威胁，萧立即拔枪相对：“你要决斗吗？到室外一决，不死不休，如何？”土肥原见威迫无效，收枪了事。

萧的浩然正气，来自祖宗的清德，蒋委员长以国士待之，萧以国士报答：于右任院长亦以革命同志相推许，凭此道德信守，何畏之有！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美哉！大勇也。

这以后改由秦德纯与日方会谈，情况并不好，秦在干部会议上谓：图穷匕见，势难持久，深感穷于应付之难为。萧先生则说：“此即苦撑，多撑一时，即对国家的贡献。吾等甘愿跳此火坑，亦深感为国牺牲光荣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付日本外交的良策，愈拖久愈有利，以中国内部四分五裂的割据之势，如何抵抗强敌有计划的侵略？既不能打，又不能得，只有从打与和之中，找出拖的方针，争取时间于我有利。当时各地区军头多主张抵抗日本，愿为前锋，当然不能非议。但背景各异，立场不同，真伪难分，当政者总揽大权，揆诸国内外形势，是战是和不能不作极慎重而周详的参考，国家存亡大计轻举妄动，一步错，步步错，谁能负责？成败利害岂不权衡？许多事正如孟子说的：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可是在民心激愤的怒潮中，很少人能谅解执政者的苦衷，尤其是在政敌权谋的运用中，可以作为攻击的犀利武器。俗话说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

何况许多只谋一人之私，而偏激，冲动，失去理性，极端情绪化的攻击之下，执政者必然灰头土脸。但话说回

来，无论怎么样伪装、掩饰，汉奸终于是汉奸，天长日久，原形毕露，张邦昌、石敬塘之流，一定赫然出现的。

十

对华北局势，中央采取拖延政策，得战略之利；日本军部也不是省油的灯，自有一套对策，就是利用原有的封建势力，策动诸侯独立自治，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然后分而蚀之，悄然达到侵吞的目的。

日军在华最高负责人板桓，自东北专程来北平会晤宋哲元及萧振瀛，竟策动宋搞华北独立，反对蒋介石中央政府。萧则侃侃而谈，晓以大义，云："中日两国真正平等合作，始能与世界争衡。如舍远途而近私利，则大东亚主义将成幻梦。日本帝国亦难长久矣。中国乃仁义文明之邦，历史悠久，四亿人民孰不爱国！疆域辽阔，腹地宽广，进可攻，退可守，巍巍大国岂容轻侮？贵国侈谈亲善，高谈合作，仍然今日掠一城，明日削一地，妄图亡我中华，宁非自至危亡？"这一段话是极为卓越高深的大谋略，板垣等少壮派军人根本不懂这个道理。可惜日本民族性不喜与人为友，好役人为奴。而且岛民襟怀窄狭，心理上不能宽容别人，自明治维新以后，勇而不义，富而不仁，有称霸世界的美梦，所谓：霸世界，必先占中国，占中国必先占满蒙。一贯的侵略政策，无法悬崖勒马了，所以在谈

判时态度非常蛮横。板垣再问：萧先生立论精辟，敢问蒋委员长在中国的地位如何？萧答曰："蒋委员长是中国唯一的领袖，全国人民的核心。"板垣肃然起立，曰：萧先生气壮山河！举杯敬酒。

会后，宋说："日本反蒋，华北独立政策定矣。"秦德纯则说："仙阁兄处境危矣"！萧奏然："所见均是，求仁得仁足矣。"这种气度正是文天祥正气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萧先生视死如归，不愧是一代儒将。

十一

土肥原奉调回国后，派前西北军日本顾问松室孝良执行华北独立的阴谋政策。游说宋哲元，日本愿以全力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同时指使汉奸群包围宋哲元逼迫独立、反蒋。附带分化萧与宋的亲密弟兄关系。手段极为阴险刻毒。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司令多田骏多次邀宋哲元秘谈，提出日本帮助宋编练三十万机械化部队，器械粮饷由日本负责，日本配合作战，拥护宋武力统一中国等为饵，诱惑宋入瓮。有一次曾与宋作三日长谈时说：从前张作霖在东北的情况与今日宋所在华北的情况完全相同。张与日本合作，得日本帮助，故能三次入关，几乎统一中国。又说：此关系宋的前途，恐萧振瀛将不会同意，此计划需

解决，显然是挑唆宋杀萧，清除阻碍的意思。宋回答：“萧为我的兄弟手足、虽骨肉之亲也未能过之，一切从长计议吧！”

会谈后宋召萧讨论此事，萧认为，救中国必须拥护中央，才可以实现蒋委员长的与日本人终将一战的决策。至于他个人，必要时可以离开华北。态度光明磊落，毫不变机。忠诚、坦率，性情中人也，殊为少见。

十二

经过日本军方多次诱惑，宋哲元举棋不定，几乎堕入陷阱，这天宋电召萧返平，一见面就说：决定讨蒋。并说：日本已应允武器、粮饷。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只有你一人有异议。萧回答：“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唯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宋愤然：“你不听我的话，难怪有人说你只听蒋的话，不听我的话。”萧痛心疾首，说：“既然如此，我当自裁，以全兄弟之义，”立即拔手枪自戕，宋急夺枪，彼此不禁大哭一场。

日本军方深知萧振瀛洞悉他们的阴谋奸计，不除萧，二十九军诸将领不会反蒋，侵略之计亦不得逞，遂向宋提出要求。派多田骏告知宋，萧某必须离开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也认为萧振瀛和雷嗣尚是蓝衣社负责人，应该立刻离开华北。萧已成为日本军人的眼中钉，华北独立

和反蒋的大阻碍。萧只好辞天津市长职，移居北平香山。后中央方面得获情报，知道日本已有暗杀萧某的计划，嘱特别小心防备。

为形势所逼迫，宋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正彷徨中，梁漱溟奉韩命来平，两广代表王季文、潘宜之亦至，计划倒蒋，萧设法制止，叮嘱宋左右不予通报接见，二十九军高级将领皆不赞同反蒋计划，直到陈济棠失败下野，这一倒蒋计划，自相残杀，兄弟间阋于墙的悲剧，消弥于无形。宋哲元的晚节得以保全，二十九军的金字招牌没有砸掉。这都是萧先生以国事为先，义气为重，严正不阿的精神所感化的结果。

十三

二十六年萧先生奉令随孔祥熙赴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返国经波兰时卢沟桥事变发生，接蒋委员长电召回国。始知二十九军赵登禹、佟麟阁壮烈殉国，极为悲痛。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萧振瀛先生为长官部总参议，急赴前线督导部队作战。于泊头镇会见宋哲元相对而泣，并告知宋，蒋委员长既往不咎，唯在今后好自为之。宋非常感慰：一定效死疆场，以报国家。萧先生在枪林弹雨中奔走各部队间，曾两次遭受日本机枪扫射轰炸，途中又遇敌便衣队狙击，坐车中弹，幸无伤亡。

冯玉祥奉令为第六战区长官之后，竟派私人代表联络西北军旧部，给予私人密电码以便通信，各将领群起疑虑。中央军事情报部门已获情报，派戴笠来前方调查，以当时情况判断，冯玉祥未必叛国作汉奸，可能拥兵自雄成为筹码，谋东山再起。冯机诈善变，尤好作伪，曾议为“倒戈将军”，戴询问萧，萧回避。其实冯与萧心志不同，民国十六年萧释放冯滥捕的无辜青年，未经冯同意。民国二十二年冯在张垣搞抗日救国同盟军，萧与二十九军反对而失败。这回任第六战区司令又搞小组织，因而冯派人暗杀萧三次未得逞。而萧浑然不知，第一、二次因冯的卫队长感到萧曾救他的叔父之义，未执行。第三次拟于枣庄车站杀萧，而萧前站下车，仅伤参谋霍义之，阴谋暴露。冯后来在苏联客轮中被烧死，至今真象不明。

致于萧与汪精卫结怨在于政见之不同。汉奸就是汉奸，所谓和平救国，曲线救国者，诡辩遁词而已，大是大非自有公论。

十四

民国二十七年，武汉撤退，萧先生随政府到重庆。二十九军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张自忠于南瓜店力战殉国。追怀赵登禹、佟麟阁等二十九军将领等，相继牺牲，许多袍泽弟兄为国尽忠，牺牲生命，但萧自己也历经忧

患，鞠躬尽瘁，非常感慨。二十九年夏，请辞各职，颇有归隐山林田园之意。

萧先生出身农家，秉性纯朴笃厚，资赋优异又好学深思，崇尚力行实践，富于创造智慧，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涵义尤其深厚，成为一生行事待人的规箴，生平以忠义报国，以仁恕从政。早年在家乡务农，垦荒，创设酒厂，极具成果，并受当局嘉奖，从政任县长、道尹、市长、主席等职，许多设施都泽惠万民。抗战前夕，华北五省遭受日本军部逼迫，酝酿独立，分裂国土，在此一发千钧的关键时刻，能以忠义报国的赤诚之心，适时化解东北军之怨、西北军之穷，合成忠义正气，成为抗日救国的先锋。尤其坚持一念诚，运筹大谋略，力排奸邪，披荆斩棘，化危机为转机，可以说是以圣贤襟怀，作英雄事业，对历史作了正确的交代。

民国三十一年初，老友袍泽、社会贤达、闻人资助大同银行业务作为解决生活的需要。但萧先生并未忘记社会公益，参与资助学生奖学金等福利工作。

民国三十三年，应友人邀请组织胜利建国会于重庆市，不料谣言纷起，朝野颇为重视。人言可囿，难予澄清，却止于智者，蒋委员长曾召见询及，萧先生答曰："为胜利、为建国，千万人死难矣，此会仅为纪念而已。"真诚坦白、光明磊落，忧患意识溢于言表。无私无我，无怨无悔。明代大哲人王阳明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在危殆莫测中有此器度，得之于一个"理"，一个圣明之心吧。

民国三十年我路经重庆市大同银行，不明真象，往事如烟。前贤风范，虽不至，心向往之。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洛杉矶

（作者系美籍华人学者）

附录一　本书有关历史资料

萧振瀛事略

（一）与东北军的渊源

萧振瀛字仙阁，1890年5月2日生于吉林省扶馀县四马架村。1947年5月8日病故于北平。原籍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祖父逃荒下关东，落户于松花江畔。萧青年时以法政大学学生投军，历任东北军孙烈臣部营长、参谋、军法官、吉林田赋局局长，以及参议院议员等。后以指责吉林省政，并成立民治会，不容于吉林省省长王树翰，而离东北。

（二）在西北军和冯玉祥对立之原委

萧经李鸣鍾介绍，参加西北军。历任绥远省临河县、五原县县长，包临道尹，西安市长，军法处长等职。并以西北军代表去苏联工作过一时期。西北军大小头目都是互拜兄弟，以相拉拢。以之，萧以西北军中被称“萧大哥”，群相信赖。

萧和冯二人反目，始于1927、1928年冯在西北“清党”时，滥肆捕杀。萧时以军法处长之位，出于义愤和人道释放了被捕中的三千余名青年。知名者有于振瀛、李子健、陈健民等。冯以萧违犯军令并怀疑萧在苏与苏有勾结，欲杀萧。萧得宋哲元、马鸿宾、门致中、冯治安等支持及闻承烈、张树声从中说项而了。二人从此结怨。冯在“联苏反苏”、“投蒋倒蒋”、“联阎打阎”中一再失策及在部队各将领纷纷倒戈下垮台。但一直不甘寂寞伺机欲起。当萧在华北开山立府后，冯藉萧母办寿特派闻承烈持其亲笔信及贺礼向萧联络，而萧则仍一再排斥冯推荐之人员，拒冯介入，冯大恨。抗战起蒋自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萧任第一战区总参

议，冯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当时前线大皆为原西北军将领。冯积极拉拢，要藉机再立山头。萧向大家提出现国家民族存亡之秋，不容再割据分裂，要拒绝冯之野心。众将一致拒冯。冯急，三次派人暗杀萧。在枣庄车站，萧临时改乘汽车去冯治安防地，甫离其专车后，专车即被冯之便衣队枪击，车上卫队一兵士及参谋霍占一受伤，事遂公开，冯即被撤职。1943 年张树声在重庆将其一徒弟之信交萧，信中述说他曾是冯卫队长，当时受命带人在前线暗杀萧。因其叔父在西北军中曾被萧释放过，故均没有伏击。1943 年孔祥熙生日，冯去祝寿与萧相遇，冯向萧伸手，萧当众拒绝，成为一时笑谈。

（三）二十九军和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0 年冯部解体。张学良由东北进驻北平，主持华北军政。中央命令给西北军残部一个军的编制。萧以东北的渊源并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三人帮助，张遂将此二师一军的编制交萧组织。萧与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合议，组成二十九军。宋任军长，萧任总参议，冯、张任师长。驻防察哈尔省。萧以二十九军军代表的身份常去南京。后刘汝明带些队伍抵察，又经商请，增编一个师。1933 年日寇进攻长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奋起抗战，名震中外。旅长赵登禹以率部用大刀与日军反复肉搏，身负重伤十余处，战功卓著，得加编一师，赵为师长。军内主要旅长有何基沣、刘汝珍、李文田。1935 年底，宋、萧、冯、张、刘、赵等人一次在北平怀仁堂宴请万福麟、刘哲、莫德惠、鲍毓麟，宋举杯说："饮水思源，我们有二十九军这个团体，是诸位大哥之力"即指此一段公案。

日寇占东北后，兵逼华北。汪精卫、黄郛与日本谋议"华北特殊化"。这时宋哲元找秦德纯通过齐燮元、陈觉生和日本在华北的驻军头子土肥原、高桥等挂上了钩。1935 年 6 月在察哈尔签定了"秦土协定"，取得了日本的支持。后来，在日本要宋主掌华北

下，中央无奈勉强准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委萧从中控制局面。宋任委员长、河北省省主席。萧任察哈尔省省主席，后任天津市长，主持军政。二十九军虽得以发展壮大，但日本为灭亡中国，节节迫逼。秘密给宋一千万日元和大量武器军火，唆使宋搞“华北自治”。汉奸齐燮元、陈觉生、潘毓桂、齐协民等天天包围宋哲元，出谋划策。公开叫喊“打起五色旗，打倒蒋介石”。逼萧离华北。当时华北在日本阴影之下。赵登禹不愤，欲发兵。萧权衡形势，对赵、张、冯语：“中央现仍待布置，日本正伺机起衅，我们应退让。但形势必变，你们准备。”1936年11月萧离华北到南京，奉委经济考察特使出国。由东北大学校长刘凤竹任秘书，陪同去欧美。

二十九军之中，秦德纯则素以善于拍捧、八面圆滑闻名。在与日本联络中，以“秦土协定”取得关系，为宋所重。当时张、刘、冯、赵经常在我家打牌饮宴，四人对秦一提，都是连损带骂。萧走后，赵公开说：“这会儿秦桧当朝，二十九军快完了。”张自忠说：“秦二哥心眼可是太多，咱们可得小心，别让他玩了。”

何基沣将军指出的：“萧振瀛是二十九军缔造者”可为定评。

（四）“七七抗战”在第一战区的角色和作用

“七七事变”，赵登禹、佟麟阁二将领在北平城门被日本特务伏击牺牲。宋逃到保定。冯治安收拢部队南退。齐燮元、陈觉生、潘毓桂、齐协民等均粉墨登场，在各伪组织里当了汉奸头目。

“七七事变”爆发，萧在欧洲乘飞机赶回南京参加抗战。任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去华北前线督师，在德州与宋相见，二人抱头大哭，宋说：“我中了日本和齐燮元等奸计，绍文（秦德纯号）误我。我对不起诸兄弟，对不起死者”。时全国舆论对宋指责甚重。宋失地丢兵精神受打击之下，得了高血压和肝病。在军队退到黄河之时，二十九军有一部分队伍拖延过河。蒋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持手令至宋处，限宋在二十四小时将全部队伍撤过黄河，否则，军法从事。宋当时看令后，要由坐椅上站起而不能，萧在旁，忙

扶宋坐下。萧向钱说:“一切由我负责,请先回向委员长汇报”,事方解。后韩复榘被蒋处决,宋更自危,病亦沉重。托萧请何应钦,程潜(程接蒋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萧仍留任总参议)二人帮同一齐向蒋陈其无辜,给予适当安置。这样,蒋调宋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去后方治病。张自忠潜师北平转抵山东。在济南往见萧,跪地大哭,说:“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团体”,当面以刀刺手指写血书。求蒋给其自责之机,请萧呈蒋,为其说解。萧向蒋说项后,语:蒋见血书,有感动云。后蒋收张复用。故此,在张自忠战死前,与萧一直书信不断。战死后,当时“中央社”发给各地报纸刊载了张给萧的很多手书信,其中重庆报纸刊登一张致萧信,写说该战役关系整个战局,故其决定亲自带队进攻,以死报国。托萧在其死后照料其家人和身后事,信壮烈感人,其由来即此。

(五)一生之定评

萧跟随撤退到四川后,以其与川军潘文华、邓锡侯、邱丙乙等人之旧谊,在西南、西北一带各城市设立了大同银行、大明公司、大文书局、松花江中学、胜利建国会等很多机构,资金除宋哲元夫人以宋与萧之谊,出资四十万之外,刘汝明、冯治安、邱丙乙、潘文华、徐梁等均有投资。二十九军的王泠斋、西北军的凌勉之、陕军的孙隆吉都为大同银行各分行经理,阎宝航、高崇民也是大明公司经理。各方为之侧目。

萧重庆郊区山洞西山新村宅院占一个山头,1945 年 6 月,萧清晨登山练功时,在山里跌伤,重伤脑部,后转了脑溢血,病延至 1947 年春逝于北平。

萧耿介刚正,心直口快。在 1944 年春节时程潜、刘哲、王泠斋、沈克四人在萧家打牌,共说萧之生平,程潜总结说:“仙阁一生骂西北、骂华北、骂中央、骂遍全国,刚直太过,树敌太多,如果不是为人忠义,仁厚慷慨,真是早已几度生死了。”于右任书写

萧的挽词中有："报国以忠，交友以诚，哀此君子，世惜老成"句。可为萧一生之定评。

鲍毓麟①

1978年6月

① 鲍毓麟，辽宁海城人。历任奉军营、团、旅长。1930年后曾任北平公安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等职。现年90岁，为天津文史馆馆员。

萧仙阁先生行状

公讳振瀛，字仙阁。家世东鲁，祖满公始迁吉林扶馀开垦荒原，落户松花江畔。太公凤五公，太夫人谭氏有公及弟振湘等三子四女。公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五月二日申时。幼岐嶷，豁达大度，至性过人，心雄万夫。读书不斤斤于呫哔，而神悟理解有为皓首钻研者所不能逮，识者已知为非常人矣。长，目睹国事日非，奋然弃读法政大学，投笔从戎于东北军孙烈臣部，以英勇、智略、战功升营长、参谋等职。后转调吉林省田赋局局长，倡屯垦开荒，建树突出。更以慷慨好义，义之所在，锐身任之，艰难强御，皆所不恤，用是远近仰慕。民国十年，以众望所归，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声誉日起。十四年，经李鸣锺先生之介，入国民军，充绥远都统署咨议。旋任临河设治局局长，调五原县县长，升包临道尹，所至政绩昭著。十五年，率所部民团参加五原誓师，转战入陕，任西安市长兼军法处长。公仁平允，全活甚众。十六年时，矜全者竟达万余人，虽犯上怒，危及生命而不顾，至仁至德也。十九年，代表西北军余部赴京晋谒今国民政府主席蒋，深蒙器重，有国士之知。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将军任军长，公任总参议。“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军锋侵及华北，二十九军喋血抵抗，即举世所知之喜峰口战役也。公秉承蒋公意旨，赞画帷幄，出奇制胜，使强敌挫败，不获即逞，华北赖以暂安。因特任公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迨二十五年，寇谋益急，大军压境，虎视眈眈。公任察哈尔主席、天津市长，主持华北军政，沉机坐镇，坚持抵抗。日酋土肥原尝语人曰：“萧振瀛

胆大如斗。”畏慑如此，恨忌愈深，指使汉奸利用顽小逼公离华北。公秉忠体国，部属军内志士，准备抗战。接受国府命令，以专使出国考察实业。卢沟桥抗战军兴，公自欧兼程返国。时委员长蒋公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公为总参议，造膝借著，展致莫猷。驰驱冀鲁豫各战场备历艰险，更抚率旧西北军诸将，力拒奸者利用，同心同德，一致抗日，厥功伟矣。洎随政府入川，迄为国事谋，联系前线部队，访问西南、西北各军，贡献良多。三十四年六月间，公清晨于渝郊登山，运动中跌伤后脑，屡经医治无效，后转为脑溢血症，于三十六年五月八日酉时逝世北平。公生遭时多故，坛坫戎马之间，患难纷乘，精神销铄，是以一病缠绵，卒至不起，呜呼哀也。溯公平生谋国之忠，事亲之孝，为人之仁，对友之义，实为当今所仅见。而其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公益事业亦广，如创设大同银行、大明酒精厂、胜利建国会、大文书局、松花江中学、东北儿童教养院等，几不胜书。仅在重庆一地，抗战时期收容救济东北流亡子弟即五百余人，对社会惠济实多。公气量雄伟，与人交肝胆披露，人皆仰慕。性耿介刚正，嫉恶如仇，责弊不稍讳，为奸小忌。德配刘夫人，子五、女二、孙二，将于五月三十一曰葬公于玉泉山之阳。综公一生，令德伟绩，宜传百世。谨就平日所知见者，略述梗概，以备上为国史云。

刘哲① 敬状

三十六年五月

① 刘哲，字敬舆，吉林省人。东北政军界元老。曾任国民政府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院副院长等职。1954 年故于台湾。

二十九军和萧振瀛

我随张荩忱（自忠）将军于军旅。二十九军成立，张任师长，我任副师长兼旅长。张继萧仙阁（振瀛）任察哈尔省主席，后又继萧任天津市长，我均兼副职。抗日战争，张将军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我为副司令，张将军壮烈成仁，全国各报刊载张将军牺牲前后的史料中，有其亲笔函信多讨论仙阁大哥，也有我当时在前线致仙阁大哥之函电。部分报纸，我仍珍存。

日寇侵占东北，兵逼华北。二十九军在最前线面迎强敌。为国家、为民族，二十九军冒死犯难与日寇周旋，但在日本和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诬蔑下，使很多人不明真相。宋明轩（哲元）及仙阁二人，忍辱负重，做了牺牲。今宋、萧、张等均已作古。二十九军团体也烟消云散。袍泽孙隆吉（孙维栋）兄等为纪念仙阁，邀集征文。我有同感。隆吉兄为陕军将领，宋将军主陕时与之有旧，邀来华北。曾多次为信使，谒于右任院长，报告华北情况，请示机宜。张将军主津，孙前后为公安局长，海关监督。津市由我们三人主持。

中原大战，以众叛亲离，西北军解体，这是时代民心所决定。我和荩忱率余部于曲沃，宋明轩将指挥所置于运城，交参谋长张介人（维藩）主持，自去太原。嘱候音讯，定散留，将士终日候消息，心情可知。这时仙阁奉宋手谕来临。一见仙阁大哥，大家如释重负；听他说明形势、前途，群情振奋。仙阁、荩忱、仰之（冯治安）三人是军中有名的三结义弟兄。荩忱兴奋地说："萧大哥来了，就有办法了。经邀集在运城介人处开会。参加会议的有

仙阁、介人、荩忱、仰之、舜诚（赵登禹）、芭荪（何基沣），及我。众意萧为首，后意张，但在萧一力主张下大家决定组成以明轩为首的新团体，投向中央，唾弃冯玉祥先生之所为，在中央领导下，走革命救国的路。会后七人在仙阁留宿处畅谈终宵。

在仙阁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二十九军的番号编制。二十九军的成立固是机缘，是仙阁以他在东北军的老关系，和他的为人得到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等的支持以及张汉卿（学良）将军的信任，而将本来要交给孙良诚的军队编制给了我们。但是，以我们八个人和所部的同心同德，我们早晚是有所为的。

二十九军之发展，仙阁之功最大，不仅是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以自五原誓师对萧的相知，向中央一力保荐，也是仙阁竭心竭智，为团体牺牲自己奋斗的结果。宋以萧为心腹、手足，萧以宋为长兄、骨肉，二人一体，领导大家向各方面周旋搏斗下，在华北崛起。

二十九军不仅是在中央领导下进行了喜峰口浴血抗日，而且在宋将军指挥下，仙阁、荩忱与日寇周旋，延缓了日本的进攻，使我国有较多的时间准备抗战，这功绩是无法抹灭的。

仙阁是以他的全心为国，一心为民的实际行为取得他历来的长官的尊重、信任。蒋委员长、于右任院长、何应钦将军、程潜将军、孙烈臣将军、李鸣鍾将军、宋哲元将军等无不如是，他的纯真、实在、重义气、真性情，使他的友人遍四海，我们始终围绕在他周围，听他的话，原因在此。所以，虽然他为宋故世而辞去了一切官职，荩忱和我们却仍只和他一个人联系，书信不断。在日寇要他离华北下，他宁可丢官自退，不肯误国，这岂是他人所能为？他为救陕甘几千无辜将被杀的青年而不顾个人生命，甘扔乌纱帽，秉法释放了这和他无亲无故的如许青年，这又是哪个人能做到？他不准日本投资天津和华北，为此他拍桌子当面骂了土肥原，这就是他对日寇的一贯实际行动。他有时口上说些话给日

本人听，那是他的智谋策略。正如荩忱去日本一行一样。一些人不明内情，一些人不懂政治，一些人则别有居心，不看实际历史进行诬蔑而已。也就是以此为藉口，北宁铁路局长陈觉生捧着土肥原的命令要仙阁离开华北。实际是鬼子一贯的鬼计，拔除眼中钉，分化二十九军内部，以便于占领华北。

宋找来的幕僚秦绍文（德纯）是长于手法，善于拍捧的人物，终日侍候宋左右，察言观色办事。在萧面前大哥长，大哥短，背后一直用手法反萧。一些和冯玉祥先生关系深的人，或以原来老同事、老朋友的渊源进入二十九军，在宋将军本人拒冯，如马鸿逵、韩复榘等，都是义无反顾之下，终于心不甘，同冯先生一样，把责任推诿到仙阁身上，也起着秦的作用。

当荩忱被宋召去研商土肥原的要求，回来心情沉重时，和我说："他主张不必理，不行就打，军长不语。"又说："军长说，绍文讲仙阁最近和你、陈继淹、郑大章、何基沣等都拜了把子。"并说："这是绍文的毛病。"张、冯多次与仙阁商议。一次有赵、张、冯、何、我，都要举兵，舜诚拔枪而起，萧哭，大家都哭了，但他一意不肯为他个人影响大局。终在他提议下，决定了荩忱主津、仰之主冀，他暂离以候时机。而当荩忱继续仙阁之任，和日本斗的时候，情况仍然和对仙阁一样。谣言满天飞。仙阁在时，一次会上，荩忱对绍文在北平市府之秘密开支项下，竟每月给日本特务机关津贴一万元以上，交由陈觉生转交而拍桌怒斥绍文。随后竟然出现荩忱和仙阁相骂，甚至荩忱动了手的谣言。进而，则是荩忱和日本勾结，绍文坚持反对的消息了，荩忱后来去北平，撵走绍文，接长平市而陷于敌手之原因之一，也就在此。

"七七"战起，荩忱陷平，我代理师长指挥三十八师及津保安队与日本激战后南撤。仙阁这时由欧洲飞返，任第一战区总参议负责前线事宜。绍文在仙阁离华北后继任军的总参议，这时宋改任介人（原参谋长）为军的总参议以对大家。在荩忱未返，三十

八师后扩编为五十九军，一直由我代理正职负责。很多人都想趁机动这个部队的脑筋，鹿钟麟找我，说冯先生派他来和我商议。冯代表为战区的副司令长官，（长官由蒋委员长自兼）叫我把部队调到冯先生处。由我任正职，听冯先生指挥，我拒绝。所以当时在前线，宋及仰之，我等都只有避不见冯。冯暗杀萧。宋怒甚，说："我们都死了，这个部队他也拿不去！"在宋向中央说明下，冯被撤职。冯自做如是，这是他自取。荩忱成仁，很多人都在自说自道与荩忱如何，如何，以给自己增些光彩。而实在拿不出荩忱的墨宝，并不能自圆其说。二十九军发起了"七七"抗战。这是我们八个人及所部当初创立团体，投向中央，走革命救国之路的初衷。明轩、仙阁、荩忱、舜诚当含笑于九泉！介人，仰之，芭荪和我共议决定，一俟安定，为仙阁，舜诚建墓于故都，望此愿早日完成！

李文田

1948年6月

西北军与萧振瀛

余青年入西北军。西北军归向中央，余一直佐襄孙连仲将军。随军抵台，以少将退役。近年因子女在美定居。现二十九军，西北军，东北军一些在美之袍泽为纪念萧振瀛将军，编辑此纪念文集。回顾八十余年生平，与萧在西北军共事时之所见所知，仅述之供后人。

萧振瀛字仙阁，原为东北军，后转入西北军李鸣鍾部。以其任包临道尹时，整治黄河河套及供应西北军运粮草之卓越成绩，而被李鸣鍾举为今世之萧何、诸葛，推荐给冯玉祥先生。冯以其青年有才，尤其大学生出身之军官，这种文武全才之士，在西北军甚少，特破格委为西安市长。西安市，实际乃西北军当时之首都也。后更委派为西北军代表，多次赴苏联谈判。

萧为人豪迈热情，以及在建设西安市新市区之设计和在西北连年旱灾之救济工作中功绩十分突出，故在军中很快取得将士之友谊和尊重。但因其得如此擢拔以及其之耿介、刚正作风也使一些人嫉恨。尤其冯之左右文人为甚。在冯后来参加清党，萧以身兼军法处长之职权，竟然冒大不韪，在未上报冯之批示下而秉法释放了万余陕甘青年及军士，一些人随藉之在冯面前告状，说萧之罪。并云萧向人言：冯挖皇帝墓是卖祖宗尸首。冯怒命令时任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将萧处决。不料宋竟然拒绝。冯治安、张自忠等亦随声附和。冯在部队反对之下不能决定，此际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出面。一力为萧说项事方了。宋萧二人共命运从此始，萧冯从此反目成仇。当事态进行之时，余见西安市府内戒严异常，更

见街道上突然有张自忠等之部队不时巡逻，知内情者，明原委也。

西安市府为众袍泽常聚首处，有两大闻名，为众所喜爱，一为听萧吹笛，萧素喜善奏"苏武牧羊"曲。一为萧之卫队长苏占元取枪击飞鹰或乌鸦，枪响两鸟同落。一次众询萧去苏联情形。萧云某次取道蒙古戈壁，沙漠无路汽车迷途，两日夜未食，后更误入敌方险被俘。问被俘将如何。萧不答，举笛奏"苏武牧羊"曲，音自内心发，激昂悲壮。曲终良久，全室激动。冯治安起立云"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众起鼓掌，均感甚。

西北军中众每誉萧为诸葛亮，余则始终不同此评，余语众曰，天下古今固无同一之人，以前人喻今人，取其大致类似处。余以萧之为人品质和勇略，喻之关云长更恰。盖其唯忠唯义及其刚其烈似关公也。闻承烈曾语：吾论为是。故在西安惊变之时，余访市府值苏占元侍送。苏激动向余云，"温公视今日如何？我愿一死，百步之外，效博浪沙一椎"。我语"你诚不愧为当今周仓。但今日尚非走麦城，切勿孟浪"。苏蒙古籍，为戈壁滩上著名绿林豪杰领袖，感萧为人率众归。个人终生为萧之随从，亦一奇人也。

萧后以与东北军之渊源，得奉宋崛起华北，开山立府。其母寿，余代表孙连仲将军及以袍泽之谊往贺。逢遇闻承烈将军代表冯玉祥先生前往拜寿，闻持冯亲笔信函及贺礼拜寿。以弃旧嫌，重修和好也。余见冯函辞恳意盛，内云华北局面赖萧一人中流砥柱。可谓恭誉无以复加矣。加以闻昔日相救之情，闻公出面，余以冯萧二人之怨可解矣。不料闻与萧谈后，无限遗憾向余曰，仙阁诚如尔言，并非诸葛，如云长也。不仅说冯之信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并拒冯先生荐人入华北。二人怨仇将益甚。闻又曰："今日固四海豪杰八方英雄齐来拜贺，然明日将离华北矣！余曰：日寇虽然正千方百计分化宋萧，瓦解此团体以侵占华北，但宋萧为起自西安时之结义弟兄，共过患难，同过生死。现共立了自己的团体，并且拥兵据土何至于是？闻曰：否。张氏父子虎踞东北，尚不足以

敌日本，何况二十九军。今日日寇岂能容萧苦撑华北局势过久？而秦绍文（德纯）以宋之萧张冯三人三结义形成的老关系，在宋以萧、秦为左右手中，凤雏尚难容孔明，何况绍文。萧刚烈，秦阴柔，萧豪放大略，秦功于心计，以秦主平之便，现竟然将萧母寿办的比较不久前宋母寿大了几倍，这都是秦在做文章。余听闻之言，感触万分，曰：此乃千古以来之悲耶！果不久萧即被日寇逼离华北。

抗日战起，萧方得返，任第一战区总参议。抚率西北诸将与日寇战于华北疆场，但为率众将拒绝了冯玉祥，断绝了冯先生东山再起的最后机会，萧险被冯暗杀。冯亦为此被撤职，二人成死仇。

宋病故，萧本二人之义坚辞政府一切职务，退出政坛，此乃关公千秋受人敬意之义气，今世又有几人能实际做到！

萧病故北平，余以任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在平。送丧之时，见宾仪所至，沿途店店路祭，人人行礼。以在野之身，实为罕见，民心念忠良也。当时北平世界日报，华北舆论权威，为萧故世撰文中指出，萧因宋故世，即不复出。此种清风气节当代稀。于灵堂内，千百挽联中，黄少谷、成舍我二人合书一挽联。挽曰“一代忠义”，余有同感，诚斯言也。

温辑五

1986年9月

我任萧仙阁先生秘书二十年

我大学毕业后，执笔律师于北平，见国难日深，慕乡贤萧仙阁先生之政名，且知其生平，冒昧往见，表示愿投军政以报国。他问我经历，我告以五四学生运动时，我是学生代表之一。他说："很好。青年应该如此，不然国家民族没有希望。"由于话语投契，畅叙之下，即决定我到他处任秘书。从此一生，追随他二十年。直到1945年6月，他在重庆患中风症，卧床不起。抗战胜利后，在他示意下，经于右任院长之推荐，就任合江省政府委员，一返光复的故乡。不料从此永别，成终生遗憾！

我回忆二十年来，随侍在他身边，所见所知，除他回忆录中所叙过之外，略作补充，概述如下：

(一) 他一生的革命言行，是时惊世俗。尤为当时的官场所不满。而他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肩负千斤，一往直前，走到人生尽头！

他青少年时，在家乡就以打抱不平、救危扶困闻名于时，县中老幼妇孺皆知。当在吉林督军孙烈臣属下以"垦荒"成绩扬名后，即着手组织"民治促进会"，这在当时东北的政治环境下，是被视为离经叛道，或者是大逆不道的。当他对当道的腐败政治进行揭发攻击时，立即遇到打击，民治促进会被解散，他也以"革命党人"的罪名被捕。以后在北平，他提及这段往事时，总是大笑道："那帮人真是顽固，太腐败。"

他经李鸣鍾之邀，入西北军以为走上救国救民的大道了。李说西北军太苦，生活上怕他受不了。他说："中国太苦了，我们吃

苦才能救国救民，从这一点，愿意入西北军。”他又笑着问：“西北军许不许喝茶？”李说：“不许抽烟、喝酒，但茶是可以喝的。”他说他是茶也不喝的。两人大笑！

当他看到冯玉祥杀那么多人，他难过、气愤，不能自已。他看到关了很多很多的青年人，都要绑出去杀时，他气愤的大骂：“我们每天都喊救国救民，今天这样的滥杀无辜，就是军阀”。他几天思索，最后，他一整天不去西安市政府，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里绕室行走了一整夜。天将亮时，他喊他的卫队队长苏占元，命令立即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他说：“16岁以下都放。”苏刚离室，他追出说：“18岁以下的都放。”苏出门后他又追出去说：“20岁以下的都放。”这个行动，震惊了圈里所有的人！冯玉祥拍案要杀他，宋哲元站起来保他。张自忠、冯治安等很多人从此成了他的生死弟兄。韩复榘、石友三之流则骂他是“共产党”！

他创建二十九军。在华北那种艰巨的情况下，在敌人与野心者的里应外合的压迫下，他坚持服从中央领导坚决抗日的原则，慨然不计个人的利害。这种为国牺牲自我，是人的最宝贵情操。因此蒋委员长、于院长皆曾亲笔来函安慰，并表示了敬意。

抗战爆发，他由欧洲返国，就任由蒋委员长亲兼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总参议。他还是坚持他的为国为民的为人原则。对冯玉祥企图藉机重立山头，予以坚拒，更丝毫不假以颜色。当时前线正处于敌我交插状况，冯玉祥派很多人到处活动，情况混乱 。我们为他的安全忧虑。他说敌寇入侵，冯玉祥的军阀梦想如果实现，国家将受大害。现在这么多人已经牺牲了，我们就是遭其毒手又算什么？程潜后来继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他继续留任总参议。一次他们两人在公余闲谈，程说：“到了前线，和很多人亲自谈过话后，才知你坚决拒绝冯玉祥，真是为国家立了大功啊”！

（二）萧先生因为自幼年家庭环境不裕，经历了长期的半工半读的生活，他干过农活，帮过族人垦荒地，在制酒厂当过工人和职员。这种丰富经历，对他一生帮助很大。他从事军政，在东北声誉崛起，就是因为他垦荒的才能和学识。

他使吉林边垦局的业绩突出，因而受到表扬奖励。李鸣鍾在北平邀他到绥远，主要是需人主持黄河后套的开垦，后来也因为开垦有成就，在西北军大军过境时，军糈供应不虞，才受到冯玉祥的重视和提擢。他这种务实的才能、学识，是当时，甚至现在官场中一般人所少有的。加以他思想敏捷，对事务分析能力强，看问题透彻并有讲演天才，每讲几小时，不用讲稿，故能跃起。

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喜好骑马、打枪，并以之为运动。早上四点即起来，运动后即工作或看书到夜间十二点始睡。生活朴素严谨，数十年如一日。唯一消遣是喜欢吹箫和笛子。

长白山松花江孕育了他不屈不挠的个性，东北大平原培养了他直爽、朴实的本质。而从小当大哥形成他习于一身承担重任，这就使他宜于做政治上的领袖。

在长期的半工半读生活中，对求人求助的亲身感受，使他任侠好义重然诺和乐于助人。他一生助人无数，经常处于无钱的困境中。其介弟振泽念东北大学时，有很多流亡同学在生活困境之中请他帮助。在重庆时这些学生中的吴郁周、张其仁、康捷生、张邦和、姚奔等八十几个人几年的学费都是他全部赠付。而这时找他救助帮忙的东北同乡更是不胜枚举。诸如东北中山中学学生一百多人流亡到贵阳，以姜姓同学为代表，来电报请他帮助。他叫我给每一个人电汇一百元，我说："总数目大了些"。他说"一个人一百元不多啊"！另外他创办的松花江中学、东北教养院等，因为全是免费的，使他的经济受到相当的压力。

我和他的卫队长苏占元、副官王崇贤、司机张仁智、厨师果

秉文五个人，都是终身追随他左右。抗战前，同乡李田林，抗战后周榆瑞（松花江中学校长周世光介绍）二人曾短期任过他的英文秘书。我们这些人，都为他的救国救民的一生史迹而感到骄傲！今日追思，我无限怀念和仰慕。

李德润

1948 年 7 月

萧振瀛把东北义勇军收编为二十九军骑兵师

“九·一八”事变，我和驻守吉林的骑兵旅袍泽一道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抵抗。随后以柳树堂团长为首组成了义勇军，战斗在松花江畔。在上无领导，后无接济下，转战到察哈尔省，先参加抗日同盟军，后因柳是萧振瀛的妹夫，而转入了二十九军，我们这血战余生的三千子弟兵找到了亲人。以萧为父兄，在萧的领导下历经抗战，转战于华北、江南，直到抗战胜利。萧和大部分弟兄已先后病故和阵亡，现在尚存者已不到百人，当时回到家乡的仅十余人。

我老兵不死，移居美国。几次回台湾访问，蒙何应钦将军一再召见，并见到二十九军袍泽刘汝珍、刘振三、王希圣等人。我提议为对历史负责，我们应该出版萧振瀛纪念文集，值此我把我亲身目睹以及耳闻者叙述于后：

萧振瀛是吉林省扶馀县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家族人口众多，族人盛衰不一。萧的父亲务农于乡，家境贫寒，他是长孙，才得到族人的资助，得以求学，这样也是半工半读才完成学业的。他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做过职员，这种经历是他一生以实践行动对当时的官场和社会迎击的渊源。他青少年时代，即以挺身助人，率众抗暴闻名于乡里，成为老幼妇孺口中的“大哥”。当在孙烈臣将军的提携下一经出众，即组织民治会，宣扬革命理论，向东北的封建官吏攻击。当遭到吉林省长的压制时，他以在

东北大平原的暴风雨中长大的不屈不挠的个性予以迎击。后来,怀着拯救中国的希望,应好友李鸣鍾将军之邀,毅然走向大西北。所以当柳树堂向部队宣布找到了萧大哥时，全军将士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察哈尔张家口市，我们这群子弟兵见到了他，收编后，他亲自到我们部队讲话。那是我永生无法忘怀！那是父兄对子弟的谆谆教导，也使我们明确了抗日的方向，激起了未来的希望，四小时的讲话，好像只过了几分钟，当他拉起子弟的手臂，热泪盈眶，高呼“打倒日本鬼子”,“打回老家去”时，我们全都哭了。

随后二十九军进驻平津,我们部队移防北平。以连为单位,做萧的警卫部队，大家都为他的日夜不休的操劳不安，也以时常听到他的教导而欣慰。

华北形势日趋恶化，汉奸活动日益嚣张，他在汉奸和准备当汉奸的一群人逼迫下，奉中央命令离开华北，出国考察。当时我看到张自忠大哭，冯治安、赵登禹拍案跺足。

经过商议，柳树堂、韩树茂和我三个人，代表三千子弟兵在萧的香山寓所恳谏，我们说：这关系国家命运，为国家，为家乡父老，我们三千子弟兵，甘愿洒热血，抛头颅，打响第一枪——杀汉奸抓内奸，请他不要离开华北。萧说:“我们都是以身许国的人，我不是因为他们逼迫而离开华北，我是为了不叫日本阴谋得逞，而暂时离开华北，我要服从中央命令，你们加紧准备，今后一切服从冯治安指挥，迎接抗日的战斗吧！终于在中央指示下他离开了华北。对此，我是到今天还认为这是他的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他是应该听从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三将军的意见，从而改变历史的,但是当时在日本的阴谋下,华北群奸在台上表演,萧的离开亦可说明一切了。这是任何曲解都无法掩盖的，尤其抗战开始中央电召回国任蒋委员长总参议,这更证实了萧的爱国情操。

萧由欧洲回国，赶赴华北前线，担任第一战区总参议。当时

蒋委员长兼司令长官，萧代表蒋委员长在前线。我在扩军中任改编第五师师长。当时情况十分复杂，冯玉祥派人到处进行活动，希图藉机再起。萧本着为国家的原则，不计个人利害予以制止。这是萧被冯暗杀三次的原因，也是今天受到亲冯的人士诬蔑攻击的主因。一些人本着为长者讳的历史传统，不愿说明内幕，而某些人则是为推责任，赖旁人来掩饰本身或某些人的错误，甚至罪行，极尽捏造历史之能事。使这么一个一翻开十年前大公报即可查明的历史竟然也被歪曲了。因此我在台湾问到刘育如（振三），有关文章中有他对萧的言论一事，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也说明一些问题，作为本文之结尾，录之如后："纪念仙阁大哥，我双手赞成。没有仙阁哪有二十九军"。

王致超

1982 年 2 月

萧仙阁先生《华北危局纪实》补记

我早年在陕军部队，后追随乡长于公右任。当西北军入陕西，得与时任陕西省主席的宋明轩及任西安市长的萧仙阁相结识，互成莫逆。

宋、萧二人在中原大战西北军解体后，创立二十九军，在冀察崛起，邀我参加共事，我先后任萧及张荩忱之天津市警察局长，天津市海关监督等职。直至“七七事变”，我由天津经香港赴内地参加抗战，胜利后，经于公推荐，受聘国家经委。

抗战前华北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有关国家之史。在重庆，萧仙阁撰写回忆录，我和萧之秘书李德润在旁，以均亲历其中，深感一字一泪，激动不能自已。萧于45年暑患脑溢血，卧床不起，47年初故世。故每与袍泽相议此事。

二十九军创起之初，即得于公右任之支持与领导。于公常言：陕西大旱，宋、萧二氏曾尽力有惠于陕民。更萧能救陕西无辜青年几千之众，宋则能挺身相援，此即为救国救民之行动，故视为革命同志。萧亦以师长视于公，经常禀报华北局势，我亦从中奔走。后华北局势转变恶劣，于公特书萧，交我传送，函中江先生即我。而今干戈扰攘，烽火遍地，文献之披露艰巨，自当努力。兹书此补记。

孙维栋

1948年9月9日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沿革序列表

一、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1930年12月）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刘汝明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瀛

　第一师师长　　冯治安

　　第一旅旅长　　赵登禹

　　第二旅旅长　　王治邦

　　第三旅旅长　　李金田

　第二师师长　　张自忠

　　第一旅旅长　　黄维纲

　　第二旅旅长　　童泽光

　　第三旅旅长　　张人杰

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1932年12月）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瀛

　第三十七师师长　　冯治安

　　第一一九旅旅长　　赵登禹

第一一〇旅旅长　　田春芳

第一一一旅旅长　　王治邦

第三十八师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旅长　　李文田

第一一三旅旅长　　童泽光

第一一四旅旅长　　黄维纲

暂编第二师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旅长　　李金田

第二旅旅长

三、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1936 年 12 月）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佟麟阁

参谋长　张樾亭

总参议　张维藩

第三十七师师长　　冯治安

第一一九旅旅长　　何基沣

第一一〇旅旅长　　刘汝珍

第一一一旅旅长　　陈春荣

独立第二十五旅旅长　　张凌云

第三十八师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旅长　　刘振三

第一一四旅旅长　　董升堂

独立第二十六旅旅长　　李致远

第一三二师师长　　赵登禹

第一旅旅长　　王长海

第二旅旅长

独立第二十七旅旅长　　石振纲

独立第二十八旅旅长　　柴建瑞

第一四三师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旅长　　李金田

第二旅旅长　　?

独立第二十九旅旅长　　田温其

独立第三十旅旅长

骑兵第九师师长　　郑大章

骑兵第一旅旅长　　?

骑兵第二旅旅长　　?

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　　阮玄武

独立第四十旅旅长　　夏子明

独立骑兵第十三旅旅长　　姚景川

特务旅旅长　　孙玉田

冀北保安司令　　石友三

冀南保安司令　　高树勋

四、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1937 年 10 月）

总司令　　宋哲元

副总司令　　秦德纯

参谋长　　张樾亭

第五十九军

军　长　　张自忠（李文田代）

第三十八师师长　　李文田

第一八〇师师长　　黄维钢

第一〇八师师长　　张砚田

第七十七军

军　长　　冯治安

第三十七师师长　　冯治安

第一三二师师长　　王长海

第一七九师师长　　何基沣

第六十八军

军　长　　刘汝明

第一一九师师长　　李金田

第一四三师师长　　刘汝明

骑兵第三军

军　长　　郑大章

骑兵第四师师长　　王奇峰

骑兵第九师师长　　郑大章

第一八一师师长　　石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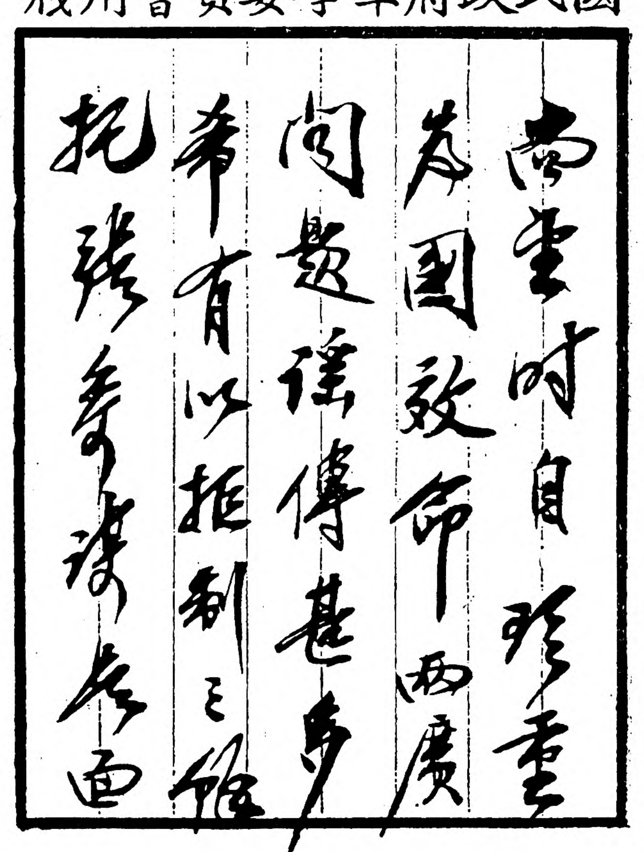
新编第六师师长　　高树勋

附录二　国民党要人以及何基沣将军致萧及其家属的信函真迹、有关电报

1936年6月15日蒋介石致萧振瀛的信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仙閣兄同志勛鑒：
張參謀長帶來尊
俱悉。兄處
境艱難，堅忍奮
勉，中實有帶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箋

尚望時自珍重
為國效命西廣
問題謠傳甚多
希有以拒制之餘
托張參謀長面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用牋

可達知贊 順頌
時祉
中正手啟
寅十書

1936年于右任致萧振瀛的信

来了

兄为国、牺牲之勇气

深盼努力向国家为

先期

兄川前 [illegible] 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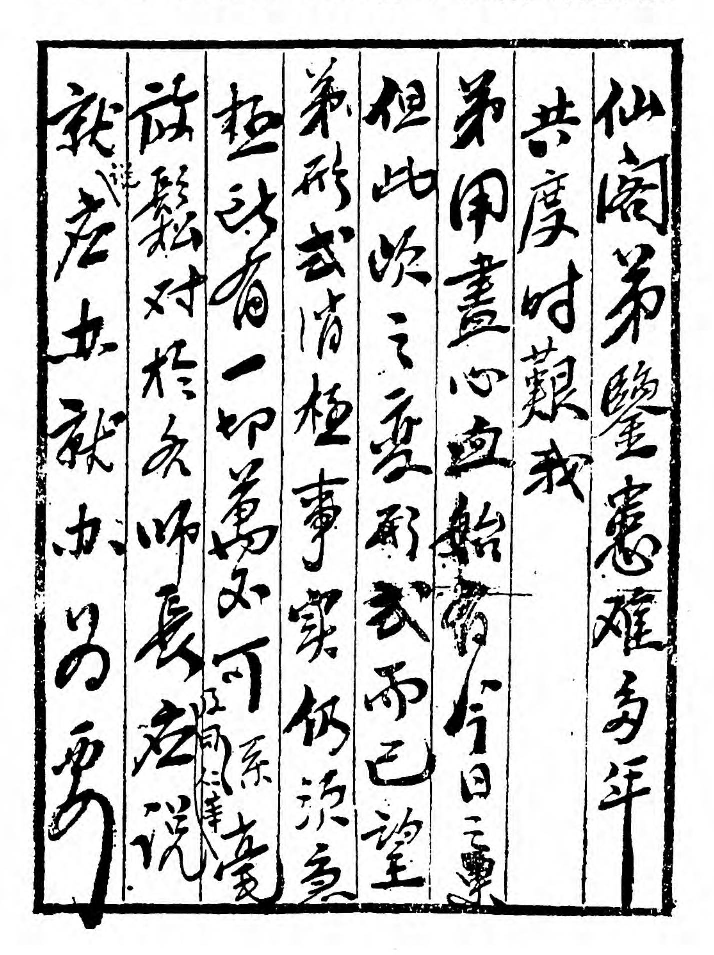
我军之人马宜和宣
军队更当裁汰兵宁
况须觅得此等将领
我同志为之奔行此举
时安

应修
二月十

1936年2月20日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便函
（关于日人要求修筑沧石铁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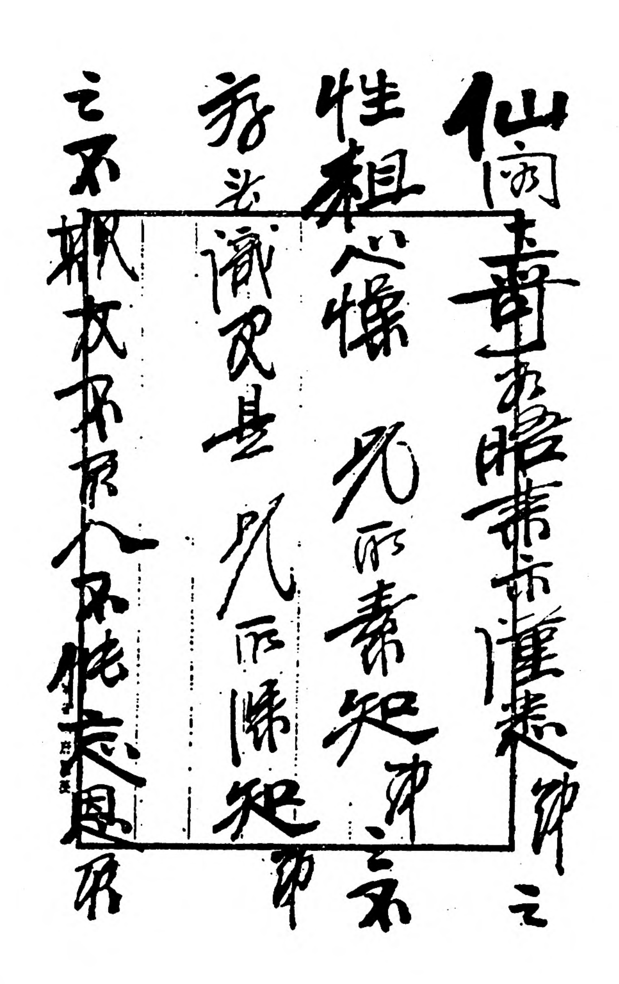
1936 年 6 月 17 日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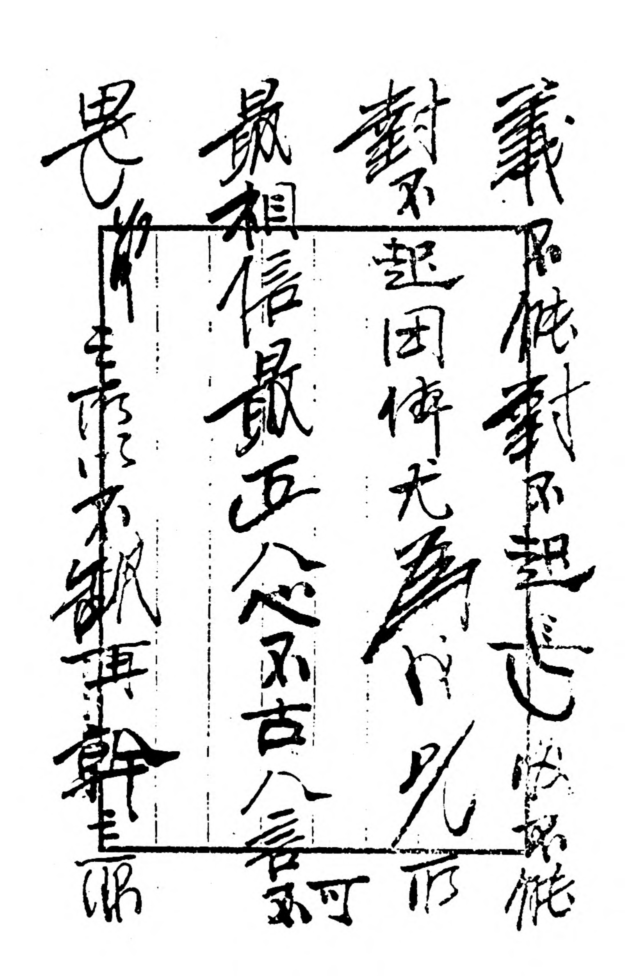


仙阁弟鉴：患难多年，共度时艰。我弟用尽心血，始有今日之业。但此次之变，形式而已，望弟形式消极，事实仍须多接近，一切万不可放松。对于各师长说，就应如就办，只要

我們一致國無救矣一
定貫澈救國之宗旨
將來復興民族責在
我年輕輩兄本日赴津
有信不知收到信不
多贅專此順頌
鈞安
弟宋哲元敬啟
廿五 二六夜

1936年4月12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信





義不能對不起己
對不起團体尤為兄所
最相信最正人心不古人言可
畏也

因循延將籌弄也其人不免
不畏誠為国俾之罪入國家之監獄
也盼不以我對人朋友均以我
為耽於將邑個村朝不成稱

早晚離江兒行多也甚悲

再切前我天在千回爲說話

又對衣看對伍文不起在

是處離中兒郎你恣

[illegible]伯文兄著雜画请

兄、献正代仰先为悟罪係

缘，斟酌再书面道歉专此佈

达 顺候

正祺

忠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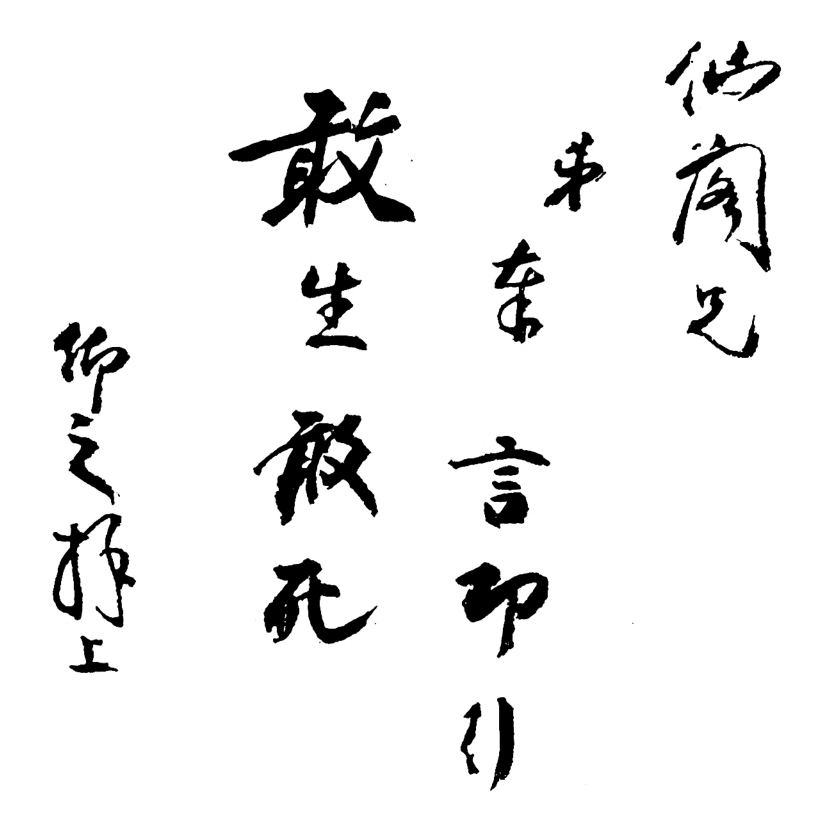
四、十二

1936 年 4 月 12 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补充信

一個國家一個团体一個人只要內裡無病，決不能有賊來，一個团体之有賊來，原因莫不是自己有賊意，就是古語也，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我們之团体能有現在也，可以說是內裡無病，無病之原因不能不說是信義功乎，我們之團體要保持，能保團體之內無病，也可算是真[illegible]

忠 拜

1936年6月冯治安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兄

来条言切

敢生敢死

仰之拜上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信

1973年1月10日何基沣致萧振瀛夫人的信

大嫂台鉴：

来信收到，喜出望外。当年宋哲元明轩将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到太行山区毫无办法。幸赖萧仙阁大哥，说服了张学良汉卿将军，才将二十九军给了人家本拟打算孙良臣学少云的。所以我们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役一开始，七月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即通电全国支援拥护二十九军抗日（载毛选一卷）；并在日历上定是日为中国人民抗日纪念日。在一九六〇年我住北京海淀医院时将我同仙阁兄的关系详尽向海淀区张区委书记介绍了。所以后来迁葬将萧老太爷老太太及仙阁兄友李人灵柩都葬埋在福田公墓。

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并告到后代。我宿敌张[illegible]已于前年冬死去，我算了一块心病。我只待日后[illegible]向全家好！[illegible]何拜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日

1973 年 3 月 8 日何基沣致萧振瀛之子萧朝本的信

朝本贤侄如晤：

今年春节后，你大哥朝礼来京，我才知道你在山东工作。何基沣是我的名字，是你父萧仙阁的义兄弟。我们是布衣之交，生死患难之交，早在西安事变前共事抗战前他常受坏人迫害，我尽力之所及来掩护，至一九四〇前我到重庆受审，蒋介石何应钦本想置我于死地，幸有你父尽力掩护，最后你母写了全家担保的保状，置於何应钦的大衣袋，这才对我放了心，并由何通报了李宗仁一次。当年我们结为金兰之交，刎颈之交。我认识你父是二十九军的时候，当年宋哲元守西北军在陕西失败后退到山西太行山区，不受蒋阎的收编，你父奔走于冀察晋绥间的编制，所以一九三二年春季在喜峰抗战，大败日军，廿九军为主力，所以一九四八年冬我起义后蒋匪治安是瘟猪，并对其说他自己首先负责，然后是我何应钦。迟去台湾之前[illegible]他对不起我，说我任是邕藤续的，饮酒是他指挥打的，他听了陈诚和他老婆刘安三的话，说我的职务，使全军离心离德，他是罪有应得，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到台湾不久即病死！你叶[illegible]父要人叫他[illegible]我请你到时过来[illegible]致异礼

你叔何基沣 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

1936年6月15日蒋介石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吾兄同志勋鉴，张参谋长等来京，俱悉吾兄处境艰难，坚忍奋勉中实有荣也。尚望时自珍重，为国效命。两广问题谣传甚多，希有以拒制之。馀托张参谋长面达。勿赘。

顺颂

时祉

中正　手启

六月十五日

1936 年于右任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尊兄有道，今江先生来弟处，北方各事悉知。事之有转折如是，兹特为言之。兄为国牺牲之亟，弟深感敬，而国事为先，故兄行前要使二十九军之人事有所定策，则义不失。望兄便中将此点转知各同志为幸。此隶

时安

右任　手书

七月十日

1936年2月20日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便函

仙阁：

沧石路向却（确）保一人杨斌甫为局长或总办

二十五·二·二十·

1936年6月17日宋哲元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弟鉴

患难多年共度时艰，我弟用尽心血始有今日之果。但此次之变形式而已，望弟形式消极，事实仍须急（积）极，所有一切万不可丝毫放松。对于各师长及同仁等应说就说，应办就办为要。我们一松，国无救矣。一定贯彻救国之宗旨。将来复兴民族责在我辈。兄本日赴津，有事用信示知为盼。馀不多赘，专此敬请

勋安

小兄　宋哲元　敬启

二十五・六・十七・

1936 年 4 月 12 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大哥如晤，来示谨悉。弟之性粗心懆（燥），兄所素知；弟之不学无识更是兄所深知；弟之不欺友，不负人，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对不起长官，不能对不起团体尤为我兄所最相信。最近人心不古，人言可畏。弟之所以不欲再干之原因，深恐将来弄地是人不人鬼不鬼，成为团体之罪人，国家之败类，长官不以我为人，朋友均以我为耻。如到这个时期不如称早脱离，以免许多地是是非非。再者前几天在平，因为说话不对，觉着对绍文不起，好在是患难弟兄谅能见愿。如绍文觉着难过，请兄就近代弟先为赔罪。俟后到平，再当面道歉。

专此布达

顺颂

近祺

弟张自忠拜

四·十二·

1936年4月12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补充信

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人只要内里无病，决不能消灭。某一个团体之消灭，其原因无不是自己消灭。这就是古人说地国必自亡而后人亡之，我们之团体能有现在，也可以说是内里无病。这无病之原因，不能不归功于我兄之调度得法。以后能负治团体之内病者，乃为兄是赖。

忠　再拜

1936年6月冯治安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兄：弟奉言即行，敢生敢死。

仰之拜上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致萧振瀛的信

仙阁大哥如晤，灿轩带来之手示谨悉。当面之敌最近或有积极之企图，我部业已预备妥当，来则痛击之。弟们本久决之心，在不死之前未战则尽力整理，战争开始就以必死之决心与倭寇周旋，以报国家民族及领袖之大恩大德。

专此布复

顺颂

近好　　　　弟张自忠拜

五·一

关于国际及国内新闻请见告，并请诸多指示卑有遵循是所盼。

1973年1月10日何基沣[①] 致萧振瀛夫人的信

大嫂台鉴：

来信收到，喜出望外，当年宋哲元明轩将军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退到太行山区毫无办法。幸赖仙阁大哥，说给了张学良字汗（汉）卿将军，才将二十九军给了，人家本打算孙良臣（诚）字少云的，所以我们1937年7月7日芦（卢）沟战役一开始，7月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即通电全国为拥护二十九军抗日，载毛选一卷，并在日历上定是日为中国人民抗日纪念日。在1960年我住北（京）友谊医院时将我同仙阁义兄的关系详尽向海淀区张区委书记介绍了，所以后来迁葬将萧老太爷老太太，及仙阁义友本人灵柩都葬埋在福田公墓。

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并传到后代，我离婆张氏已于前年冬死去，我算了一块心病。我身体日渐好，并问全家好！

如小弟芭荪　同拜

1973年1月10日

---

① 何基沣，字芭荪。保定军校毕业，历任二十九军三十师团、旅长。抗战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第三十三集团军七十七军军长等职。1948年淮海战役前与张克侠率3万人起义，为我军淮海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副部长等职。

1973年3月8日何基沣致萧振瀛之子萧朝本的信

朝本贤侄如晤：

今年春节后，你大哥朝礼过京，我才知道你在山东工作。何基沣是我的名，字芭荪，是你父萧仙阁的义兄弟，我们是布衣之交，生死患难之交，早在内蒙西安即共事，抗战前他常受坏人迫害，我尽力之所及来掩护，至1940年前我到重庆受审查，蒋介石何应钦本想置我于死地，幸有你父尽力掩护，最后你母写了全家担保的保状，置于何应钦的大衣袋，这才对我放了心，并由何通报了李宗仁一次，当年我们结为金兰之好，刎颈之交。我深知你父是二十九军的缔造者，当年宋哲元宋门（明）轩将军，在陕西失败后，退到山西太行山区，不受蒋阎的收编，你父奔走接受张学良汗（汉）卿的编制，所以1932年春在喜峰（口）抗战，大败日军，二十九军为主力，所以1948年冬我起义后蒋骂冯治安是瘟猪，并对冯说他自己首先负责，然后是何应钦。冯去台湾之前亦自怨他对不起我，说队伍是芭荪练的，仗多数是他指挥打的，他听了陈继潦和他老婆刘庆云的话，调我的职务，使全军离心离德，他是罪有应得，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他到台湾不久即病死！你几个儿女？爱人叫什么？盼来信告知，即问近好并致军礼。

愚如叔何芭荪

1973年3月8日

抗战时期原二十九军将领致萧振瀛的电报

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李文田致萧振瀛电

特急显堂兄并转仙阁兄张总司令　此次亲率七十四师之两团及总部特务营冒险渡河截敌因河东各部队正分头追敌力量多未集中嗣又奉命向枣阳方面追截与汤集团会师且追且截迭获胜利追敌大部分路南退又奉令向南追截于铣日在南瓜店附近遇敌步骑三四千人附山炮二十余门飞机六架密集轰炸我军于进行中激战伤亡殆尽总司令亲率特务营及总部人员继续死拼敌渐逼总部官兵生存无几仅总司令与弟及卫士数人奔向山头向敌猛冲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下弟奋力冲杀竟与总司令失去联络追至山巅遂竟倒翻滚下山经卫士搀扶突过敌人火线遍身跌伤甚重复闻总司令身受重伤竟慷慨殉国不胜惨痛现已间道返部忍痛含悲与冯副总司令计议善后仍替催各部继续杀敌谨电奉闻弟李文田叩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致萧振瀛电

仙阁兄筱电计达此次荩兄渡河杀敌因长官部一再督催复以荩兄责任心重故不顾一切毅然前进时黄、刘两部长因病甫及到峪各部队均在中途河东分途截敌力量必未集中荩兄仅带七十四师之两团及特务营三连之众深入追敌弟曾竭力苦劝未能阻止临行之日曾给我一亲笔手函大意谓因战区全面战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拚如不能与各师取得联络即奔着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毋论作好作坏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后公私请弟负责由现在起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等语足见荩兄早抱必死之决心此函竟成遗嘱曷加惨痛关于荩兄身后公私一切正与灿轩兄等详为筹计中特闻仰巧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致萧振瀛电

仙阁大哥显堂兄号二电敬悉弟数年来饱受忧患以精神之间受异常恐慌遇重误事处太多捧展来电悲奋通蒙今后只有竭力以尽荩兄未了之志暂负全军责任请吾兄陈向当局早日派选贤能身负领导俾免陨越贻误事功也弟仰叩敬午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致萧振瀛电

显堂兄　转仙阁兄顷奉有电敬悉种切待我良厚感奋交萦弟自荩兄殉国以后无时不以杀敌复仇为念难巨在身敢不知勉尚祈兄等随时策励以匡不逮荩兄遗书遵即派员送上持复弟仰叩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陈希文致萧振瀛电

请转仙阁震卿两兄敌自马日起向远安何师阵地以步兵千余炮十门飞机九架甚急进犯蓧起两日尤属疯狂我官兵以全力抵抗并令吉师出击血战四日夜远安失而复得三四次至有晚将敌击退宥日乘胜追击恢复原阵地是役计我何师阵亡副营长一(即少谷兄之甥)连长二员士兵伤亡四百余敌则倍我又各敌三千余来犯池军亦将胡家集桐树铺各克复刻敌主力向信阳以北进犯正于子亮兄及汤集团军在遂平一带鏖战中特闻弟淹叩

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致萧振瀛电

李处长显堂兄　转仙阁大哥勋鉴弟东日返抵邓县防次刻正着手整顿部属希释锦注在渝时诸承照拂烦扰殊多幸蒙庇护使弟再获归来机会私衷至感今后惟祈训教时颁俾资遵循为盼电特布达弟何基沣叩微

第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致萧振瀛电

显堂兄　转仙阁大哥勋鉴当阳之敌于马日集结三千余炮十余门向我全线猛力激战三昼夜毙敌甚众其一部曾窜至远安附近嗣经我奋力反攻敌遂不战纷向当阳溃退现我已恢复原阵地我亦伤亡副营长以下官兵五百余员名特电奉闻何基沣叩俭

附录三　萧振瀛故后其友好所献挽词（部分）

何闓我兄千古

報國以忠交友以

誠於此見子世

情甚深

于右任

僊閣老兄遺象

急公好義　磊落嶔崎
通權達變　敢仁敢為
方期與予　共濟艱危
忽傳噩耗　云胡不悲

弟程潛題

仙閣仁兄 象贊

其性慷慨 其才雄渾

故都樹績 遺愛猶存

宏展經濟 翱翔鵾鵬

貽留善慶 宜啟後昆

李宗仁敬題

仙閣仁兄象贊

政治居先　經濟其次
游刃恢恢　綽有餘地
嗟彼明哲　云胡萎悴
憶舊黃壚　彌增感喟

弟傅作義敬題

仙閣大哥

建設新軍心血盡

忠肝義膽亦哭兄

馮治安敬題

馮治安印

仙洲老弟遺愛

允文允武
威懾鄰國
為民謀福
偉哉奇績

緯亞經歐
譽滿寰球
為國宣猷
志節千秋

小兄莫德惠敬輓

莫德惠印

仙閣大哥　千古

為國曾効命　肝胆足以昭日月

冀察賴謨猷　忠義亦當傳千秌

弟　劉汝明　拜輓

仙閣吾兄 像贊

任重河朔
績茂邊陲
卓服強梁
典範具瞻

弟 秦德純拜題

秦德純印

允文允武蓋代英豪運籌帷幄功軼蕭曹豁達大度行同漢高天胡不弔降此凶耗

仙閣老弟像贊

劉哲

規主功人　宰輔之則
嚴後維賢　公忠體國
禁慨宣勤　勵隆南北
揭謝老成　典型永式

仙閣先生　千古

愚弟于學忠敬題

仙閣仁兄千古

卓哉蕭君吾鄉之英贊軍從政
早具令聞事親盡孝文友以誠
紓籌經濟泉府蜚聲壯猷未竟
忽訃騎鯨遺風空仰痛惜曷勝

后萬福麟敬題

萬福麟印

仙閣老弟道鑒

落落大方
矯矯不群
韜鈐文武
叱咤風雲
宣勤於國
福利於民
驚聞噩耗
哲人其萎

馬占山敬題

仙閣賢弟 千古

卅載相交同心合力復家鄉
一旦永別白山黑水在夢中

如兄
李杜敬輓

李杜

仙閣大哥千古

事親至孝　交友至誠

胸懷大志　躍起壟中

宋蕭並駕　治軍秉政

福國富民　譽滿寰瀛

長才未竟　世失老成

今瞻遺容　默念曷勝

鄉弟

傅汝霖敬輓

仙閣仁兄像贊

卓犖羣君　吾鄉之英
嶔奇磊落　俊偉光明
從戎投筆　蓮幕藝聲
忽驚遽逝　痛惜良朋

鄉愚弟齊耀珊題 八十又三

仙阁仁兄　千古
二十年肝胆相倾置腹论交惟我最
八千里山川间阻抚棺不及负公多

弟孔祥熙敬挽

仙阁吾兄　千古
御侮忆平津勋绩烂然在青史
相交沥肝胆人琹遽杳熟黄垆

弟刘斐敬挽

萧夫人礼鉴惊悉仙阁兄逝世患难相交二十年一旦永别曷胜悲痛仙阁兄为国为民功在史册谨电奉唁希节哀

弟邓宝珊叩贞

萧文瑛弟妹礼鉴：仙阁弟功在国家遗爱在民二十载情如手足一旦长辞痛悼何极请节哀顺变特此电唁

马鸿宾齐

仙阁大哥　千古
天上大星沉万里云山同惨淡
人间寒雨逆三军笳鼓动悲哀

愚弟李文田敬挽

仙阁仁兄　千古
当危难震撼之秋决胜疆场运筹坛坫河朔得偏安恃此军事外交双管齐下
于抗违必成之日献身金融独创企业大同终实现才兼政治经济众誉交驰

余心清拜挽

仙阁兄　千古
秉节镇免邦樽俎所冲留传绩
运筹操胜算忠魂永伴卢沟月

弟张维藩拜挽

仙阁大哥　千古

风雨赋同舟方期恢复山河饮酒黄龙欣雪恨

烽烟犹满地忽闻摧折梁木素车白马倍伤神

愚弟何基沣敬挽

仙阁仁兄大人　千古

大雅云亡梁木坏　老成凋谢泰山颓

愚弟张克侠敬挽

仙阁先生　千古

爱国一生廿载奔波半生劳瘁乡邦犹蓄志并未酬知难瞑目

阎宝航敬挽

仙阁大哥　千古

廿载交谊磋切惟君能助益

一朝成永诀闻丧独我最悲伤

愚弟吴焕章敬挽

仙阁仁弟　千古

早岁订交雅教亲承携手龙塞燕云之生道义推君最

十载抗战良晤契阔怆神白山黑水此后栖迟益德孤

愚卿兄刘金镛敬挽

仙公董事长　千古

十载治军廿年报国余力理金融计平生利济博施广厦庇欢天下士

三千子弟八百孤寒抚膺垂涕泪痛斯老奇勋伟烈皇表魂招丁令威

松花江中学

全体师生

鞠躬敬挽

仙公　千古

帡幪数载携众解衣逾于骨肉之亲惠我辈之前程为先

揖别经年惊传噩耗痛此惠恩未报更使后生寝馈不宁

晚吴郁周 暨东北大学
同学等八十人同 拜挽

附录四　萧振瀛先生生平年表

萧振瀛先生生平年表

1890年5月2日申时，出生于吉林省扶馀县四马架村。曾祖自山东省文登县大张村逃荒至东北落户。父国挺，母谭氏有弟二妹四。

1896年（7岁）入扶馀县小学堂。弟振湘生。

1902年（13岁）入扶馀县中学堂。

1908年（19岁）中学堂毕业后回乡务农，经营垦荒。

1910年（21岁）从族叔在扶馀县创建制酒厂。

奉母命与苗文秀女士结婚。

1911年（22岁）任扶馀县商会职员。

1912年（23岁）考入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子朝五生。

1916年（27岁）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入吉林省督军署任孙烈臣部军法官。妻苗文秀女士病故。

1917年（28岁）调任孙烈臣部参谋。

1918年（29岁）任孙烈臣部营长。

1919年（30岁）任孙烈臣部团长。

1920年（31岁）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

1921年（32岁）因主持开垦荒地成绩卓著，受东北当局颁奖。

1922年（33岁）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在北京刘金镛家得识西北军旅长李鸣鍾，两人结交。奉母命回乡，与刘文瑛女士结婚。

1923年（34岁）在吉林省创民治促进会，因宣扬三民主义被东北当局解散，故去北平。子朝礼生。

1924年（35岁）李鸣鍾受命绥远都统，邀去绥远，任绥远都

统府咨议兼临河县县长，主持黄河后套开垦。

1925年（36岁）任绥远省包临道尹，并兼任五原县长。

1926年（37岁）率五原民团参加五原誓师，任西路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旋随宋哲元调任北路军军法处长。子朝智生。

1927年（38岁）冯玉祥委为往苏联谈判代表。返国后任西安市市长兼任第四方面军军法处长，毅然释放无辜青年三千余人，矜全者万余人。

1928年（39岁）规划及建设西安市新市区。

1929年（40岁）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议。女慧卿生。

1930年（41岁）中原大战后在山西与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冯治安、李文田等举行运城起义，共组建新军，任军代表。后奉命改编为第三军，旋又改编为二十九军，任二十九军总参议，兼军法处长，并被委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

1931年（42岁）子朝良生。

1932年（43岁）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并任行政院驻北平分会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

1933年（44岁）在二十九军，运筹帷幄，日寇受挫，使华北得以暂时安定，此即举世皆知喜峰口战役。

1934年（45岁）任察哈尔省主席。次女慧贞出生。

1935年（46岁）11月6日行政院通过中央明令，发表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6年（47岁）任天津市市长兼冀察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7年（48岁）被派为经济考察专使，并由东北大学代校长刘凤竹为秘书，赴欧美考察。子朝本生。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由捷克立即返回。被任为第一战区长官部上将总参议，并立即赴战区参与抗日战争。

1942年（53岁）任四川大同银行董事长、四川合江大明酒精公司董事长，创立胜利建国会。

1943 年（54 岁）创办东北松花江中学，其中东北流亡学生五百余人全部免费，供食宿学习。

1944 年（55 岁）创办东北儿童教养院，收养东北儿童五百余人全部免费。

1945 年（56 岁）6 月跌伤脑部住院，因脑血管栓塞后患半身不遂症。8 月日本投降。

1946 年（57 岁）移北平继续治疗。

1947 年（58 岁）5 月 8 日酉时逝世。

附录五　萧仙阁先生及“华北纪实”

萧仙阁先生及“华北纪实”

仙阁先生一生为国为民，奋斗牺牲，有功于国，德泽于民。

国民革命军北伐底定之际，日俄谋我日亟。仙阁先生时于西北军掌军法处长，于西安，违命释放数千待死之无辜青年。功在民族。

中原战后，仙阁先生为西北军游离各地之袍泽向中央请命。得承政府纳入编制，建立二十九军。仙阁先生以二十九军总参议，军代表兼主察哈尔省、天津市，秉承中央意旨，克尽守土之责。我二十九军初于喜峰口痛歼日军，进而于华北捍卫疆土。在当时既不宜战又不能退之下，仙阁先生所受艰危忍辱实非语言所能述其梗概。而丁其艰、忍其辱以换取时间俾政府得以充实战备，悉赖其机先运筹。日寇、汉奸视其为眼中钉，逼其离华北。故抗战军兴，先总统蒋公首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即特任仙阁先生为上将总参议。其在前线主持华北军区，对参加抗战之爱国将士均一一做出妥切安置，使广大志士得以效命疆场，杀敌报国。综上种种，功在国家。

仙阁先生所著“华北纪实”，何止记其报国事迹，亦揭示当时之史实。对我二十九军军史，对国史，提供了第一手珍贵史料。

刘汝珍

1987 年 5 月 26 日

责任编辑：刘　莉　李晓琤
封面设计：李士英
版式设计：周　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9重印
ISBN 7-80035-407-5

Ⅰ．华…　Ⅱ．萧…　Ⅲ．抗日战争（1937～1945）-史料
Ⅳ．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2168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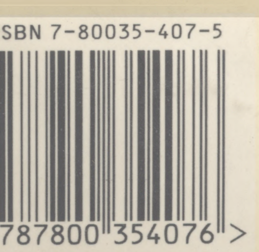
华北危局纪实（修订版）
萧振瀛　遗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门外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激光照排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大32开本　6.25印张　150千字　插图30幅
1998年8月　第1版　1998年8月　第2次印刷
ISBN 7-80035-407-5/K·9　定价：15.00元







定价：15.00元